



神州詩刊 第1號

高山流水•知音

(原「天狼星」詩刊 第6期)

編輯者 神州詩社

故鄉出版社



57249

「高山流水・知音」

馬鳴風蕭蕭

神州六人作品專輯

溫瑞安的诗

長安

江南

長江

黃河

峨嵋

崑崙

武當

少林

蒙古

西藏

方娥真的詩

高山流水

上樓

下樓

小小挿曲之一

小小挿曲之二

目錄

一

二

三

六

五

四

四

三

三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一

擱淺 一〇六

洗塵 一〇九

斷訊 一一三

捧心 一二六

黃昏星的詩

最後一條街 一二三

都是歌語 一二五

話本 一二七

暮鼓晨鐘 一二九

紅橋 一三三

波心 一三八

謝幕 一四一

留言 一四四

衣裳 一四八

背影 一五一

姻緣 一五五

留念 一五九

剪燭 一六〇

捕蝶 一六三

周清嘯的詩

初寒 一六五



廖雁平的詩

主人與狗	一五	蓮花與泥鰍	二〇	風綻	一六	上早課	一三	行水	一六
魚與雁	一五	混沌	一九	若你歸來	一四	夕暮	一三		
夜遊神	一九	原始舞	二二	不知	一八				
揷柳	一九	賭	二四	小錯	一八				
拾葉	一八	陷火	二五	寒暄	二六				
		三季	二六	當鋪	二八				

睡醒詠歎 三三

喜相逢 三三

長亭對泣 三五

不眠夜 三八

殷乘風的詩

烏鴉 三二

雨 三三

哀情 三五

說魔將 三六

詩無題 三六

乍醒 三六

給我祖父 三七

親惜 三六

書展 三六

投池 三六

膜拜 三八

千時雪 三五

福隆聚會專輯

十一怪人傳 三五

從一首詩談起 三六

神州聊齋 三六





進廟	二九一
蘆葦	二九三
清溪	二九四
邊界和以後	二九五
星期六夜市	二九七
風潮	二九九
屢響	三〇〇
你來	三〇一
「影」	三〇三
濤怒	三〇五
紅燭	三〇七
虞姬	三〇九
湖	三一二
詩經	三二四
思繁	三二六
山徑對話錄	三二八
編後話	三三四
神州記事	三三六

長江短論——馬鳴風蕭蕭

溫 瑞 安

我房間的牆壁上，掛著徐悲鴻畫的奔馬，黯黛綠色的卷軸，淡褐黃色的宣紙，畫著意興過飛的神駿，上面題有激越的兩行字：

我的生命是一頭追殺中的狂馬

且不能退後，且要追擊

這是兩年前十聯文學研究會成立一週年紀念時送給我的，我一直把它掛在牆上，讓我能時時望見，那些激越的日子，那羣激越的人，以及激越的自己。生命有時真像滾下山坡的石子，明知道終究是落入無底的深谷，正如死亡之不可避免一般，可是它仍要滾動，要碰擊；這總比半途攔在山腰而慢慢生了青苔的好。生命或者就像流星，流星在殞滅前是要發出一瞬光芒四射的星火的。

希臘有一則神話，說天帝要責罰一位天神叫薛西弗斯的，便命他去搬一塊大石頭放在一座高山上，可是石頭一放到了山頂上便又滾下山來，薛西弗斯只得重新再搬一次。於是，搬石頭上山，便是他生命的過程，明知徒勞無功，但仍要去幹。拿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卡謬，便把它寫成一部非常具有象徵意義的小說。這種努力追尋而終無所獲的命運，據西方學人的看法，是具有極大的悲劇性的；悲劇性在於它明

知命運的乖常仍要作不竭的搏鬥，在於它的荒謬形態與疏離感。它尤其適切於現代人的處境。西潮東漸，也促使中國本土（留學西方的更不必說）的知識份子，產生了同樣的想法。大部分作家，一致認為現代人的社會是約定俗成的、刻板的、無意義的、荒謬的，於是寫出類似卡謬的小說；小說中的人物，沒有追求，沒有感情的存在著；最後免不了走向精神分裂、神經錯亂、自我毀滅的路向。他們以為這就是西方大師們所提倡的「存在主義」，事實上，他們已忽略了「存在主義」的基本精神，最重要的精神：它的積極性。這正如唸莊子的人，只看到他表面的避世，而看不到他精神的入世一般愚昧。

有人說中國人對命運與自然只有恭順與服從，從來沒有英雄人物敢來與天神衝突，所以中國神話裏沒有深刻的悲劇意義，因為沒有矛盾與衝突的悲劇——這種最高藝術形態——就不成其為悲劇了。這些話都是國內一些有名的學者說的。首先我反對他們用西方的尺度來測量我們的精神，實際上，西方所定出來的悲劇定義，不一定適用於中國。就算是阿里斯多德，對悲劇的六大定義，也未必盡合用於現在的西方。中國的悲劇形態與西方不同，因此悲劇二字的意義，可以由此而擴充，而無須也不必把中國的悲劇精神全放進一個死框框來度量；這是可笑的。第二點我所不贊同的是，就算以西方對悲劇的定義來衡量中國的神話，也不見得我們沒有極大的矛盾與衝突，而只有順從與調和。拿「愚公移山」來說，山代表自然界牢不可移的一種力量，但愚公用他（人類）生生不息的生命之力，終於把它夷為平地，這不是對自然力量的一種拒抗嗎？而且這種拒抗，這種人與自然的衝突中，人還得到了成功哩！西方薛西弗斯的神話，不是與我們「夸父追日」的神話相似嗎？夸父追日，是知其不可而為之，是徒勞而無功的，可是他必須要這樣做，所以他力竭而歿，就是一種具有悲劇性的人與自然的衝突。薛西弗斯一生，不過在

循環地負起他的無奈的職責，可是夸父死後，却以血肉之軀，化成高山大澤，反而成了自然的一部分。難道這代表中國人的原始思想只是順適自然而已嗎？還是（把它提昇到）只要人能轟轟烈烈雖死不竭，必能和神（自然）居同等地位？中國人對神的崇拜，往往也就是對人的崇拜，這可以從神的偶像諸如關武聖、岳武穆、觀世音等見出，中國神話中還有「精衛填海」一段，一個女孩子被淹死，居然有這樣曠偉的心胸，化成小小的精衛鳥，抱着填平大海的偉志！這不是證明了：中國神話中所顯示初民的精神，決不止於順適自然而已，而是超昇到一種人可以與自然相契合，甚至可以與自然的無窮，命運的無情衝突的力量……！中國神話仍記有初民對自然的適應的過程，但也寫出了他們叛逆的精神。只是我們沒有像西方的學者一般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神話理論罷了。而我們却因而喪失信心，喪失自尊心，對自己的民族失望，甚至大聲疾呼說：因為我們沒有完整的神話，沒有強烈的衝突，所以我們沒有史詩！

撇開後人沒有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神話的事實而不談，首先「我們沒有史詩」就不是我們的耻辱。中國雖沒有很大篇幅的史詩，可是我們有極優美、極成功的抒情詩。不是我們寫不出史詩，而是中西民族的生活情態，生命觀念，適應態度根本不同。西方的成就在敘事詩，因為他們的生活比較開放，中國人受種種限制，所以往往向靈魂的深處探掘材料，所以成就在抒情詩。我們有極優秀的抒情傳統，這可以唐宋以來留下來的幾十萬首詩（失傳的又何止此數！）為證。第二點跟悲劇的情形大致相同——史詩的定義，是不是看它的篇幅而已？如果不是，中國人只是用一種與西方迥然不同的手法處理「史詩」而已。這可不可以說得通？拿一首杜甫的短詩來說：「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 名成八陣圖 江流石不轉 遺恨失吞吳

這四句二十字的絕句，表現的是一個大時代，一種浩大的氣派，一種無情的命運，一種無可底止的時間空間與人類命運的對比。第一、二句只用了十個字，已把豐神俊朗、奇才絕世的諸葛亮點了出來，可是第三句巧妙的一轉，把人的偉業安排在時間之流（這江流也可能象徵時間之流）裏，一切功業利時成了悲哀的、渺小的一抹。當人的事業與無情的時空背景相接合時，一切都成了荒謬、反諷、絕大的悲哀了！最後一句「遺恨」二字，不只是點出了孔明的一生，也點出了人之命運的渺冥與虛空。這短短二十個字，已處理了一個大人物的豐功偉業，也處理了一個大時代的盛起與幻滅，更處理了生命的無常與時空的無情；這豈不是已具有了史詩的架構、史詩的形態嗎？只是它用一種更凝煉的語言，更精省的意象，把這史詩的題材高度煉煉一通而已！中國真的沒有史詩嗎？

上文我曾提及現代中國小說家專門跟隨西方的潮流，描寫荒謬、失去常理的人性；可是剛才我也提到，杜甫的「八陣圖」，表現出人在命運的巨流的映照下顯得何等荒涼和可笑；那麼，這兩種「荒謬感」，是否可以合而為一呢？這點我未能作答。我能說的只是，所謂「荒謬」、「存在」、「疏離」、「孤絕」也不是西方才有的名詞，只不過有些對自己的傳統研究不透澈的人，見到西方一些新名詞，就如獲至寶，似通非通的濫用一番而已。我想，在我們這個民族裏，在我們這個國家裏，在我們這個時代裏，作家們更重要的任務是反映我們的精神，我們的面貌，我們的生活！對！是我們自己的，不是舶來品，不是別人的！不是沒有自信的抄襲，不是過分自傲的繼承，而是汲取傳統，且求得變化的我們的文學！與其寫一些莫名其妙的神分裂症，一些忽如其來的自殺，不如去處理我們身邊的生活，我們每天所耳聞目見的，更迫切的問題！譬如：所謂的「傳宗接代」，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對之有何看法？我們有

代溝嗎？如果兒子娶的是洋人，兩代之間的看法和反應會如何？……我們是有五千年傳統的泱泱大國，可是從大學畢業出來的學者却只冀求到異國去留學，而且只「留」而不歸；這會造成什麼後果？什麼影響？……等等，等等，這類題材在我們而言應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而我們却有餘裕來寫別人的東西，這是那一門子的道理呢？

愛之深而責之切，這是一句至理名言。我看看牆上飛躍的馬，揣想我們的民族性應是激越的：有李白的不羈，有蘇髯的狂放，有辛棄疾的劍氣，有岳武穆的豪情……怎麼而今國人都是一份淡然的情感，冷靜而老成的處世態度呢？難道我們真的願意自己是生苔的石子嗎？我望着牆上的馬，風湧雲動的奔近，……「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我唸着，忍不住激動起來。

稿於民國六十五年五月四日

溫瑞安的诗

長安

——山河錄第一部份

古之舞者……那一場舞後
書生便輸去了長安

那年的容華，叫人怎生得忘

你若是那閉月，舞後便是那羞花

當沈魚浮起，落雁昇起

滿目都是燈迷

我以呵暖呵暖妳

暮色那麼濃

暮色那麼溫柔

而我又急著要走

急著要走……

……古之舞者，玄衣更霜
妳髮色多麼柔

像一朵黑色的芙蓉

在水流裏散開而落

妳抿嘴笑過多少風流雲散

皓齒啓合間多少漁樵耕讀

但我是誰呢？妳知否

我便是長安城裏那書生

握書成卷，握竹成簫

手搓一搓便燃亮一盞燈

握刀握劍，或訣或別

妳且容我將緣份留下

七世三生，永恒不變

……古之舞者，玄衣更憂

也只不過換回來傷憂一點

愛情一點，關懷一點

絕望一點，美目流盼一點頭

妳是黃葉，當知秋風

妳是青樓，當知管絃

我在這二十世紀古典的燈下寫詩給妳

才發現古典有多遙遠

這首詩像心中的秘密

永遠也無人發現

焚花成舟，焚塔成石

花船石塔，落葉滿地

妳抿嘴笑，清麗的一抹

是載走江湖抑或是我？

古之舞者……玄衣更傷

時日無多，我緊緊握著妳的手

緊緊追問，妳住在何處

妳是誰呢？是黑髮還是白衣

是白衣還是飛霜

當窗對著窗

無限對著無限

無限哀愁，盡在心頭

曾是愛妳，曾是偷偷的思念初戀妳

妳眼眸雙睫，笑成春水一遍

那麼自然的雪崩

或美麗的沈吟

我驚動的同情

我沒見過妳

妳相信不相信

堅定的愛是無需見過的

正如我的俠情

生活在古代的城裏

那夕陽裏的落寞英雄

已活了歲歲年年

如果我見到妳

……古之舞者，我忽然想到死
像等待再生

就像等待一些驚喜

在暮色裏我的濃情

還在千萬里外姑蘇起來

妳笑笑不再言語

我寂寞和急

寒夜淒冷一片

妳左手裏担的是什麼字訣？

右手是第幾招瀟湘？

白衣、當許多江湖不再

我叫我狂如何狂

叫我老如何老

叫我青絲成霜

叫我白髮成鬢，心成冰

千萬里外胡笳也哭了

長安千萬擣衣聲

妳是萬古雲霄

我是那羽毛……

長安不在，襄陽不再

城呢？向陽在不在？

我叫一管竹吹盡了江南

是神鵲？是俠侶？

像一朵花驚起了一陣江湖

古之武者……玄衣勝雪

千萬度滄波

回首處，不是霧

而是那半生半隱半蔽

另半生似行似動

懷念中的關懷

幻滅裡的武林

最易令人作美的慟哭

當許多事都過去時

妳之一舞，許多情愁

而世間事，向誰訴

白雲？蒼狗？……

……古之舞者，玄衣更絕

那一彎明月，看過多少格鬪

多少位英雄，站着死去

笑著挺身，哭著故土？

人到二十後

不能想江湖

武林那麼遠

是俠也斷腸

而世間情是一棵

恩恩怨怨的樹

古之舞者……當風煙過去

再來的是什麼……

稿於七五年七月下旬

江南 (寄小娥)

——山河錄第二部份

古之舞者……輕矜可喜
究竟要等到什麼時候
才有風雨故人來的一日
此生他生？妳等還是我等？
我有無數的俠情
都活在一次衣袂掠起之聲裏
吟詩是武功，燭光是武功
照無眠是少年劍俠的想念
妳的手勢又輕又美
人間而不人煙
我的欣賞是那古老的摺扇
一抹山水，塗上幾筆空白
古之舞者……輕盈而可喜

今之舞者……無憂而可欣

是誰用憂愁的眼憂愁的看妳

而我像射鵰的蒙古武士

絕塵而去……

大燕還是契丹，縱是京城裏的叫化子

也爲一面龍旗

火焚千面大纛

在火光冲天的雪地上

舞者啊舞者

妳要留給我一生的仰慕

還是隨我而去？

我的前程充滿未知、奮鬥和掙扎

但我必會在每日的某個時辰裏

沒有了自己，只有想妳

古之舞者……當妳失足的尖指

迷神而爲自己盈盈而舞時

可知道窗外有多少雙愛情的眼睛？

可知道天外有多少顆初戀的星星？

自然得像綠，嬌小得像紅

妳是一抹自然

好像白一般的抹過

當妳爲笑而笑，笑彎了腰，可伶而愛嬌

就像我右邊的月亮

風流人自知

落花更風情

妳是愛笑，當知清風

當妳嬌怯怯的一回眸

怕一個凝注驚動了所有的

五陵年少。可見江南的那個書生

捲衣、磨墨、衣袖

划過了多少荷池來找妳？

多少次攔路的江湖

一言不發的格鬥

需要多少美麗來彌補

完成了多少突兀的青史

妳把可憐的目光投向我

千人萬人中，獨妳知道

我在看妳，而只有這雙專注

才是欣賞。獨我知道

妳在看我。一座江南都在笑

一個驚喜……古之武者

你練了十年，念了十年

是愛最無言

如果一個女孩子十隻手指像十朵鳳仙

還有一雙楚楚而關懷的眼

那不是少女最美是什麼？

古之舞者……愛笑而可憂

而青春只有一次

僅僅一次，在第一次戀愛

在江南短短的水道上

狹路相逢的河塘裏

三人見面，行在一起

還不知道誰是師父

這便是江南

多同情和愛

多花多水，多柳多橋

多堤多岸，濃音軟語

都是江南，這小小春光

千萬里外的江南

那江南才子無法渡過的江南

渡過便無法忘懷的江南

古之舞者……何其傷憂

最美麗而完美的少女

常常是一柄痛苦的小刀

刻劃着我們易驚易喜的心胸

一動便是一的風姿

千動便是千種風姿

牽動的是什麼？纖痛呢？

當妳一移步一朵桃李

一招手是一盞水上燈

我怎敢想像妳老時

妳老的時候，我把詩送給妳

因為少女只能少女一次

少年也是。當妳推上秀簾

那愛笑的魚尾，溫柔而不騰躍了

妳似嗔似喜，似近似遠

似怒似怨，我翻身上馬

長驅而去。當妳是動人的時候

可知更漏幾許？五更梆響

妳一曲銀箏，還在花間月下

猶未響起還是猶未散絕

或是根本還沒人發現？

但願人微笑，微笑的是妳

但願人愛嬌，嬌寵的人是妳

高山流水，妳是那一位？

亭台樓閣，妳住在那裏？

山連山，水連水，江湖連江湖

碧玉、小家，溪水慢慢流

風沙裏，老了時再來看妳

像炸藥前，樓依舊

炸藥後，塵落定，樓絕滅

再回憶那些盡情，嬌嬌嬌嬌

多媚多嬌，而山水窮了

高山止了，我和向陽都老了

再見妳時，不知妳是不是朋友

我們是不是妳不認識的知交

知己紅顏，話說當年

還是錯未相認，低首走過

不見我們，再無消息……

古之舞者……愛美而愛嬌

那些歌，再次響起

記得當年年紀小

我愛談天妳愛笑……

而今江南道上，日暮益長

行人益少。有沒有偶爾駐足的人

抬頭望那飄過的雲，問：

這就是昔日，多花多蔭

多英雄，多豪傑，復國大業

千山萬水，昔日的江南？

雨霏霏下不停不止……

江南是沉寂的一帙古冊

就算是懷念江南

也到了無以自拔的時候了……

完稿於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九晚

長江

——山河錄第三部份

要是風呢？那寂寞的風
整個寂寞的園林裏灰暗

只有風叫梧桐哀笑

以及花樹千葉不經意的輕搖

你就像這灰暗的天色

在日暮未盡長江未去前

帶着天地間的一點憐惜

尋尋索索。此爲窗外。

要是燈呢？燈像水流洒了一屋

所有灰暗的角落它都要溫柔的照耀

在一個偶然裏彼此驚見

像真誠的人要望一位十七歲就愛笑的女孩

隔過千山萬山，其間千人萬人穿插
仍是望得見！此爲窗內。

你站在窗旁，半個身子是暮

半身是光，溫熙與哀涼

像一面冷卻的身子

一面跳躍的心……………

要是心呢？要是感性沒煞

而知性長存呢？要是感情

像外面流落的風

而室內卻有恒定的燈光呢？

當愛戀那愛戀到了極點

你不會向前，不會退後

堅持要瀏覽一幅畫

像那愛波浪的髮

留不住任何一瞥

……………要是那煙呢？

風煙和燈，總是情濃

你什麼時候情薄？

在這世界如一張藍灰色的幕

你帶着情感像配帶着劍

是極易受傷的……

要是情呢？你此刻的心情

是可以爲愛人寫一首詩

就隔着那許多背影不斷

亮晶晶像一墓雪玉底眼神

仍携着一池春水渡來

那含笑的笑容不笑時很高興

你所愛的，你情思不盡……

但是舟呢？繫於柳岸

究竟催發不催發？

就在這霧漫天的時候

你的情懷已扔落在什麼年代？

那髮似雲，白衣潔淨

的女孩，在寫字、彈琴還是拿筆？

而那山呢？望見是不是喜悅？

招呼一聲是不是心跳的輕愁？

不見是不是傷心？

在寒街你呵着水霧

希望以呵護呵護你

心中虔誠專一的願望

像水墨潑在宣紙上

溫柔而輕。但是水呢？

千萬人中突然一次望見

一次禁不住欣賞的互相深望

那含笑如水，那笑靨如豆

結了芽，開了花，想像自己是溫室

不以一絲驚擾的保存了妳底風姿

就是要走也要走得性格呵

你不怕感情受傷而招搖

就要有高樓躍下的侍伙

每次在暮色燈光裏回家

家的溫暖撐持在那開亮的小燈
天若有情……………要是你呢？

只要情感過，此生不虛渡

你爲高興而高興起來

騎着單車似行在雲裏

不知如何到了家門，竟見那笑容

次日又在校園裏，正正經經的看

蝶兮蝶兮如何落足在那清清女孩

髮頂上。但願有一幅畫

把女孩握筆小手的風姿

都寫下來。……………要是受傷呢？

正如這窗前，煙和光，千萬人中的一觸

驚喜一場，各自分散，永不相忘

少年只有一次……………花只開一次最盛

你只走一次深夜的長街

未央。霧濃。獨自行

梆聲響起還是樓頭有人吹簫

使你驚覺人生如夢

所有的期待只不過是一盞燈

明知感情只有那麼一陣

年少只有那麼一次

偏偏許多人都放棄

你怎能選擇沒有活過呢？

風狂起，萬樹千葉搖

宿舍與課堂的燈光迷濛

你對飛揚的髮莢說：

戀情永遠刺激我的詩

最活而最深痛的泉源。

當劍、花、煙雨江南過去

那不朽的仍繫於存在過的曾經欣賞

像那麼心疼的一笑你若不看

水自長江流去

落日長圓

要是……：

稿於民國六五年十月廿九日

黃河

——山河錄第四部份

我是在幾時失去那依靠的呢？

秋天靜靜走過，我靜靜的跟着

雨說雨是透人的冰寒

我說是那風，那錯誤

那不了解的遇最涼

從初時那籃球場的樹蔭下

到這一天地都是風的椰葉

招招曳曳，像陽光中帶有一點點傷痛

穿上風衣，黑和黃

說：我要走了

我站起來，聽見傳鐘

從古遠的樓頭傳來

我想問妳我的依靠呢

我又聽見一首歌

有人對我唱過

但唱的人已遠去

傷痛像冰，像美麗的殘酷

融解那雪。我搖搖欲墜地走着

地上好濕，水光中像好多淚

留下鞋印便留下太多的人事變遷

戀愛的人和失戀的人以及痛苦的別離

都是最勤寫詩時

但我要到什麼時候才不寫呢？

好像說那受傷，陌生的隱瞞

當最疼你的人也要出賣你時

當你知道路有多遠

因為你前面是崖

欣賞是可喜的

微笑卻可憂……………

是曰：我的歌是一道靜靜的水流穿出幽谷

本是悠閒，而後激越。越是荒漠，

越是悲壯。轉轉折折，許許多多滙

合後，化成一條萬古雲霄萬古愁的

身姿，浩浩蕩蕩地唱：

我是黃河我是黃河我的悲

傷是千萬人的悲傷我的歌是千

萬人的歌我是黃河我是黃河

我是黃河我是黃河我是黃河

黃河……………

流動是可喜的

成爲一池碧潭卻是……………

在所有的冬樹裏

我是風，自湖水的衣襟摺過

在一棵枯枝裏停留

驚見兩掌紅紅而纖小的葉

我是幽靜的水流

上可以幾千萬里

成千軍萬馬的降臨

下可以成瀑布

把岩石沖激成沖激的岩石

那我就化身成人吧

殺身成仁，風湧雲動

在斷崖上，斷日下

一件白衣蕩蕩而飄

輕愁是美好的

可是執着呢？……

在大夢中，我是那尋尋覓覓

叩訪驚喜的人。然而我是

俠骨的眞。今天我寫詩

而明天我的路更遠

從等待驚喜

到迷惘得像暮色中摘花

像在蒼然中回首

看見窗前的自己和她

不甚清楚。我今天要走

明天雪雨動林

而在遲了千百年後的今宵

我們在風塵中相見

僅僅讓君子知道

許多感動因年齡而不再

我難以再作悲傷的流露

忽然大江一重，攔在身前

兄弟，讀您的詩才幾行

大江已寒……………

而今天我送妳

明天路可以遠至逍遙千里

冷漠是可喜的

而真摯的一驚呢？

在全然的黑暗中

風和風在呼嘯葉子和葉子在回應

我感覺到妳就是和我走那

不了解的長路人

沒有關懷，不說一句話

怕更受傷。怕沒有風。怕沒有溫暖的黑暗。怕一朵花……

燈乍亮，妳還是端坐在千萬人中

那麼脆弱而易受傷

或作嗔喜，或作自衛而笑……

而千人萬人中，我就渴望那麼一眼

千年萬年中，我生來就為等着

千次萬次中，就白衣那麼一次

當杏花。煙雨。綠水江南

岸。當我詩篇背後

透出銀色的字

妳喜悅不喜悅？

感動是可愛的

而我年歲悠悠……

就化身爲枯藤松柏吧

而我有更長而倦的守望

在許多敬佩與不敬佩的目光中

妳的了解更是抹不去的一筆

容顏可以秀動娥眉

我是多麼嚮往那綠水的情懷

妳縱化成悄悄的女魂

小心我便是那珍藏古鏡的書生

把妳攝入鏡中，是時是候

便輕聲一聲二聲三聲呵暖妳

要妳出來伴我長夜枯燈

我一劍西來

妳衣裾裊動

那麼小小的可愛

流過庭院

我在寺中抄經

而明天要練拳易筋……………

而春山是愛笑

明天我的路更遠

馬蹄成了蝴蝶

彎弓射箭，走過綠林

我是那上京應考而不讀書的書生
來洛陽是爲求看妳的倒影

水裏的絕筆，天光裏的遺容

挽絕妳小小的清瘦

一瓢飲妳小小的豐滿

就是愛情和失戀

使我一首詩又一首詩

活得像泰山刻石驚濤裂岸的第一筆

我的筆又苦又尖

夢是可喜

愛是可憂

而我有靜靜的玄關要迎送

妳聽我步履遠去

我送妳迎風

浩浩蕩蕩，長洲巨灘

九洞庭，九太華

括蒼到點蒼，我的金剛經

比出關時更勢若滄浪

我是那自出陽關的第一水

從柔情傳達給我激情

剪刀峰，大小瀧秋飛瀑

一氣呵成而瀉千里

我的歌不盡

上可以九萬里而不止

下可以……………

我還是那不應考爲騎駿馬而上京的一介寒生

而秋水成劍，生平最樂

無數知音可刎頸

紅顏能爲長劍而零斷

有女拂袖。有女明月。有女答客

砌茶還是茗酒

爲劍可以白衣

可以飄行千里

而我正要遠遠的路要走……………

越來越近那吼聲了

便沒有終止的衝決

那崩卻是蒼落的灘上

一夫當關，狠命一守

氣勢自出，歲月愈久
我的京試愈垂青史……………

這首詩我不停而寫

才氣你究竟什麼時候才斷絕

而水聲更近，我望不到天涯

在此訣別，紅顏知音

那在雁蕩的飛躍之君子

那燭光中仍獨守清芬的秀容

幾時才在明月天山間

我化成大海

你化成清風

我們再守一守

那錦繡的神州……………

稿於一九七六年一月廿八日

民國六十五年第一首詩

峨 嵋

——山河錄第五部份

天下之大，莫過於兩邊的懷念

滄海之粟，莫過那九萬里急遽直下的姿勢

莫過於愛，愛那峨嵋秀峯

莫過於懷念，懷念那懷念的心情

雪染蒹葭，透明的月光雪

像女孩舖上銀霜的髮……

在中國美麗而熱鬧的除夕

有一座驚天動地的山

忽然升起。太陽高昇

在試春衣的翠山下

有江南的白衣客

在深情一女子

有時候彼此一聲問候

勝過許多交談

在無故人的江湖

你浪跡下去

仍想着那眼睛

那感動，那神情

天下之真，莫過於流浪也愉快起來

妳仍是雪地上的雪

春水中的春水

在金頂上妳繙衣而去

看見妳絕塵，我驚動

妳拂塵而去的回眸

既隔斷了前面的語言

也斷絕了後面的思想

你怔怔看天近人的月色

心中時常有一種簫聲

不斷地相喚，是妳的聲音

如一個錯誤的字，經常出現

白衣是一朵在衆生裏

吸引你不斷相望的花

開在無情的一笑裏

天下之大，莫過於傷情時在最高的山峯

看見山下的人是你自己

天若無飛燕斜掠，我便不在

雨裏默立。長劍在峨帽上斬絕！

天下不解人之多，你可以掛葫蘆

騎馬長嘶月光而去

驚驚喜喜的在鏡中看我的

仍是我觸痛的關懷

峨帽山上，青翠烽煙裊繞

像一朵濕了而凝重的水彩

我自山上乘劍飛落

緩緩緩緩，像古之傷心人

乘風還是乘天梯

自那山的斜坡滑落

跌入雲海茫茫，山的濕寒

在那一千年也跌落不到的谷裏

如自妳娥眉尖挑的峯上

緩緩注入妳眼中

化成一幅淡得再也分不清的剝渡

稿於一九七六年二月一日年初二

崑崙

——山河錄第六部份

去留肝膽……………

世人各相遺

留我兩崑崙

王已經是棄我的王

當十二面金牌令下

我是愴愴惶惶地領死

還是填賀蘭山缺以力萬鈞的筆鋒？

涼風自天末緩緩刺綉

那麼自然的流水宛若情懷

去留肝膽兩……………

是崆峒那管無人的簫

還是羅浮那口無音的琴

世人寫詩，已沒有了自己，

而我仍守住那不被了解的旗！

是睡夢中的驚醒！

是政府裏的反對黨？

是風中搖曳的燈

是誰還是那羽扇綸巾的人？

去留肝膽兩崑崙……

崑崙太遠。我是殘日下

落霞裏的死守的兵將

烽火台在最後的自焚

一股狼煙冲天庭

我是那眼睜睜的復仇人

買舟出海，在激越的江山

執棹成憤慨的寺

那一股連燒七十二經的火

如果把我逼成於酒

寄情於山水

而沒有挽留

江水天天唱那壯烈的歌

易水仍寒，煙水仍冷

你行舟何處？

去留肝膽？

你無處投！

第一次在人間望見

而沒有笑容

打破人間迷夢

驚見老僧白髮

兩崑崙上，本無相隔

紅塵白刃，江湖上燕歌一行

無終無止。狂嘯一聲

便有怒潮拍岸

唯有知音不斷

是可傲的事

寫着時天地忽全黑

過去未來，人和事物

一一浮現。彷彿去到未到過

而不知何時我曾到過的地方

一言一行 一笑一哭

都早有安排。

難道我的日子已盡

天上星河抖落

千城人皆靜

唯我獨行於長街

千百年後

誰思我如燈

夜夜開亮

妳縱化成香魂來叩我月下門

莫忘了我會關窗

不再讓妳逃走

去留肝膽！

從失去，獲得，到從我雙掌中溜走

歲月啊，大江寒時

我迎風力戰

你將化身什麼來觀看？

還是等我拋下未乾的刀鞘

在崑崙上，我是一株松柏

是誰化成細細的雨

喚取那風來搖醒我？

去留肝膽……………

稿於一九七六年二月四日在全然無燈下

武當

——山河錄第七部份

我要寫詩了

因爲心裏一個消息

忽然開始，無從收拾

不管今生今世，還是生生世世

膜拜連連，到最後還是膜拜連連……

那我就登上英秀的武當吧

我帶一卷詩上千山萬峯

才知道詩裏沒有人

五嶽之外，我獨立成山峯

誰來伴我一生的孤寂？

寒鴉，青燈，抬美眸看我的小女孩？

我歌嘯九太華成風

還是爲見春水一笑

落成蜻蜓不經意的一點？

「讓我從筆架峯上取筆吧

長江遞接，劍吼西風

我以投江的身姿而下

衣袂激起九萬里長風

掠長安，入襄陽，綠了江南

笑盡了驚飛草長

啊舞者，妳蓮步擺曲成阡陌的水道

而我是流竄遇寒，急急回家的風

妳要我在那兒遇上妳

替妳撫拭娥眉，再上蛾眉

敲叩金頂上的鐘……」

「啊武者……………你丹心汗青

留我跟不上的點點描描

重樓上玄衣飛血還是飛雪

染紅我青裙還是白衣裳？

惟可死不可生，而飛花醉月

你磅礴得要與天山比高遠

而我仍在水柳旁掬月幽幽……………

休休，我鳴筆千萬遍陽關

抵不足怒若雷霆的一擊

我仍是震驚於茂夏的蓮台

忽然一夜間謝了……………」

是誰的心思誰人去讀

從大江南北一個消息傳過來山水同悲哀

我高歌狂舞

因為我要走了……………」

因爲我要走

妳送了千里

仍挽衣袖渡我

我斷劍爲二

爲妳我從此不動劍

劍爲飛仙而舞

我武擊三潭印月

月？月在？月在天？

天因月而天

水波不可留

妳可伶可伶的看我

成爲一方可憐

而妳抬頭看我

山峯？點蒼？還是蒼穹

我千里突圍而來

誰能擺擺手就迫我回去?!

西藏飛沙，蒙古狂歌

抵不上妳忽然想起什麼

然後一笑

我欠妳一支不會畫畫的筆

吻，愛眷，以及一生的照顧

隨我飄行是隨我風華的浪跡呵

我針灸死的殘卷

成爲活的態度

也許我早夭

也許我炫才

但我會愛

而妳爭早夭

甚至爭怨我

成爲了牽掛

以前寫信

現在對我說

冷的手和暖的手

誰對誰是

刺傷的冰涼

美麗的寒

多過去春就來了

武當蓮花峯上的積雪要融解

從南巖宮望千山重疊

是妳我的愛撫還是闖蕩的文物

八宮、二觀、三十六庵堂

我們上樓成宮殿

下樓成茅屋一間

瀑布、雨霞、白鶴齊飛罷

七十二岩廟、三十九橋、十二亭

成爲英秀的景

風景之外就是

妳走過石階，走上門樓，走入雲海

我追出去……忽然彼此都望不見

哪，說過以後不動劍了

舞劍武，武劍舞

何苦只懷念

回到故土，水畔柳邊

妳說美麗的燈

我說是燭光

曾經照亮妳

一驚的艷容……

我說武當啊我的激越我的悲傷

我感情裏不饒人的風

乍然的驚賞，最末的遺容

我皇皇栖栖還是要結義

授劍、束髮、解衣

因爲大江來去，落日西盡

梧桐一夜碧落

妳我還活着

怎能不極登金頂，上閣樓

浩浩蕩蕩的迫出第一意氣

絕世的音容？啊武當

我們相守在年少

相忘於江湖。不見於

天地之悠悠。……………

稿於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廿五日

少林

——山河錄第八部份

每次你讀我的詩，擊桌碎案

半個好字驚碎了半壁江山

你大大聲的讀我的詩

然後衝出長江劍室

門上的風鈴急搖

你笑不出來你哭

你哭道古典比古道更遙遠

在城市裏望夕陽

忽然驚覺馬鳴風蕭蕭

那一去不復還的壯士

姓甚名誰，天下只有你我二人共知

你說我不能死

我說茶要冷了

你挽袖提起了壺

壺裏只有一點水

搖響了時間的脚步

你臉色煞然變白

我拱手而退

你站起來就搖響五嶽的骨骼

我揚袖激起了五嶽的狂風

你飛身武夷，我落定泉州

清涼山上，你說寂寞

我唸佛經

你還要唸詩

第一首大半生已寒涼

因為我忽然的愛

忽然地過了三生

驀然相遇在來世

唱了一個偈好像唱了一首歌

歌曾經慷慨激昂的唐宋

舞曾經皓首窮經的三蘇

你退身少林，却仍苦練收復中原的金剛經

我大悲大笑。你狂舞。我仍無。

你武起風波亭上的遇刺

我舞起契丹的快意長弓

你說你寂寞

我說我遇到高手

我們被迫退於江湖

少林寺中，早課晚課

你試圖早日白衣下山

我欣賞你高飛的步履像平地的鷹

你說你寂寞

我說黃河呢？長江呢？

從峨嵋落身到崑崙

舞在長安，歌在江南

武當成了懷念

少林成了看不見……

佛家也有一怒動天的獅子吼

我幻化成菩薩千身

也禁不住一聲：要是風呢？

要是雨呢？要是你愛得不經意……

要是你想得不够週到呢！

你像拈花一般的指

還未微笑就遇到受傷

我說你跟我上面壁台吧

我們經過解劍岩

解下的是心而不是劍

你說那就失去了

我說我們活過

江湖是衝殺一陣才消失的浪

美麗的少女都愛過

愛過才知道愛的美麗

那真是愛……………

當她的青魂出現在寺中

你才醒覺我退隱的理由

江湖上多少傷心事呵

你披上傷害像披上披風

然後繼續那尋覓覓的傷害

你歌，你笑，你忽然失去戀愛

當她的水魂出現於井中

呵，我驚覺來世的約定已重現

我又是一變哪……………

楚之舞者，上一次讀妳是在什麼時候

夏商周狼煙連連

我因而出家不爲僧

而立地成廟

上山成古松

鐘響連連

下山的是少年

楚之武者……………自刎於烏江

有時候戀愛是一種甜美的自剝。

自己完成了自己，才發現是悲傷

寫了一千首詩才發現有一首沒寫

讀書時專讀你字旁的圈圈點點

春時山水環水而棄山

夏時下點小雨

秋時稻田有種愛戀

冬時寶鴨穿蓮

前天我上了芭山

昨天睡時夜雨

今天才看見

窗外種了芭蕉

其實我什麼地方也沒去……

楚之舞者……

明天騎蒙古的駿馬

後天風雲在西藏

當妳的幽魂水一般抹在庭院

楚之舞者……上一次見妳

上一次見妳是在……

爲了苦思上一次的約定

下一次的再見

我出家成了少林

你下山報仇

才發現仇家是自己

我只好下山去找你

找到試劍山莊

只好寫成了詩

你第一個讀……

你長嘯風動雨搖，擊案碎桌

衝出來半步踏完了山莊

你說寫詩要是不激動得有話要說

就一生不寫詩

我說你去抱劍吧

我重上少林要成爲鐘

你說你在江湖因爲要代表少林

我說楚之武者……

你說不出來你長嘯

稿於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廿七日

蒙古

——山河錄第九部份

我要衝出去到了蒙古飛砂的平原

妳要我留住時間

我說連空間都是殘忍的

我要去那兒找我的兄弟

因為他是我的豪壯

因為他是我的寂寞

一首蒙古的歌像吹了三十年的號角

吹了又吹，吹催老了衣角

但壯志未死。妳說妳楚舞爲妃吧

我說九歌、九辯、九太華

都是悲不能抑的錯覺

那我此去蒙古，成了江南人氏
妳要我留住時間

我說白髮催人老呵

到現在還沒有收復中原

今生今世，要等到什麼時候……

那就讓我楚刃爲兵吧

成爲蒙古鐵馬金戈的一點英秀

而妳化爲大漠風沙的碧落紅塵吧

我振衣而起，爲妳的翠袖玉環

我成爲竹葉，在妳的青上

楚之悟者……蒙古是一記沉厚的雷鳴

我此去別妳，妳淒艷一笑，

我說箏彈未完就絃斷了

妳說本來就爲我而斷

我說草原落日

妳說平沙萬里

古之悟者……忽然破土而起

而人過二十，尚未復國

我一首滿江紅千人都流淚

我北去大漠戈壁，尋找我那

突厥古碑旁鎮守的兄弟！

我和他在一起，我要那胡兒

百侵不入那臨漢水的襄陽！

歌聲像大風裏的古風傳來

我是大氣大概的遠騎

卻因一個想念呆立山頭

我尋尋索索，一個可憐

在武林中一個隱瞞。一個猜疑。

一次亮燈。一首歌唱幾千次

唱的人目眦盡裂

唱的歌還是唱不完！

我要衝去追逐敵人於萬里之外

平原極目，鵬飛九霄

我說我是那忍不住的弓

要去愛情箭，要去拉滿

要讓美麗的滿足射出去

成爲一支倒冲上天的瀑布

古之武者，戰死於戈壁

古之舞者，望盡四十州的寒月

我要衝出去成爲一株落定

在輝煌的伊始前頓悟

敗亡是一切奮起的徵兆

那我就成爲古之悟者吧……

像一個女孩子，畫了又畫

還畫不出重樓飛雪

在江南穿過畫樓

聽到一首歌，歌聲有碎玉的蔭涼

知道不是在多水多柳的聲音

而是孤煙直落圓遠的滾滾遼河

我說蒙古呵你有多久的荒涼

妳輕輕握住我的手說

苦怎麼只有一個人

輝煌却是全部

你還有多久的天涯浪跡？

一個悟只爲握一雙手而不是一隻

雖然是冷涼握住熱

溫暖握住清涼

難道就是全世界最冷的傲慢嗎

大漠苦寒，沙漠苦熱

帶去我的溫，帶去我的涼

把荒漠寫成你神飛風躍的宣紙

兩對聯是兩面遙相的懷念

彼此望見，但越不過門

乃分左右。……楚之悟者

在汨羅投水之前

哀哀而歌

風動髮襟……也是一悟。

我要衝出去到蒙古去長嘯

漫天的飛沙漫天的塵極目的沒有人

蒙古啊蒙古你的盤地守着中國幾千

年年年又歲歲月月又日日你風捲起

天地乍然的變化變化你的不平變化

你的寂寞變化你的孤寂成爲一沙一

粒一點仍是深漠的蒙古啊蒙古啊蒙

古！

我胸吸千里的風

成爲七歲能騎，十歲能射

成爲郭靖的劍論天下無敵手

成爲驚見那芙蓉一朵

在大漠中懷想江南

我身邊左穿右插有英旗者

有萬山崩而不動亂者

有擒鷹的素手，英秀的巾幗

我們像是一個王朝

在大漠中，不受人原諒

却仍有面對天地驚變的勇者豪情！

讓我楚衣爲祀吧，楚衣爲舞

撫大刀而望神州

天地無窮，人生長哀

在冰雪中我永遠斷冰切雪

萬里無雲，長空一輪清月
妳就爲我楚衣歌一曲吧

蒙古是寂寞的雪

忽然下絳，一夜都白了

遠處有胡笳傳來

有老去的壯士

悲歌未徹，衣冠如雪

在遠處深重的唱

像幾千年前的懷沙

唱不完的風沙……………

楚之悟者……………獨立於大漠之中

是他是妳還是我

在想些什麼？

寂寞的沙漠

楚人的歌。……………

稿於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廿七日

西藏

——山河錄第十部份

我要結束了

像寒冬裏互不相識的人

輝煌往往等待旱天

我們的天空裡沒有星

在邊疆裏許多戎馬、許多旅人的篝火

許多馬畔的煙息，落日依舊長

圓。長安遠。阿爾泰山

常年積雪。

那麼積雪是最偉大的景

靜寂就是最偉大的悲劇了

從匈奴的殺伐，鮮卑的金甲

俄鞞的彎刀，突厥的蹄風

回紇的號角……中國啊我的歌

透過所有的牆

向您沉悲的低喚

我化裝成苦行僧

托鉢去了西藏

在風雲際會的邊疆

只有飛砂長騁才有真實的感覺

年少時奔行大漠

喜歡風砂迎擊你的胸膛

敞開衣襟，感覺到阻力中的活着

年長時你走在沙漠

風砂是一道無形的牆

感覺到背囊重墜

年老時你坐在大漠

天變無盡，時幻時真

風砂把你狂颺地覆蓋……

所以就說：古之舞者……

第一場舞時

有誰看見？

西藏沒有冷漠的笑容

只有什麼都說了的天空

孤寂是最後的沉默

我聽到一匹馬受傷的長嘶

在天際。

我說我近楚水而悟

在大風袖裏變更

在漢碑旁體悟堅石

在秦火裏焚成書

寫到山窮水盡

居然還有山河錄第十

這就是最後一次械鬥了

長街喋血。我說：誰是子夜裏的領袖

在寒冷如冰的城心

和一個剛相識的人

踏步而去。

而我仍是以刀刻一般的懷念

割無盡的青山以及目無餘子的驕

望見古老的高臺城

像世界的脊頂，我匍伏着行萬里

笑說是天涯。却見那千山萬山

原來都是宇宙間的一個無情

我就說從典麗寫到荒漠

已完成了一頁橫空的青史

西藏只是悲哀的地點
彷彿西出陽關無故人一些
的寒涼。冷月當空

總是有些
胡笳蕭索。

我們說分手
走到偏僻處
就是另一生開始吧。

我在魏晉爲請談
妳在竹林裏爲琴

古之白衣人……誰先遇見誰

誰就要先答應

等那書生一生

或者舞盡江南柳岸月……

寫到這裏，或人說我借古典還魂

我說不如是借中國吧

或人說我自命爲俠

我說你我離俠字尚遠

一點難能的操守便是被抨擊最多的劍

那就讓我死吧

換來一場懷念

有人說怎麼用長安江南自名

我說那是你看不出原因吧

有人說黃河長江怎看不見河流

我說那在你心中僅止於一道流水嗎

有人說崑崙崑崙山不像山

我說我若要寫山

不如寫飛躍千仞

那才是山的動靜……

有人說不出話來

於是我乘機寫成了武當少林
想當有人看作一部武俠小說
不禁笑得開懷

想天下痴痴錯錯者舉袖遮日
而太陽不獨照一面

城上的女牆知道

女牆上的旗桿知道

就算是武俠流傳於民間

首先也得被庸人詬病幾千年

那我就想起墨翟的冤悲吧

城樓洒血，寒鴉西盡

爲求一點正義兼愛非攻

燒書誅殺，沉冤幾千年

我就逢着冷冽而奔去蒙古

豪情的三招大呼

然後沉沒成了枯寂的磐石

最後寫成西藏

彷彿離中原遠了

而我確實從邊塞而來

讓我在唐爲詩書

在宋爲遠軍

在明爲錦衣

在清爲復明

我彷彿有許多要求

因爲要把握許多明媚

我彷彿有許多獲得

其實更重要的是放棄……

最後我還是邊塞西風冷的斜陽吧

那悲哀的頭顱擱淺在山外

我讓我曾經傲笑過三山五嶽

不留行於五湖四海

而我曾深烈地愛過

就讓我沉沒吧

再浮現時

又是另一次璀璨的圓！

定稿於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日

方娥真的詩

高山流水

琴、棋、詩、書、畫

琴

若我深夜弄琴

音樂爲冰寒

爲山綠

爲水暖

山水之外是風花，是雪月

雪月風花外的你正爲琴聲而

趕路

路在東南，在西北

在四處，在無人

處，却有深深空城

空城外的脚步如月光下的微塵

在風中走向一首絕後

一首絕後，而無空前

空前的你正爲衆容而沉寂

此外便成了失傳的後裔

此外便不再有知心的音容

失傳的後裔

知心的音容

風水如何在死時嘆寂寞

如何在世上的荒塚裏爲你獨立起一縷幽魂

西照的夕陽

在它落山的末時給你一片最絕望的美麗

遐思仍輝煌

期待已落寞

絃爲知音死

知音爲絃斷

聽不見呵聽不見那訊息

晚秋以後

從此不再有人問津

無人問津

你啊你在風花雪月外的那一處

若我深夜弄琴

琴聲撩起孤寂的江山

山長江遠

壯麗爲誰綉遍

靈秀爲誰瘦盡

茫茫煙霧無邊復無際

無望復無色

若我深夜弄琴

你的脚步是那悲涼的琴聲

若我開窗 窗開以後

千山萬水成了萬水千山的幽徑

而後是另一座空無的風景

空。無。

忽有悲啼，啼聲何處

忽有古道，古道無人自渡

向天的盡處

盡處的琴聲爲你的音容而焚

你啊你在那一方趕路

若我深夜弄琴

棋

竹林外

有各種悽厲的歌聲

如血霞一般染紅了天邊

竹林內，我們風中坐下

棋子們相對在小小的楚河漢界中

擺一個世外桃源的陣地

酌一口香茶

閒情逸緻的手被縐密的心思指引

看你如何用專情的眼凝望我提起的

手指 放下

「依舊是漢水樓臺

楚歌正從深閣中傳過

沒有橋樑的河

賓客的笙簫

遠遠渡水而來

兩岸村郭

簫條竟似白頭的蘆葦

楚地的賓客呵賓客

請接我爲楚而歌的管絃前來

這是無宮的漢地

請接下兩國滅後的哀音

亡後的瓦礫

遍地裏只有一個舊盟

在舊盟的擇日中結一個

彫欄玉砌的家」

我慢慢爲你斟上另一杯清茶

竊喜的驚悸中看你

輕輕的驚愕：那盤發紅的棋子

竹林之外

戰火在亂世中

找不着原由的染紅大地

詩

梆聲裏爲你掌燈

圓圓的光圈映照驚鴻的流盼

握筆的小手因深情，刺痛你

而刺痛自己

世界多遼闊呵風景千萬次的更換回萬千次相似的風景

圓圓的光圈

人生時而幽暗時而明亮

光陰在無聲裏蒼老的拖着稚嫩的容顏

我本夢夢却在燈光裏坐深了年歲坐深了夢

深入你沉思的世界如何寬了衣袖爲雪燃香爲昏黃行盡了萬階行盡了回返

依稀當時第一次爲你學習凝眸

如今世事變遷多少

我仍在自己的筆下

刺你最初和最後的名字

書

密密的宇宙如何蟹行的去

歸途的幽徑直直從望不見的朝代跋涉而來

多少山水爲千樹畫遙遠的朝陽和夕日後

漸漸消逝爲千樹的背景

古代的姓氏

從殷朝開始或是

殷朝的從前

血淚的手築成美人的摘星樓

幾度興廢

風雲與樓臺同焚

征戰

昇歌

時光分不清是悲是樂

秦代一把火

火和書生同落難

誰是那阿房宮的火陷中走出來的

第一人

而舉目處 牆倒宮塌

塌成灰墟

灰墟中的路渺茫在失羣的咽聲裏

路呵迷途的長路

燕城的風味只有你觀賞

孤雁倦倦的畫出人字的

天

空

你呵你

你不會在風夜裏重歸來

歸來看臨崖的故鄉

一輪月 家家戶戶

陌生的窗

我手握薰風詞話

等待你提着紅燭

渡上崖下的淒苦

徹宵徹夜 尋回那失去的蘭堂

浮生中的離亭

間間隔隔

也思念向最終的故鄉

你什麼時候來

來赴我久待而不臨的約會呢

爐火終夜燃燒自己的從前

從前空山夢見它們最初的蒼綠

你什麼時候來

在點點滴滴的燈火中尋出我

我在你更行更遠之處點燃

另一盞

更遠更深的

燈

你燈前的窗櫺

櫺影開在天上

好近的

遙

我埋首燈裏

有什麼書

比長明燈

更可愛

雲是天上的床

床綉滿了月光

月光遠處是山峯

山峯上古松如畫

畫中有人題字

那人在山水中尋覓山水

題字

久居的山中無日夜，無年代

日夜年代已被遺忘

他遺忘了歸路

遺忘了自己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四日

上樓

愛在燈下對我談夜雨，畫江湖

一燈照青史

一紙畫中原

劍客俠女成了我們

嚮往是風簫簫裏的馬蹄

蹣跚的奔向北方的城門

夜深無梆聲

天橋無人，路上無車

月光仍八千里路

跨越了長城各地

在多少繁華興廢的年代裏

靜望成一座蒲團

有疏落的燈籠

掛在倒塌過的宮殿裏

隱隱的亮出了黑暗

再深入進去吧

我們是沒有音訊的人

廟堂在長遠的流傳裏作證

誰來聯袖與你唱大江

驀然回首

一燈如淚

興興亡亡

都成了青宗白卷上的背影

歌和泣都有點枉然

若說瓊樓玉宇

也是燙金的字跡留下了千古

若說氣壯山河

也是山水之畫添上感情的遺筆

若說萬家燈火

也是物是人非的人物

若說英雄風發

也是任人憑弔或唾棄的墓碑

唉，燈下。夜雨和江潮

青史如燈

中原如畫

畫中燃燈的我們

合成一卷

掛在壁上

一九七五年一月八日

下樓

冬天的風該來自冰雪的家鄉
路在白茫茫裏消失了

鴻雁陣陣絕聲裏

我們是回不了家的旅人

像一支民謠行吟自己的一生

聽歌的人算不算知音

吹口哨的人算不算聽衆

一盞青燈

開在四壁間

一枝筆

攤在白卷上

多少燃燈的歲月

我們困在書中等待你來復天下

看你騎過的神駒

負載整個王朝的輝煌

縱身躍落與興亡的火海裏

葬成一縷灰燼的往日

窗外的街在唱它的雨季

汽車在長街上唱它的速度

行人在跑道上唱他們的不經意

電視在家家戶戶裏唱它們的節目

時光在幽暗的長巷唱它的消逝

民謠在山川水谷間唱自己的身世

歌星在臺上唱他們的表情

藝術在嘔血裏唱它潦倒的一生

外國月亮圓的青年在唱時髦的孤寂感

聽歌的人算不算知音
吹口哨的人算不算聽衆

每次合上白卷

你便成了一縷幽怨的鄉音

那遙遠的鄉音啊

正是母親的幽魂

無枝可棲的尋尋覓覓

千秋萬載

跨不過多少山水

如今彼端一紙飛箋

怎能說是一種榮耀的重逢

每次燈下筆裏

都有一種世代相傳的迷戀

什麼時候

你騎的神駒從灰燼裏升起

一座燙金的神

我們匍匐在殿前

金碧輝煌的燈光

一路掛到天涯海角去

冬天輕唱燈火的蘭珊

歸路在白茫茫裏

我們是沒有足跡的旅人

一支歌，該不該吟唱它一生

聽歌的人算不算知音？

吹口哨的人算不算聽衆？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

小小插曲 之一

是那道靜靜的聲音

每當人潮，聚成問句

你不知所措的答案

該指去那一處呢

是那道靜靜的聲音

亮如夜裏的方向

你步過黑暗的沉思

或許有些時刻

一根煙蒂

點亮四週瞬息的夜

點熄四週瞬息的光

是那道靜靜的聲音

唱遍了每個白天和晚上

你步過長長的沙灘

沙灘如果你

誰是那小小的潮

日夜拍和着你呢

是那道靜靜的聲音

我飄着飛揚的長髮

迎取我們同時相遇的緣份

是那道靜靜的聲音

啊，繁華的街燈

是人間的最親切

你是那熱切攜我的男孩

在路上不停的說起

說起我們童年的事兒

你還熱切的告訴我

從今以後拋掉黑暗中的煙蒂

是那靜靜的聲音

假如你是我幸福的命運

我們携着美好的初戀

沒有一點受傷或遺憾

是那道不絕的聲音

我們從兩個不相識的地方

來到廝守永遠的閨房

一九七四年六月廿一日

小小插曲 之二

在每一天的等待裏

我愛着許多小小的時刻

我愛流連在閨房裏

我們倆人厮守的小天地

溫馨一如柔和的燈光

在許多不知名的盼望裏

我愛痴等你放下書

放下一刻忙碌的筆

你帶着愛惜來看我的笑靨

你帶着深情來看我的想念

每當你携着我

我們携着黃昏的散步

走進人潮千萬的電影院

我愛那剛熄燈後的一刻

看你專注的側過讚美的臉

你的眼瞳裏有我害羞的喜悅

四處的人都望向銀幕上的廣告

只有我們是互望的人

小小的時刻聚成天天地等待

日日的等待聚成完滿的一生

要是命運能永遠幸福

便能一生迷戀完美的愛情

從凝注一朵花而微笑

從抽屜藏著的小小秘密

在這之前你可別遇見他人呵

要帶着你第一次的戀愛

帶着你最初的珍惜來遇我

在分離時候我們也愛展顏

在相聚時候我們也愛憂悵

也愛爲它的思念而蒼白

倘若這份美好失去了

那街上各不相干的行人

你便是其中一個了

像春季裏的風霜

我不帶一個眼色飄過

每天的懷念落在你身上時

世界越發寒冷無聲了

親愛的人我們能否長厮守

能否共同坐老美如燈光的閨房

有一天你將携着深情的初戀

我們將帶着最後一句話

最後一行詩，最後一首不知名的歌

一起渡過黃昏的海洋

我們都老了但我仍愛你

像你正愛着的初戀女孩

一九七四年六月廿三日

擱淺

初秋怎麼這麼冷

日子怎麼這樣每天都潮濕

我總是遇到風

我總是遇到雨

遇到撐傘的人像我

我却看不見他們的臉孔

風風雨雨最後遇着江海

我的渡船找不到你

我的渡船找不到一條水的路

能不能安靜的坐下來

閒情到了極美麗時

最幸福的感覺是想念你

浪漫的你曾經走過

我們用一個照面來相逢

能不能假裝不認識呢

熟悉的我們重新來乍然一瞥

定下最初的愉悅和痛楚

我用絲帶繫滿髮香

結了四個溫馨的季節

春夏秋冬都贈給你

都是那一幕歲月的深情啊

若干年後我們願意再經歷否

永恒的愛戀只有一次

是否甘心讓明日的黃花埋葬我們

還是在曇花一現的情懷裏

時常重溫那四季交替的馨香

駐足下來看水

看水塘照花，照水上蝶

隔着斜飛的秋雨

驚燕語呢喃過去

看水花和蝴蝶

感覺彼此的美麗

水中看你帶我去江南

看我們携手的倒影

在一陣漣漪風裏消失

初秋怎麼這麼冷

我有許多凋零的幻想

都是落了又開的漣漪漾起

寂寞啊寂寞你爲我找一條深巷

當我走在人山人海足印中

我正想着一首歌

驀然樓頭也傳來

一陣相似的琴聲

不知誰人在此刻找到我的情懷呢

洗 塵

什麼是永恒的初戀呢

當你在最深的憐惜時離開

留下一生不捨的念

熱切地等待死後重聚

那份思慕日夜清新如鏡前人

永遠是第一眼最驚鴻的音容

知音永遠是最完美的深交

不結合的愛戀更知音得超脫

仍然是徹夜深談而不倦

相對時少而別後更歡

我禁不住的歡樂

爲這沒有牽絆的感情

開一個悠遊的宇宙

給我一片草原和花香

要三日三夜的漫步也沒有人煙的

世界總有一片自然由我一人栽植

總有一際日夜星辰由我一人觀賞

我忍不住要臨照

笑看自己的年華

要自憐也能有足够的飄逸

把容顏憐惜得更開懷

那帶滿雪意的風啊

是爲衣袂颼颼而飛揚的

明天我要結上蝴蝶髮

去驚動冬末含苞的春衣

去池邊等待你來讀

水綠而花未春，我又愛美起來了

而這清水外的紅塵

像四週窺視我的鏡頭

把自己攝入一齣戲劇中

舞臺遠處有喚聲

似真似幻，我到底在那裡

似生似死，到底是夢中還是醒後

那平日的敏感常教我驚覺

在許多人的場合中

我失驚的融入自己

感覺人情的紛繁和不易處

所以夢來得更早

夢如愛唱晚的漁舟

暮色濃時便歸來心海上

你看那絕塵的燈火

凌越在飄渺的山上

會不會是流浪時

你最想歇息的地方呢

雪打窗子的不安

更反應房內燈光的溫暖

聽那風鈴叮嚀叮嚀

常在風動時回應自己的聲音

我又想約你上山寫詩

比看誰的才情快

你就越過那目眩的紅塵

推落四週窺視的鏡頭

我但願如倒影一般垂落

在清流的日子中棲息

斷訊

終於沒有信息了，終於
天寒，世界更遼闊了
你是一則天氣在他鄉
給我永遠的秋冬
終於沒有信息了，終於
沒有了信息

我就突然溫柔下來了
沒有心情熱愛
沒有心情生氣
腳步輕了，足印淺淺
在千嬌中，不想獨秀
好勝淡了，性情泊了
我就受折地溫柔了下來

這世界除了愛情

就是生和死

愛情完了，生來便爲了死

你還是不斷地他鄉

孤單地浪蕩

身邊的人無數次更換

彷彿真誠的情已死了給我

不能真情第二次

就把彷彿當真吧

彷彿，我們因失散而生分

我還是深居在憶恨的屋宇

澈底地不同頭

像當初無知的失約

教你枉然，看我背影

這世界有的是無緣的天涯

讓我們輾轉落面對面的絕夢

還是那一瞥的欣賞

教我永久心甘地痴想

你是永遠流落下去了

最後的徘徊也不能見一面

想得太遲暮了，太晚景地想

彷彿死訊近在盡頭

像傳來的惡耗

動亂了枯守的燈光

那牽懷的悲慟冷如血流

終於沒有訊息了，終於

你已是一個不可及的幻想

我只有憧憬才能痛快

在人羣中仍錯覺你常出現

驚動地抬眼探索

畢竟是和你相像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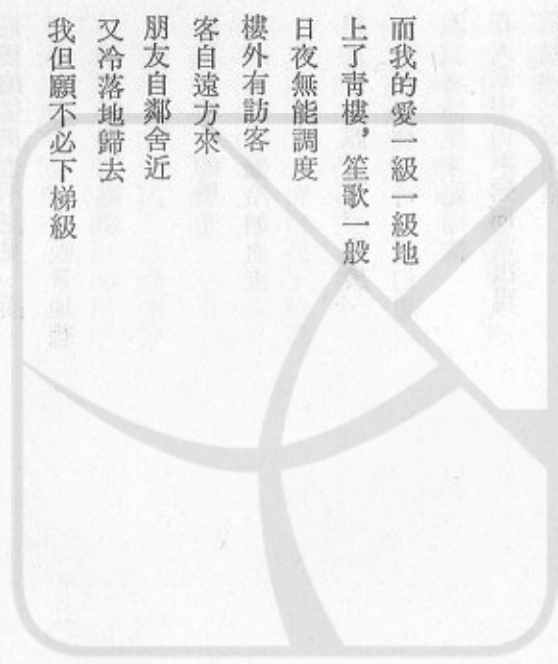
終於沒有了信息了，終於

捧心

而我的愛一級一級地
上了青樓，笙歌一般
日夜無能調度
樓外有訪客
客自遠方來
朋友自鄰舍近
又冷落地歸去
我但願不必下梯級

我是一則滿足的愛情
蔓藤般的手勢

糾纏着你的



我們的屋檐

晨昏間都洒滿日影

葉子金光，你陪我嬉笑

我依着你大樹的肩膀

感覺人世多麼寧靜

如果有戰爭呢

戰爭等我們死了以後再戰吧

最好永遠沒有戰爭

你總爲我擔憂可能來的亂世

爲我設計逃亡的途徑

但我還沒嘗試獨自過馬路

你害怕我會遇上無助

爲我設計克服

我仍是忘了平時要認路

而你註定是一場入世的聚會

每天一笑出門

總是湖海不斷

衣鬢滿座，笑着向你

敬羨無數，依靠向你

我仍是無數愛戀裏

你最憐取的懷中人

我仍是無數珍惜裏

你最安定的小妻子

但除了我之外

你還有許多別的高興啊

一點點不甘心的哀愁

身前的歌要遺留在世上

只有我能爲你譜這支曲

除了我，誰能知你的心呢

有時幸福，想死

幸福到想死來求永遠的幸福

但我來不及死

因為要跳舞

因為你愛看我舞

要弄琴，因為你知音

你愛聽，如慕中國親生出來的華樂

與生俱來，總有一種久遠的親切

這週圍的人都向你傾吐

這四處的愛和壓力同時

同時推你入世

但願是你眼角深處的一滴淚

你時時為我求晶瑩

不願乾枯，你為我

取丹心，我在人羣中

微怨地欲墜

要化作山水

有客來時把路消失

要化作青塚

有客來時要葬下你的感情

愛到極點了

是不是愛不完呢

要是愛完了呢

愛到最後

所有的書都沒有了文字

給我空洞的意義

原始地傷你，折磨自己

在命運還未來之前

我要不要逃呢

身子瘦了才開始愛吹大風

到處找雨點

散輕飄飄的步

想像風雨同時

瑟縮，而我堅定

我的一則愛情不休

陽光雨水

路和日夜

由清麗開始

戀愛到絕楚

心疼地捧着心血

祭祀欲塌的殿堂



黃昏星的詩

最後一條街

千百年後，我再來此

用最陌生的口音喊你最熟悉底名

最後一條街曾經走過的

許多腳步聲響起

許多腳步聲消失

無須追問我也會告訴你

曾經屬於我的長街

我們用最泥土的方言交換着感情

當你仍年輕

我還童年

高山流水·知音

二二四

踏入街心遂發現夜色蒼涼

整條街何時才古老

幾個晴空過後

却仍留得一片空濛

最後一條街只亮着一盞燈

也許是我底光，我底愛

最後一條街是那麼長而遠

日夜守住 留連的

們我

民國六十二年作品

都是歌語

——贈瑞安

從一片山河再看另一片山河
那黑夜的自然已不再是一層潮濕的外衣了
如此一個朝代，又是一個朝代的捲土而去
換一個雨季如星辰，換一個新的春天
不難發現到的是：時間和流水
都是叫人不敢回首的淒迷

提起舊事，也許你底髮色都成霜了
至於在江湖上咱們如何流浪
更不是一個劍客的故事所能說完的
有一天你還年輕得笑着東風
可否記取咱們雪花片下的故人

再說思念，就是叫人死了也不會把它忘掉

你看我脚下的小路，永遠有幾千萬里

從歲月中來，從歲月中去的都已化成一陣陣令人心跳的蹄聲

以後相逢，我在海角的一條叉路等你

帶着一片瀟灑的雲彩歸去

那時重提此事總是不遲

想咱們的鏢劍在江湖上該越來越金亮了

亮金的劍兄弟你竟一招要我敗服

唉！寂寞，孤獨，甚至悲愴

都沒有再傾訴的必要

民國六十四年元月三日

話 本

我因有所選擇而錯擇了風

遙遠地向妳飛揚一句傾訴

常有一顆星伴着半弦月

妳知不知道，在中秋節過後

賞月的人最後便剩下自己了

我知道妳不想知道

相逢之背面往往隱藏着一種悲愁

此地的杜鵑聽說在三月裡淡淡而紅

去年的蛙羣說來就來說去便去漸漸了無聲息

門外一盞燈，房中一杯清水

清水如流，時光如刀，日曆上

刻着七夕的名字

是的，我將會回到那憂傷的陸橋
聽着車聲把口音輾轉成片

我的口音常有懷鄉的病

在妳的小溪前游成一條帶着傷痕的魚

是啊！七夕以後我是一條帶傷的魚

只要游過妳底家門便完成了心願

星星在等着月落，月落前

有一種無盡的記憶，在沉靜的房中浮起

民國六十四年十月十五日

暮鼓晨鐘

暮鼓

我在山下，聽歌唱斷了我底弦

愛笑的人曾經是年輕的風

夜色蒼茫，行人匆匆走過烽火橋頭

那是些發生着的事，不提也罷

如果你在山中——看着落日在林中隱去

需要音樂時，像暮鼓

沉沉的鐘聲，我底猶豫促使自己不安

只想回到你的廟前

聽聽木魚，孤單地在我的夜晚傳走

讓我記取斷斷續續的回音

穿過耳膜，猶發現自己

生長在悠遠的年代

但正在山色濃密的時候

不分天地我走上山

跪倒在你的身前

廟裡有多少柱香

越燃越近生命的尾端

生命爲我而奔波

我是人生裡那一顆最不明亮的星

告訴你許多路要照耀但都被遺忘

早晚，我一直嚮往現實的生活

如何寫詩，如何寂寞地和影子獨語

世事多變，在它模糊和清晰裡

改換我們辛酸的一生

你知道，當一切寧靜下來的當兒

你叫我如何去忍受這荒涼世界裡

某一條小巷，有最美麗的花朵開放

某一座大城，也有最陰暗的地方

而我們生活在這裡

爲生死，爲趕路忙

要看車輛增添些熱鬧 行屍般

看着每一張板着似笑非哭的臉

唯有在廟前，在菩薩面前

虔誠和膜拜才屬於自己

我忽然間想到山腳下去聽風

在樓上看雨花飄落

離你越遠，嚮往越是最初

暮鼓，生命，也許是另外一種聲音

讓我永恆地愛你

聽你重重地打在我的背後

聲聲響在沒有知音的地方

像世界晨昏定省着每一個人

寫詩的人寫詩生活的人爲生活

離別哀怨，如廟前一支香

燃着煙一縷縷升上天

時日將有一天把我們忘記

之後再來尋找自己的源流

潮浪靠了岸也會平靜的時刻

而我底猶豫，是否值得回頭去探望

冷漠的世界，看我如何守住這山河

吃這人間裡的煙火

你知道嗎？我們每天的等待

便在山上山下過日子。看着行人

匆忙地趕他們最快的脚步

而我便是那個在廟前膜拜的人

沒有身世

沒有自己的聲音

晨鐘

時間，你可知道我為何常遺忘自己嗎？

在這天地，會飛的都有他們的飄揚

除了音樂，一切都不會復甦了

你看這宇宙，黑暗中沒有月光亮

風塵中，却有更多的爭辯

而我敲的是你

如果你是那大鐘

在廣闊的原野中沒有回應

世界是那麼沉靜

每次我都聽到自己的聲音

敲打着心跳

當黃昏的一場如夢的雨後

行人都少了，陪伴着他們是一臉的滄桑

這裡便是我的家和園地

年年月月的飄泊

使我找不到門前的銅環

但我的脚步却那般輕重

踏響我迷悟的路途

時間，我說我就是那座大鐘

高高掛在你的流水上

你是那敲響我的人

却叫一個想早日停歇下來的人

在風塵裡，承受一個單調的朝代

然而你不會知道

我已經無法再飄揚四海了

而你總是要我，要我啊不斷飄揚

在這沒有樂音的夢土上

敲打着我心跳

敲打着世事無常

民國六十五年元月五日

紅橋

我常把妳的名字喚成心中的倒影

每當行人往返的時候

如夜裡一盞螢火，明滅爲誰

當山水止於高原

我年青的伙伴

唯有呼喚的却有摸不着邊界的悲哀

讓妳嚐嚐歲月甘苦

是則一支歌，繞過這頭和那頭

只有路人才知道盡頭何處

拉緊了弦像兩個彈着不同樂器的

民歌手，各自扮演一個角色

訴說不同的憂傷

日夜唯我知道

高山流水·知音

一三六

我是日落前

一座日夜泣血的橋樑

繽紛爲妳，爲妳處處感到難安

像一塊大石沉於湖心

妳恰好是接那飛奔而上的波濤

有始無終，不停的歲月老去

落得紅影一線在天地間搖盪

也要沉睡的他們轉醒

或許這是命運，世事

無常本就不求多人了解的路途

若我行舟，湖是碧潭

碧綠如山丘，如生平最開心的事

划船的人止於流浪

止於不再值得操心的烽火

而我們正要回去，妳說：

我正好是趕上這最落寞朝代底人

讓許多事都曾經發生

最後留下一片空白

可是這是靜止的，當我

一手指向山外的煙波

妳我便在橋的兩頭

成了相守

看見風雲色變，沒有人等妳

禪定，就包括我和妳所彈過的調子

忽然響起

忽然沉寂

民國六十五年三月七日稿於木橋。

附註：紅橋為新店碧潭上的一座吊橋，因顏色漆紅，故名之。

寒假和同學前往該處郊遊，回程感受殊深，作此詩以記。

波 心

是爲了要看你們的笑靨

我開始變成那默默的無言

昨夜的圓湖，小亭是近近的

家。昨夜我在冷風中

迷失了自己，水是我走過的漣漪

如果在黑暗中看得太清楚

其時必有無名的刺客

來向你們傾訴行刺的過程

我正在聽，入耳是多麼長遠的聲浪

以後若有人寫史書

也許只有朝章國典

却沒有你們。我是那湖靜靜的水

緩緩盪開迷樣的黑夜

和天地打了個親切的照面

長久地守着一方小圓

若要寫詩，寫你們的身世

但我到底走了多遠，寂寞的落葉

曾經是從前的青青草原

像你們走過杜鵑花，城是

大學的門，行人是熟悉的過客

但到了那時，我還是一湖漲滿的水

即沒有前人，也沒有來者

把那歡樂化成一條長江的支流

一夜間成了萬古的芬芳

如是一日一月一年，人去了

城空。你們却讓我看見

從古遠的源頭流了過來的臉

笑着且認識我

何其快樂，快樂的黑夜

就此倉促流過每一張帶笑的臉容

可是流水反而是

迷失的我，緊抓不住的

兩岸的小道。何其美麗

美麗的路燈，點起長明的黑夜

可是流水反而是我的 孤魂

把你們的家譜寫成了日記

是爲了要看你們的笑靨

我已經死了千百次

是爲了要看你們重來悠游

今夜我完成一首詩

在高樓的倒影下

也好靜靜留下

一個連綿的話題

民國六十五年三月一日啟大

謝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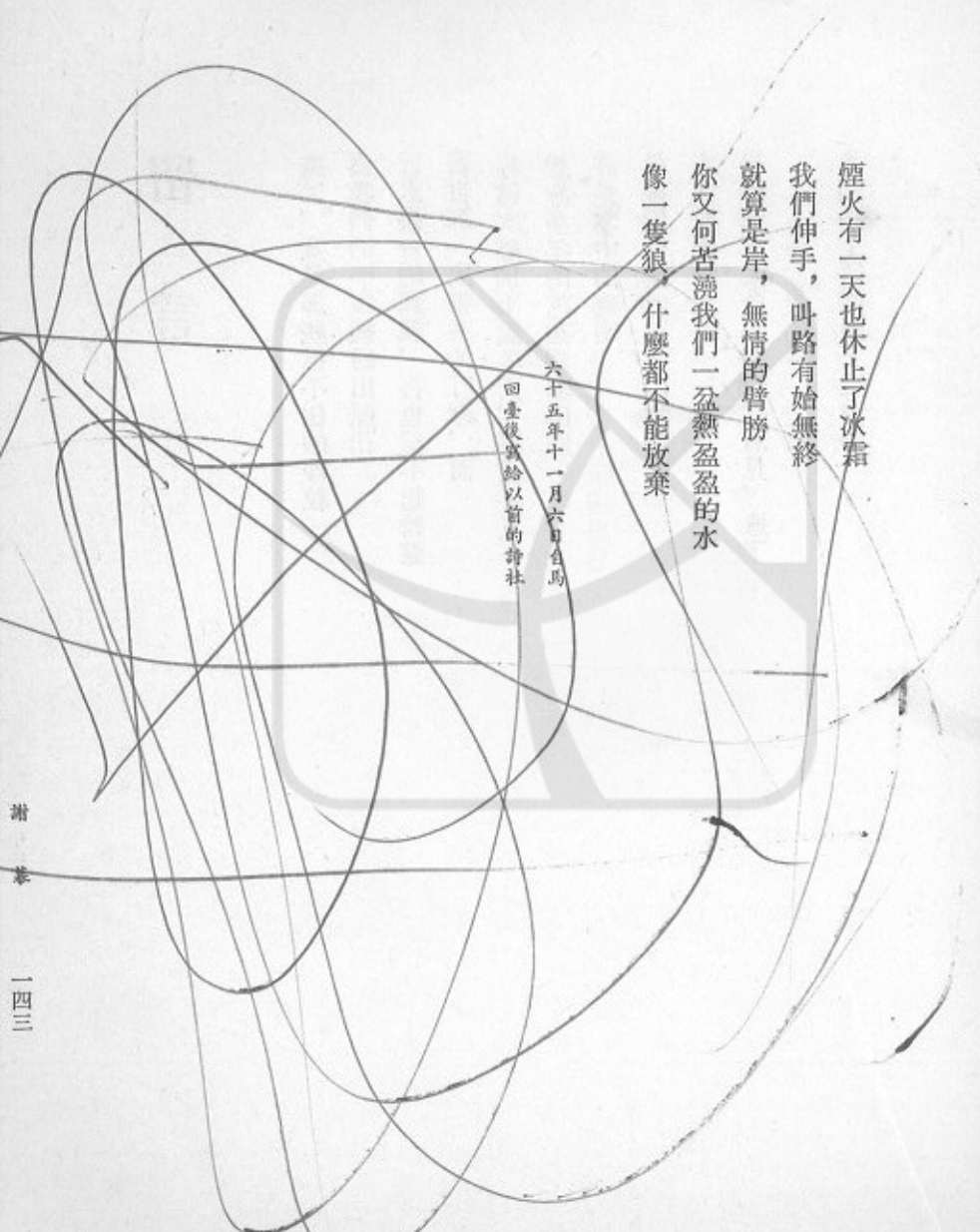
——致溫任平

不管這是怎樣一個舞台
應該是謝幕的時候了
因為午夜，我們趕着回家
在街上帶走一季的暖流
而後是梅花，開在山上的雪地
而後是雨天，我為你撐傘
不管這是誰的溫室
我要棲息，在一棵松樹下
年年歲歲，朝朝暮暮
祈禱你有春天的茅房
為自己活着，等待一天地的灰
是送你到遠行的方向

不告訴你這是看不見的深谷啊
這全然幕後的黑

我們沒有，但註定要寒流一生
回來了便碰上許多冷面的機關
但你不知，我早已在你身後
悽切地喊你，因為我是流水
不敢敲擊你三聲驚濤拍岸
因為你是石頭而我是風

可是你為何不回頭看看呢？
我要說話都變成無話可說
一切都過去了剩下螢火翻飛
就在對岸點亮燈光
而你不要油，不要蠟燭和
暮春三月的綠綠草色
而你要戰，要勝到年老才知道

A large, complex, and somewhat chaotic scribble of thin, dark lines covers the left and central portions of the page. The lines are of varying lengths and curves, creating a dense, web-like pattern that partially obscures the text on the right.

煙火有一天也休止了冰霜
我們伸手，叫路有始無終
就算是岸，無情的臂膀
你又何苦澆我們一盆熱盈盈的水
像一隻狼，什麼都不能放棄

六十五年十一月六日自馬
回臺後寫給以前的詩社

留 言

遠了，竟是那些抓不住的沙粒

爲我們的宇宙繽紛出煙花

近水樓台的親親，再也記不起鈴聲

響自那一家書香的叮嚀，而

妳這次離別不說冬天，不說再見

想妳多年的芭蕉潤葉倒影

許是掌中的琉璃

最後還是變成滾落的露珠

水泡般滴滴成淚

提起來正是多年前一次看見，遠了

我們斷了彩虹斷了重游的

青山綠水和衣袖

各自分了手

設想他日並肩而過時

不再記起任何一首歌

晚風急了，黃昏昏了，夜也烏鴉了

那妳就聽我說一句話罷

我無能爲力的挽住

挽住了它，就算是一朵雲也好

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衣裳

我們什麼時候再隔着玻璃窗
相望時想，衣裳容顏
到了何時才有相見的一天
我有羞澀的話語不經意地
感動成爲一條古道遶遠
在無人的小橋頭
我如此愛戀流水
知道妳有快樂的深夜
展顏像花叢中的蝶影
那麼楚楚的飄，一點都不驚動
一支飛揚的歌廻盪時
十月悄悄，始知歲月揮了手
彼此不再同時忘懷

涼風，涼風爲路人披上輕紗

我是秋天，等看小新娘路過而心跳的

秋天，一句話也不敢說

怕說了出來無人問津

知音弦斷亦復如斯

妳就聽我細訴吧，我多害怕

沒有露珠的早晨，晶瑩地滑落

小池塘的風波

盪開而後成了飄逸

若我們陌生如故

兒女英雄到了天涯海角才相逢

我多想跨出去，因爲我只是草叢中

一株小草，邂逅時彎下腰

十月還依稀可以看到鞋子

成雙的祝福

我有一首心思夜夜可泣可歌

走廊上課堂上

爲妳探望，路和問號

爲妳唱大江

民國六十五年十月卅日爲一個女孩生日而寫

背 影

過了夏天，到了十月

我衣角上的塵落定成秋水

爲想水袖，盼望見面

我自很遠的戰場來

不忍心看飄泊的妳

哀情如斯，不能成伴侶

若是歸去，妳必早已忘記風衣

溫暖中的深意
帶着一幅花池的顏臉

那時候回過頭
看妳的影子，在黃昏
便成了藍藍的天色
彩霞也化爲一天的雨絲
美麗了我的懷念
也美麗了所有的風景

民國六十五年十月卅日稿於政大

姻緣

魚

請告訴我鳥沒有籠牠如何求生
隔着玻璃牆看空白的世界
越獄是最痛快的魚肚白
隔着玻璃牆如果沒有水
我一定會想到浮屍
緣何在烈日的板橋上
一條掙扎奔跳的魚
那麼不愛惜自己

茶

如果吃茶是爲了上午或下午
風水輪流轉今天你是我家中

上賓：恰逢八月中秋

窗外賞月以茶當酒

月下傾談茶正濃時

推開窗去，推開你胸中的濃霧

當我們手牽着手在小的時候

我常爲自己倒兩杯清茶

不在上午或下午，而是夜黑風高

盼望風雨故人來

滿臉喜悅，水樣盪開

花

當妳想起我時，我正在寫詩

一朵花開在三月裡忽然因爲流水成了飄零

我的憐惜是一場雨

早知道生命是一場賭注

叫誰也不肯做最忠實的賭徒

信

妳告訴我雁字回時，人已遠去

寸紙難表歸心

但願妳快樂時常想我

我雪白的天地

因為舟不渡我

沒有時間沒有地點

影子也沒有了記憶

妳告訴我雁字飛時，人已不知去向

但願妳歌唱時還有一根弦

陪伴在冰天雪地中

遇

或者乍然一見來不及驚喜

所以迎面路過的車子也不知多快

從你眉梢添掛的一盞燈中

我看到許多年華，只有一線牽掛

如今樓中有閣，閣中無人

奕棋人的指紋成了蛛網恢恢

你要是明瞭相對時無言

一夜裡的路是街

萬一天就要下雪了

我們在破廟前細訴

相逢時晚

恨到何時？

緣

我在夜裡最黑的地方看到螢火蟲

飛亮長廊深處

我在離開長廊最遠的地方想要飛

只是喜歡蝴蝶多變

有一天我們互相夢見

彼此戀愛的一生

像等待一個無頭無尾的將來

在小小的門外迎接小陽春

寫了幾對聯，畫了幾幅古中國的長亭

筆中成了姻緣

散掛在書香的房中

怨

雨停時，風吹草動

天晴時，烽火連城

在這夏日的風塵裡

也許推開一扇厚重的門

就明白生活這支民謠

搖鈴時自己才懂得唱

絕望的聲音成了後裔追隨的訊息

我們輝煌過的雨

以後誰又知道，血洗了所有的土地

中秋時節我們看提燈籠的小孩

走在人羣前面而不知傷悲

但願是嫦娥帶來無限唯美

籠罩長空留下許多奔月的故事

時日悠遠人情世故到了極限時

提着長明燈去照亮森林

一個人到了該歇下來時還要奔馳

始終爲你憂思

始終爲你掛劍的江湖

離

靜靜的坐下來聽，那些蟬聲

又是秋天到來了

宛若女子憂愁的臉譜

寫了許多蝴蝶夢者的眼神

給我一滴血酒妳多情的小窗

到了秋夜始覺是梳粧台後的亂髮

昔日手和手的牽引成了斷線的風箏

不知不覺又是江南如雨

年少時候，輕輕短唱

換來幕落時的一聲長嘆

就如此揮走了妳的笑，妳左邊的人

懷着心戀的星辰

感覺那是管弦中的笙簫和胡琴

悠悠奏起奈何天

自焚城的火花慢慢消失

想

結束行程時只想起

無言的一聲珍重

往北的公車在終站緩緩停下

留下白茫茫一片給眼睛

越走越遠才發現狼煙

城在山外，浪在海天

望穿了，也不過是日夜
一條拉長的蕨繩

結束行程時想起
今天是不是佳節
怎麼九霄雲高
你我還站在
望不斷的一道急流裡

稿於民國六十五年八月中旬大馬家中

九月初重修

留 念

(一)

風來時隨着向遠探望

然後是山樹綠得天地滿滿

青石台上，一朵花開在倒影中

默默期待陽春三月芬芳的荷

看清楚水面婉弱的蓮波

池中咏嘆妳憧憬的世界永不枯萎

誰又在迷戀失去的窗外，一次相離

日夜唯有等候得急

而我們不在認識時互贈相片

却常設法把自己攝入最深遠的鏡頭中

我們風塵中趕的路不盡的蠶絲

吐露着妳我尋屍問罪的足跡

而我在這，最春天的地方

候妳，爲了想知道

妳的相思，失戀和超昇

只有一次最美

(二)

「我把最後一句話寫在這碑上

永遠惦記着我們行舟的雙槳

烽火已遠矣君又何必掛念着我

此去千里燈火夜闌珊」

我們許多交待都留在風塵中

亡命時相忘於手掌

年輪因風流轉，我們却相惜流浪

那妳爲何不傾城地笑一笑呢？

也許爲了每次焚城後

煙水自然地添寫了一頁青史

其中遺珠，又是多少滄海茫茫

六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剪 燭

你知道嗎，燭心是一種感情
只燃着一點光，一點點的
跳躍，平靜的心
沉下去是永久的傷情
於是屋簷上坐滿了雨滴
窗，黯淡。

你就這樣坐下來
坐在我身，側藉着我底愛
照亮你手中的詩卷，和
年輕的半邊臉。我輕輕喘息
沒有人聽見，聽見
我的擔心似沙灘上的風沙

你真的坐下來了就這樣唸起

那深深的秋天，讓我

淒然落成楓葉

我不知道何時會化成煙

一道，向你的臉逸去想留下哀傷

看窗櫺的兩盞紅燈籠

他們也擔心正似我的

憂慮照不亮你的眼瞳

而你，真的讀得到那濃情的詩嗎？

我默默望你，帶着驚喜

我真的可以照亮詩卷給你

但我不知，真的不知

何時會天逝。本是多病的女子

一陣風便把我刮去遠方

你能在我死前說完那都城的古老嗎？

你能在我掙扎留下時恰時掩上詩卷嗎？

兩盞燈籠已飛成螢火撲上了黑暗

我發覺你更困難看清楚

你會不會，長嘆後拋下詩卷

拂袖出去……。

外面的雨想我早走

而我想帶病陪你上長安，遊江南

燭心燃到最後是真情，仍是真情呵

雖然一點光也不再亮着

我，我已病得成一灘紅血

想爲你掌燈也掙扎不起來了

在我死前，在我還有一點愛

你讀不讀得完這卷詩？

你迷不迷失在長安城裏？

我惶恐在你掩卷之前便走了

留下沉沉的黑暗

我多傷心，你知道嗎

捕蝶

不期而逢於瑣黃燈下

妳似春蝶，乍闖紛攘之蛾羣中

衆蛾繞火而舞，獨妳

棲憩葉畔

而我想以花姿吸引

却苦無彩衣。時正夏末

亦無雨，帶妳尋覓

我那處

小小的傘蔭

只瑣細以往日的故事

引妳點點關懷，逗妳點點笑靨

一席短話，竟不知

該不該珍藏

衆蛾舞得狂烈，像極落葉

在高歌的捲風中

我却揚不起衣袂

却未能留妳於身邊

遂換個角度看妳

繽紛蛾影下

雪光映照一支白梅

在稀寥的炊煙野地

我是幸運的旅者吧

得於獨賞妳的丰姿

就那樣帶着點隨意

纖白的手彈不彈琴？

水清的眸讀不讀詩？

那席話後，我苦思

妳算那一季的花蝶

我算哪一方的捕蝶人？

周清嘯的詩

初寒

開窗時聽見了那潚聲
故人般的話語掩過來
以親切，又以大大的初寒
雨已下了整夜，還在點點滴滴
自夢裏每人都回到自己的家
你噪噪切切是否要說一篇血債？
若我是長年撒網的漁翁
還有什麼比離開此岸更眷念？

再開窗驚問那些潚聲呢？

滿耳是細細微微的風。

若你水迢迢來此爲我弄琴

驚喜，如仲夏的星光

憂鬱，來自未知的故鄉

傾聽，濤聲又回來了

初寒冽冽

你噪噪切切究竟要說什麼千古事？

早上走沙灘，腳印遠遠行來

在山與山之間穿過樹與雲的陣容

車上望去山谷下的平原和河流

不及跑上閣台上打來的一大浪

濤聲歇，濤聲起

若我是你匆匆走過遺下的樹枝

浪來後已是煙火兩岸

行水

我說我是轉折的行水

長江大海阻不止底風

曲婉地帶着沙和石

蒞臨，深潭製造直掛的瀑布

驚險，是不屑回溯的

曾和亂石佈棋，青竹垂釣

拂衣袖，招朋友

黑夜讓燈火去爭輝

白晝讓雲鳥去翱翔

黃昏時把一切都饒花

我說我只是那停不了的行水

奔出山林，帶着有心人

回這闊別的沙灘

說這濤聲，就是這濤聲了
不終不止地追問

這是怎樣的世界哪

人世炎涼？人世溫暖？

燈下談心是第幾度傾訴？

燈下搓麻將是幾輪勝負？

勝負乃兵家常事也

吵架却了無終止

說炎涼就他媽的炎涼了

回到這看海的地方

爲什麼有人要游泳

有人却寧願寫詩

有人五點起身七點到來

有人到現在仍未來

未來未來，石砌路伸展過去
野草漫漫綠過來

四面八方都是荒野啊

這是蒼涼有人說

我不得不變成那澎湃底浪
讓山窮，水盡

一直我在思索

怎樣的路在後來呢

山沒有樹沒有，山樹

一望無垠又無盡的空濛

若逢水，水是冷冷

一片澆來，半壁波浪

喧噪着要把身世道出

是我在傾聽嗎？「嗚——」

又是一班火車過去

稿於民國六十五年十月廿三日 神州第一屆福隆聚會中

夕 暮

最後的交談未焚落

我便化成新新的輪痕

在猶未乾爽的長橋上

聽妳拍翅的清脆

背影沒入灰暗的天色

留下直直的地平線上

半個沉落的太陽

然後雨來了，我們的足印

都漆上濕濕的一片光滑

透過疏密交織的水網

欄杆下的石級像殘舊的小舟

遺失漁夫的音容後

青苔悄悄地移居過來
茂盛了就開朵朵的傘
這之前，我們的坐姿呢？

令人心酸又着迷的
有一個偶然的開始
我們相偕走過風廊
曲曲折折有千百回
走回相識之前的一點點親切
許多話便流煙嬈嬈了
深寒中那首秋歌……
許多距離，彷彿愈來愈近
終點時發覺最長

然後夜濃了，燈下首首底詩篇
被風吹得四處飄散

我候在樹下，看日子如凋落的花瓣

妳沒覺察我憂鬱的眼光嗎？

以後見妳，是不是坐在石級上

只談張愛玲與白流蘇

然後我踢着石子沒入黑暗

妳哼着小調走向車站

稿於民國六十五年一月廿四日

上早課

說是爲了這春天的某一朵
冒着早寒，撐着睡意
拂曉時趕第一班車
恰是一場陰雨
濕了衣裳，亂了髮

說是爲了這一堂難得的早課
古書的殘缺，歷史的闕刪
我自稱是山風
却小憩於這廿五教室裏
是爲了老師精彩的講課嗎？
也許，爲妳底傾絕

似一根嫩弱小草

穿出石縫

感晨露的清爽

而每次在敲鐘後

才忙忙出現妳底踪影

陽光軟軟照進走廊

自盡頭那處碎碎若陣飛葉

趕過來的先是一片溶雪

然後才是歉意的眼光

彷彿是一闕古調唱

隱隱山色淺淺底影

教室是明几亮窗的樓閣

靜寂在佚名的畫冊中

執筆沉吟只爲了

難以沉默下來的詩文

花盡一生也只爲

等待盪漾不歇的漣漪

誰是依欄望道的主人呢？

若說是爲聽課而來的

在不在都不重要了，蝴蝶

杜鵑不是已燒成煙染上晚霞嗎？

飛絮依舊散在四周

說是爲了尋覓青春

我便坐在門前

守着敲鐘的一刻……。

稿於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三日

記昨天中國文學史上所見

若你歸來

若你化身歸來

必在深夜雨噪初歇時

其時風仍在吹

庭中的樹仍在殘月下

瑟縮着聽不遠的

犬吠。感那透骨的寒涼

這寒，是否你的衣袂帶起

若歸來必先拂熄燈燭

必先安撫衆人的睡眠

然後躡步穿過長廊

經過草木凋落的庭院

蟲唧三兩聲

若來到半塌的書房

會否驚訝我已早腐化

成一几上的厚塵

睡在共同翻讀過的古書上

會否你揮袖拍落我而不知

長嘆後化成一片霜

飄回初次投身的河

空遺下我作不得聲

作不得水

若你喚雨歸來

走那泥濘的山間小道

足印會否長狗尾草

在天明前掩去踪跡

若你打燈臨至書房

該看見我那把上京的破傘

已掛成圈圈蛛網

已孕育片片風聲

若你不涉千里來了

看此破敗大宅時

就請回頭。快快越過蓮池

馭片雲彩追回往事

讓往事藏着我在你心中

讓我也一躍越過永恆

而我只是一點

小小的塵，盼能飛沾你裙角

若你乘浪來此

飛 綻

我真的跨進妳的家門看妳小房
妳含笑坐在琴旁

淡淡的陽光，我真的坐在妳對面了

琴上沒有擺花，沒有石膏像

我是來看妳抑或來聽琴？

斜斜的 shadow 貼在牆上成了下午

我不知怎麼說

妳不知該不該笑

黃昏很快隨靜默來的

打破靜默吧敲起澈澈的金鐘
當我的小舟渡過淺灘

載滿朗朗的寒煙水

失落了所有聲音

妳彈起一闕三月天

我在舟上挑那燈籠

我坐成風化的巨石

妳纖秀的十指竟能激起

懣憤的浪滿海的雪

西邊，夕陽血紅地

傷了整幅山壁

千年前可有人在此一夜狂哭當歌

月亮默默，星兒默默

酒醉投江只是悲壯的一躍

歷史上殘墨的遺筆

妳是弱女一名竟激越如刀風

兩袖揮起龍捲大雪

緬懷那最古老的城

雪啊城啊妳要我如何說
旗啊風啊妳要我怎麼飛
再高也高不過飛鳥

再洄也洄不過游魚

我仍是萬古留下的巨石
風雲過後，留下蝕剝

最後是月也下弦了

彷彿已流浪塞外

雪停後，夜分外地亮

妳還想不想那海，那人

那破落的家鄉大地的芬芳

就算我們是河，也乾涸

得流不出水聲

璣璣妳織着布，我讀着書

窗外是下弦月，是連綿的山脈

妳想不想回家？

回去老屋栽滿原野的臘梅

回去……妳黯然地彈着琴

哀傷地唱着歌

真的我們都流浪在外太久了

久得無從認識以前

我什麼也說不出來

黃昏真的很快就到了

小房慢慢沉落昏暗中

在幽亮的窗旁我想

我在想如何化成

一束花或一座塑像

榮幸地被擺在琴上

伴妳想海想家鄉

稿於民國六十五年二月七日

不知

不知怎麼下筆

羣山才把落日撥起來

欄杆上一陣又一陣的風

路上一掠又一掠的車影

說起那只是過門

輕易跨過一條水溝

不知怎樣才能

把心都寫成信箋

擺在桌上讓妳流覽

感動紅暈了雙頰

彷彿那只是早春的

一朵落花 在濕泥上

高山流水·知音

一八四

該不是急急說着

而妳玩弄着指甲

後撥一撥短髮

說：我要回家了

該不是只愕着

無以答話也不敢送

因為站牌下的寒冬正濃

站着也沒話說

望着路把車燈引過來

分手是尷尬的一笑

匆匆上車

該不是只遺下一道煙

一條亮燈的空街

總不成是快步回家

家中冷清令人發寒

迷惘、無措

總不成只望着照片

讓雨在外頭

像黑夜埋明怨黎

小錯

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廿七日

帶妳登樓望遙遠

午時正濯着稀落的足音

笑語引不來一陣風

接近天時，遂看見

慵懶的雲趕着

一山散漫的流煙

高山流水·知音

一八六

古式和新式的建築物們

冷冷對乾着。在下面

草綠連茵，石道縱橫

圍那綠迢迢的小湖

水中涼亭正顯影

料不得這真是冬天

便顯出孤寥的靜了

我們踏過草地

繞經小湖

笑着爭論

荷與蓮的分別

拾葉

或許有人開始談話

細微的風拂動長葉的草

長舌婦般搬數着

那一丁點的惻戚

脚步失落，石階依然

本不足掛齒

許多初見

淺淡如飲開水

寒喧幾句，轉身便忘記

或者又巧逢在鬧市裏

感覺臉熟，其他都記不起

若真有緣，以後再相識

若無，一枚寄出的郵票

本不足掛心

路途也許不一樣，妳我

同時要穿出新巷

走入熱鬧的街道

說湊巧，却有改變往往

譬如說

寫到正緊張處

忽然筆斷水

斷了思潮

重來時，已是

另一波浪潮

妳又怎能無錯失呢

只把寒涼都怨責於我

悄寂隱沒的冬蓮

只有一塘綠水粼粼

使我擔心，感覺不出妳存在

我看只有化成灰落的院牆

守着日後妳再經過

流盼中帶着詭異的眼光

但還是要證實妳不遠離

馭風去尋找

找不到回不回家？

找到怎麼說第一句話？

錯失隨時跟着背影

妳蹲在石徑上

揀拾血紅的槭葉一手

而我正讓自己飄下

一片淒落的楓

稿於六十五年十一月廿九日

插柳

假若我有什麼過錯

煙雨請洗抹吧把一切痕跡

當江山成了殘破

因無意的笑言

成了裂鏡的罪人

夜不成眠，坐不能思

踱來踱去，極盡掩飾

如若我是那持刃的暗殺

你是那黑夜看不清確的誤解

倒在血泊中，狠狠瞪我

背影，看不見自己

猶未知笑談間竟是

那斷線的狠毒

人，無意又無解

怎麼也不肯相信

那橋陷入無底

兩端隔立一片山

自己就是追趕的肅殺

刻意要暢然笑一陣

設若我再三碰痛傷口

仍以爲那是美麗

不是笑笑就算的

覺悟時，債要償，傷要縫

我無心插下的柳

排成一湖的阻格

割過水池和山色

想若我真有過錯

夜晚請把早到的梆更

敲在心中成深深的犁溝

不沾血的匕首

不能說沒傷過人

在車聲稀時談起

許多心都是錯誤

互不關懷是最安全吧

不認識該是最爽快

比若我無意便佈下結局

讓你步入，朋友

我那無心插栽却成長的柳

被一場雨洗刷後

便不再輕蔑地舞弄春風

廖雁平的詩

主人與狗

叮叮噹噹地我搖鈴你跑來

嗚嗚啾啾地你不耐煩

急急忙忙地我把食物迎送過去

我看你擺尾搖幌的低頭嚥着

不時地擡首睨視我

頓時會意，雖然待你如此優渥

你仍戒除不了原始的恐懼

伸過手去撫摸你的頭顱

你該曉得，我對你的愛是不存有敵意

只因為我喜歡你

高山流水·知音

一九四

搖幌尾巴如一桿在風中恣情飛揚的旗幟

歡呼騰躍的你朝向我撲來

啃去了我肩上的辛酸和委曲

以舌舐我的足背

如一個虔誠不二的信徒

迎見他的主

然後便競相賽跑於樹林裡

你總不敢超越在我前頭

莫非怕我責怪你

還是憂心因此而喪失信心

登萍飛渡沼澤的水上功夫

及飛凌峭巖赤壁的輕功？

前路有蟒蛇一條，你敢不敢與他搏鬥？

聽人講森林有魑魅魍魎，你還敢不敢去？

心照不宣心裡明白我曉得你一定跟我前行

因為我深信你的忠誠是不渝的

正如你低頭縮尾向我猛吠而不會咬向我一樣

萬一來不及喝止而傷害我身邊的人

該如何處罰你追隨我多年的功蹟

前功不能抵後過

將你遣送回森林

讓你重返自然重現狼的身世

還是除却頸項的生命保護證

流浪着無國籍的顛沛生活

我知道就算對你種種不是

矢志寧死或是遭受千鞭抽打滿身鮮血淋淋

忠心不渝是你的美德

在你的腦海裡沒有「離別」這字彙

你的離別是死亡

算了，很多事情發生了

追悔已是來不及

懲罰也無補於事

更何況咬傷人是屬於小事
打針吃藥不久即可痊癒

甜言蜜語的話不容易講
甜言過濃使人無法伸張
蜜語超量使人無法游泳
正如你說話眼眸流盼時我點頭
不是對你迎奉而是給你信心
繼續發表你未發掘的雋永智慧的言語
既然咬傷人而人的心不致受到嚴重的創傷
何不讓他隨伴身邊

魚和雁

魚和雁從甚麼年代開始

就愛向大海與天宇

傾訴自己的身世充滿着恐懼及無助

且問爲何海洋這麼淺窄雲天這麼低

總疑惑爲何灰蛾要撲火

逃奔的鴛鳥爲何不敢昂首

蒼天呵！故事與問題

永遠是一個

要在那一次

日昇

日落

追問才能終結

夜遊神

伊蒿皆愛日光

獨你愛夜晚

寒冷的霧花浮游

聆聽蟲鳴爭辯

說要裁軍

願和解與人類和平相處

伊蒿皆愛陽光

獨你愛黑夜

偷視凡人酣睡說夢囈

說空氣混濁，要移居

地球的角落你已走遍了

也拼命爲他們尋樂園

但此園地在他們的手中

神呵！教你怎樣幫得了他們

樂園就在他們的掌中

混 沌

一個乾坤負載一片虛無

一個星座住有一位守護

在每日暮落夕起的瞬間

相互收發奇異的訊息

六十五年九月二十日

蓮花與泥鰍

請不要告訴我

你看到青山，燕羣飛翔於開朗悠閒的雲下

我有我的生活方式，我再不願受外界而改變

請不要告訴我

清晨有暖暖的光芒親

午陽熱戀你，落日吻別你

儘管水中的土味很重

我仍適應，請別擾亂我

求知慾會使我失去傳統的

生活

請不要告訴我

你經常偶爾會觀見曇茹狀的雲

於遠處海洋暴笑浪起

地下有莫名的力震你的觸鬚

蓮花呵！你被世人頌爲汙而不染的

潔物，該禪定吧

這是人類的事



原始舞

青史告訴過我們

讓我們知道

我們的祖宗也曾跳過這麼笨拙的
舞蹈

喂，臺下的伯叔兄弟

何必大驚小怪

慢慢欣賞嘛

何必反其自然

伸展頸子去跟長頸鹿

競爭向上探望

我們的哀歌已唱盡了

不管是日場抑是夜場

獻給情人的口涎也喊乾了

我們的悲涼歌兒

可有知音人凝聽

太行山不幸崩塌了也震撼不動

我們的心

哀歌已唱盡的我們

仍然要歌仍然要唱

賭

喂，該攤牌的時候了

朋友，且慢

我們真的不能靜下來靜下來思索一會我們
是否真的有此必要攤牌麼至少我們得深信
我們得深信深信深信無論誰攤牌也得輸掉
自己的

神

蹈火

熊熊的火舌燃燒着黑臉孔的壺
壺裡的山水吶喊着天空的烏雲
快快滴落響叮噠的雨珠。甘薯
在閃爍的火炭裡爛着他的身世
必剝剝鞭笞他週身烏青紅腫
內在的心志快快成熟。喂！快
投進幾個伙伴來參加咱們蹈火
的壯舉。幹嘛，天上的烏雲怎
麼還不滴落叮叮噠噠的雨珠呢

寒暄

觀音山前淡水河流逝着水波的幻滅

我是路過的問津者

客舟在酸酸的檸檬雨中

急促的催發

彼岸無以計數枯槁的枝杈

在風沙中捕捉風信子

初冬的冷風焦急地

呼喚着彼此的寒暄

一年又一年……

三季

秋風纖細柔骨的手

搖蕩着我童年的鞦韆

甚至搖撼着祖父返鄉的夢

春風紅嫩醉人的嘴

吹亂了我少年的青髮

並且吹皺庭闈的門簾

冬風雪白冰冷的手

將我撫養成北地裡的苔蘚

日夜仰望着星辰的轉移

當舖

- 有當有贖上等人
- 有當無贖中等人
- 無當無贖下等人

輕輕的手把你的臉紗掀開
親呷你甲型紅嫩的臉龐
生活得到丙以下的成績
就會憶及你

請別推卻我的盛意
將媽媽送給我的風衣
爲你禦寒，在漫天風雪裡
我肯定你會安然接受
這份呵寒毫無赦色

稚嫩的手啊爲何

竟痴狂戀上你鷄冠的臉容

從懷掏出妻的翠環垂掛於你粉色的雙耳

翠環一面見我心慌一面搖我意亂

你默默如雷，劈打我頰喪的神經

歷盡無數掙扎躲避你的魅力

最後仍招致虐待自己

有何辦法？生活不能得到丙以上的戰績

看海

匆匆地趕着夜色來探你

匍伏於你的身側

傾訴對你無數的愛慕

浪花是爲聽海潮的英雄豪傑而拍岸

赤壁仰視着

晚霞踏着蓮步緩緩西落

以前我說我是個不會寫詩的孩子

現在我是個愛聽破城

聲鼓喧天的青青子衿

未來是幃永遠掀不開的帳紗

趁夜色還沒破曉

就讓我熟睡於你的胸懷

趁鷄啼還沒鳴起

讓我多聆聽

你和諧的鼾息



睡醒詠歎

一覺醒來

滿案飛螢點墨

葉落梧桐驚

青燈一盞伴四書

灰蛾戀火

錦鱗愛水

擡首望月

月昏黃

識盡人間多少

痴情迷幻

喜相逢

無意間的一瞥

相望發出各自閃亮的星光

燦爛的光輝把漆黑的

夜晚也刷亮一新

道旁的野草花輕舞着

豐盈的身姿

在吹帶着馨香的風裡

恣情的搖擺

第一聲的寒暄

觸起了舊日的顏容

與君痛飲三千觴

杯莫停啊君且知

今宵，寧願與君常醉不願醒

也不要明晨衾寒牀空

樓靜鳥泣啼

稿於六十五年八月廿一日

長亭對泣

欄杆斑剝朱顏對涼亭泣

亭簷橫筍鉦琮

織纖素手撥挑玩弄

玩盡了多少世事滄桑

鎖閉新月眉

輕愁喟嘆削瘦了容顏

可曾知道有一狂生

夜夜撥開雲層俯望

稀疏含苞欲放的紅蓮

冒出水面傾聽「涼州詞」

啞啞蛙羣踟躕於荷葉

仰月哀鳴

高山流水·知音

二一六

珍珍重重，珍重珍重

展翼凌空，從此成了天涯

關山重重，雲霧迷濛

凡是畫舫都愛游蕩

凡是船都愛流浪

風吹畫舫

月弄船

所謂歲月

就是要畫舫與船漸漸腐朽

朱顏逐漸消逝

今夜，我是畫舫中最專注你的年少

明晨，也許是最早踏上船緣的遊子

一具箏能調解幾許世事紛爭

一管簫够不够抒發萬萬人的家仇國恨
多少支羌笛？才能將厚厚的憂鬱吹散
焚燒多少詩箋？方能奠告黃泉下的忠魂

這故事很難講得好

麗質倚長亭哭

長亭對青衫司馬泣

青衫司馬游目望着

江岸

蘆葦

飄

白

重修於六十五年九月十七日

不眠夜

雪淚霏霏，今夜

恨不得剝掉自己的眉毛

聽說，可任人遙望而受傷

望着飛鏡合十祈禱

鏡光籠罩着你

願安靜追隨着你

懇求南飛的雁

萬莫告訴你

送給我的風衣

我拿去當舖

今夜，白湯圓與紅湯圓

都相互寒暄問起

你是否還記得，青青草原上

我牧着牛，你趕着羊

民歌在青天旋律

山歌唱給山戀聽

狼的故事講給自己笑

此時，你還有講麼？

聽這故事的羊羣是

第——幾——羣——了——？

今夜是不眠夜

默然二十一根紅燭

凝望蠟炬淚滴

滴碎影子斑斑

不眠夜

一人獨照，燭淚潸潸

今夜不眠，明晨照眠
今夜你是否也照樣難眠
風颯颯吹打着窗鈴
雪地裡奏樂起
不眠夜

高山流水・知音

三三〇

殷乘風的詩

烏
鴉

身世若烏鴉者

天定爲肅殺或淒涼添上一筆

世人限牠於黃昏日暮出沒

僅容他啞啞 寂寂寞寞急急忙忙

喊得一兩聲 便落至濃密的樹林中

烏者 武也 鴉者 啞也

同時武啞

以歷史來看

已與一種觀念搏鬥了數千年
方肯定自己的一生

僅苦於不能說話

世上存有萬餘種類鳥族

最吸引詛咒及石頭者

除我莫屬

隨羽一算 我有上萬餘化身

遭弓箭 石子 遭鎗彈 陷阱

以鳥者污也盡擒殺了去

身世若鳥鴉者 武也啞也

天定爲肅殺或淒涼

哀哀淒涼而毫不畏縮地添上一筆

六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雨

世上僅有昇沉的潮

無翻飛的浪 無騰動的波

玩弄感情的人 必將溺死其下

一切定理，乾淨在雨後的天空

回頭你也無須說些什麼

因為要戀愛所以常做夢

在森林的危險界相思着矇矓

以為在天地僅有的一本幸運中

碰見偶然 如漲氣的球

聽到隔壁電話鈴響

飛奔着開自己的門

唉，不小心的行人

常常踩到一潭失足的水

冷所有的冷冷 冷冷

激動中呈現一片煩躁的安詳

我走回房去 風在牆外

世間冷暖僅隔一道無助的門

就算是玻璃，再透明

還是無法看清楚自己

房內濕意重重如晦

快下雨了

彈吉他的人說

派信的郵差說

相依偎的情侶說

哀情

回思卅年前一座古舊的樓
同時佝僂在摩登時代裏
作更久遠的回憶

據說也是卅年樓前本是一座
金碧輝煌的庭園

咳咳，它說
這當然不是再跟你重提

咳咳，它說：往年事

當年也不過是一陣雲烟

發散於寬廣的堂前

咿哩吧啦的叉花轎又吹手

又那麼呢嚟呢，雷公炮
燒得轎夫手顫，軟如划船

還不是那回子事

新娘也沒吭聲的

唉呀，你老公公我早翹起二郎腿

不想再看囉

整日夜賓僕穿錯幾哩呱嘩

誰見那裏一個閃縮不定的青年

長得可真俊傑

您老的，就說卅年後

會不會九世輪迴暖投對了胎

蹲在屋脚那跛足老紅香爐

倚着殘壁吹着風塵：

新郎可沒見到，那麼幾歲玩童

乳臭未乾，說些什麼傳宗接代

延續祖家煙火

您老的說得不錯

那青年長得真不賴哦

卅年又卅年，咳咳

倒不作興攙燈籠了

那新娘子在樹叢中吃燈一照

我眼都迷得花啦花啦

花園裏的花都瞧不見

何況月光啊

您老的 卅年加卅年

至多風雨時您風濕病多發幾陣而已

倒叫您瞧着另一對啦

我看哪孟婆湯準叫那冤家給潑了

今生趕着來相認

若非您老身子碩壯，我看他們

可摸不着老地方了

唉孽債孽債！

也不知那金剪怎地

恁般鋒利

那樣一下便噴射一蓬血泉

只見她那雙水汪汪的雙瞳

滿是……唉，一言難盡

那羣老傢伙也不知接頭接腦

指指點點什麼，真混帳極了

什麼麻繩一大綑想幹什麼呀

您老的，甭提了

我在祖家臺前看見那青年

遭五六大漢死按着朝我磕頭

說了一大堆

又一把扯着頭髮

兩束牛筋鬃得見血拖出門去

賊得昏天暗地
心都給撕裂了 這麼個賊法

思前想後
暖，後來那一對怎麼了哦

您老的，再說吧

天已黑啦

也該竭竭才是

老香爐悶着聲音

怪模糊的

六十五年六月十七日

說麻將

擲骰子 作大莊

風雲叱喝：哪，起啦

東南風起，東渡五湖，南掃四海

自龍門峽 兩壁盤龍而出

兄弟們，揭竿！

手電筒，吊頸索

十三么，同花順

全部出籠 噓機主宰天下

史書先生托眼鏡探問

第幾回啦？

第七圈啦，各位

而終於終於，功虧一簣

沙場老將 如平糶

搖旗吶喊 如鷄糊

那最小最微的希望一點

全教人 給丟戈棄甲

兵敗如山倒

割地、賠款、求降

我終於回到河口、潼關之間

那八圈以後的龍門峽

其時風轉，起西而北

衆敵手凱旋而歸

一切一切 博得史書先生

揮筆而批：

八圈以後，天下方始太平

百姓方得將息

一時之間，鼙聲融融

該狂夫如李闖者

早已天光 地光 人光

詩無題

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

山水相隔 而驛站相連

一馬程的風沙 一舟程的帆忽

中天無月的無眠

啓程與催發 都是浪蕩的無數尹始

多少寂寞 流入青布招旗下酒葫蘆一個

明明滿腹俱酒 却不能醉不能痴狂

當那漫漫黃塵疾奔而至

閉上眼睛 只覺海潮澎湃 魚龍俱舞

誰也不知道誰

終將現身何處

有客自故鄉來 不亦悲乎

一隻跛足的鴻雁再遭箭下

一縷餘煙中贖下無語的翎毛

這便是最終的思念 自己也不相信

遙望如何當歸

歸向層層無休無止的歲月

直至誰也不見誰

故鄉？友客？明月？

颶風一到 一切便混在

廿一世紀滿地垃圾的街

有詩自泣中來

無以卒篇……

六十五年九月廿六日

乍醒

乍醒時一陣恍惚

迷濛的燈光映在淫雨的窗上

在忘記關上的風扇中

坐在桌旁而不著邊際地浮蕩

喝完一杯茶

怔怔地看著雨珠與窗

遠處霓虹閃爍

近處有人依偎行走冷溼的街

乍醒時一陣恍惚

茶順喉而熱棘

像嗚咽 像哽著許多話

沒遇到時機 慢慢咽下腸裏
這個時候 滿覺睡醒的疲倦
發酵 腫脹 難受

那一陣恍惚 似乎時常經歷
在熱鬧中猛地想起我彷彿曾如此過
在某趟旅行中突然發覺這地方我彷彿來過
暗地裏多麼驚懼 多麼恐慌
忽然沉默下來

吡啦一個巴掌拍在肩頭
嚇了大跳 有人笑問：怎樣？
笑答：沒有怎樣？

還在納悶 雖然很快就會遺忘

乍醒是多麼疲倦

獨自在床聽雨珠响窗

乍醒是多麼疲倦

六十五年十月十一日

給我祖父

您是我什麼時候

不回首的呼喚？

我一路追隨

沒激動 沒哀痛

沒披麻戴孝

沒齋戒沐浴

您是我感覺的神經

正往至暗無影的路上去

覺得您摔了跤 我往路面叩出血花

您鎖鍊錚鏘 我用石頭砸在足尖上

正如當年您追我母親要打

只爲不准她打我任何一籐鞭

因爲至深的愛是世界上的不講理
我以白色衣裳保有這份最不講理

親愛的祖父您

我要早天來換取您的再生

而今 我有年輕的追尋與浪蕩

您的高壽帶給您無所依蕩

只有那麼一次 我萬里孤蓬歸家來

細聆您打發上路前 的寂寞

的粗糙過往

像疤痕 像皺紋 像蒼桑的眼神

以後 我又從您身旁離去

(再一次 我從您身旁離去)

您爲何依舊無言地眺望？

直守候到車子 轉角 隱逝

我已不見……

才在房子裏孤獨地想起

自己的老伴

不知爲些什麼

在什麼時候

成了看不見

據說碗匙叮噠

鎖鍊鏗鏘

有夜風動 有櫥門開

那是三七回門 老伴她

您所有的期望與不眠

在黯暗的廚房

結果也是不見

這一次却是……

我在臺北萬紫千紅中

慢慢關上房門熄去燈光

您留下來吧您呵您留留吧

稿於六十五年十月十四日

親 惜

本來

我的傾慕，會使我把書掉在她跟前

把紙飛機，想盡法子降在她身旁

那一襲深藍布衣的學生服

在任何時地 都在少女地青春

作爲我妻子 我不放心她的沉思

怕她孤單 總想把關愛與疼惜

不分季節披在她肩膀

現在我的鎗攔在她軀上

人睡在她身旁 緊貼岩石

在滾滾動地輾來的飛沙走石中

賭幸運、賭命運

她側臉疑惑地看我

不曾閉上眼睛

因為灰塵 我閣上眼

彷彿死去的是我

她在端詳我的遺容

彷彿從來沒這麼好奇過

對一個陌生人

額頭上那一縷鮮血

止在她秀麗的眉邊

一串珍惜的遺言 留在她不完全的行程中

我揉着眼睛

如果逡巡天上的機師看到

會如何妒忌這烽火戰亂中的情侶

在殷殷話語 在糾纏痴戀

而把更可怖的分裂 震慄他們附近的土地

那又怎麼樣？

她的瞳中再沒有懼意

我放下鎗

把她緊緊摟在懷抱裏

世界上再沒有任何傷害

能分開我滿心的親惜

六十五年十月廿三日於福隆

書展

我們去選購書簽

結果發現有一本書

她讀過而我沒有

在青綠的山水封面之下

最後一章 她出唸來

因為曾經喜歡

而題目 就叫書簽

在一本書裏夾著書簽

書簽上是一位絕姿的少女

日日夜夜隨著主人把書看完

每一回讀畢數章後她回到書裏

上一個情節正說到才子佳人情深意濃

下一個章回已成了雲消煙逝

不知何故 她臉呈露枯黃

呈落葉秋風 暗巷黑柳

我不愛聽這故事

隨手拈另一張書簽

畫上的是一位蓋世豪傑

俊朗而英風 佩劍而把鞘

還有數行詩 曰

了却君王天下事

贏得生前身後名

可憐白髮生

我氣憤那是最掃興的事

忿然與她轉身出門

直走到大門外

我才發覺她被隔絕於人潮內

還沒步出來

我從沒那麼急過

我從沒那麼急過

六十五年十一月四日

投池

你還說起那悽惻的鬼故事否
我常常聽到你心中問那時間
快十點鐘了 我急急自池中濕淋淋上來
時間正好

我不是你的最可怕
我要告訴你那最深藏的情
你未曾表露 你未曾表示的
我已替你去多情了
我已替你去投池了
你剛巧悲傷那天折的戀
我已共鳴起那夜間的投池

水聲一動，波紋鄰鄰

你把故事咀嚼了許多次

彷彿聽到了我的話，彷彿出神

彷彿你也有了約會

在最熱鬧繁華的街道上

隨人潮匆忙地擠上天橋

一時醒覺夜色蒼蒼

誰是你身邊聽故事的人？

誰是被你一驚而靠在你肩膀的？

你終於迷茫得很

不曉得走向何方

不如你在獨自走的時候

想想那水池 那鬼故事

多少年的傳說

我因你的心情而現身

你該覺得安慰吧？

你該會替我活吧？

你該會替我愛得更多吧？

六十五年十一月廿七日凌晨五時

膜拜

每上一層樓你總在膜拜

十次膜拜我已成了飄渺的霧中人

在迷濛裏看你把願望交給那神

那坐在殿上的

那烟火中的

你一臉虔誠

你雙睫緊掩

而十次

像不像數百級石階

只走向一座山上的神廟？

經過水池 有浮鴨其上

我指指點點 山草花葉紅泥

還有絡繹上山的人

擦身時彼此不識

他們持着香枝忘記了身旁的人

我不會的

我真的不會的

我不信因緣宿命

只執迷你的嘆喜怨哀

東西南北

不管在何處

你在祈禱

我什麼也沒聽到

假若我進廟 我膜拜

你以為是為什麼？

你想是為什麼？

放眼天下樓厦不盡

若你不在

泉流涓細

就這種心情

和你走上十摞

六十五年十一月廿九日

千尋雪

……那白娘子暴雨中披髮跣足而祭法

隱隱約約的灰暗中

隱隱約約的悲號，

呔老禿願你救人太甚！

連聲音也瘖啞不明

連水也成了風

風已化作了拳頭

在寺門外作急急的叩門

像被追殺前求一個庇護的處身

白衣激飛 水花迸裂

你難道不開門麼？

你難道不應門麼？

而門依舊金紅不動 巍巍沉思
冷靜且漠然地應付着喧囂與濡沫
你不開門？那，雨啊！

橫空一個霹靂

那絲絲的淚藉着不現實的法術

從藏經樓的簷頂落到大雄寶殿的階前

從方丈的室外一直哀傷到禪房來

悉悉地索索 尋尋着覓覓

一路搜尋那昔日的撐傘人

那共船人 那共雨人

白衣激飛 烏髮零亂

雲愈捲愈濃 像把所有的精血

都騰空爲一記雷鳴！

一顆水珠擊穿窗門

化作水線蜿蜒到菩薩的座前

又一顆水珠擊穿窗門

化作溪流蜿蜒到菩薩的座前

一蓬煙灰飛散撲下

突然間熄滅了那流的水動

而水珠仍然一顆一顆自門縫滲進

沿着門框無聲地滴落地上

又往外退了下去

又從寺裏退出寺外

而官人仍然無法尋獲

她的舌頭已噴不出血

而血已成了所有法術的終結

可憐的小青那擎劍在手的小青

猶面對山嶽凝立的法海金身而撐持

一身顫抖如弦欲斷於烈風

失神的雙眼 蒼白的臉色

低垂的劍鋒

水勢如挽不住的悲愴

退得愈急

官人的呼喚愈微……

金甌欲現前我大踏步

走出天放樓！

涼風突然襲面

一驚中那是洪水的天色

一愕中東邊有傘急急地渡着水花而來

稿於六十五年十二月三日午夜

十一怪人傳

溫瑞安

十一怪人傳沒有正角配角之分，只有小怪與大怪之異。功力尚未豐足者爲小怪，例如方娥真；功力深厚者爲大怪，例如殷乘風。又有特殊例外，功力已臻爐火純青之境，三蒸九曬烹之不熟炸之不爛者，是爲老怪，最現成的例子當然是黃昏星。

當然，老怪還有鐵口無情周清嘯。若我不在這兒補上一句，他一定在得意洋洋，正欲訕笑黃昏星的了。我這補充的一句來得及時——老二老四永遠是難兄難弟，才抵達福隆，二人一見到海，立刻變成了落湯鷄。兩人在沙灘上演「飛側踢」，雖然大喝一聲，宛若焦雷，離地不過半尺，可是那股「赴湯蹈『水』」，在所不辭之勇決，還是令人拭目以待。不，還是「閉目以待」，因爲只聽其大喝並落水的撲通一聲，還可以在閉上的眼螢光屏裏演出李小龍式的飛踢雄姿，萬一不幸你閉了眼，我是說萬一，你會看到不是「白鶴晾翅」式的高招，而是「斷線風箏」的急遽直下，「咔嚓」一聲，再浮起來時，已經是「京華塵裏客」，因爲一頭一臉都是沙，更不幸的，褲子可能還有一隻怒伸巨鉗的海蟹。

老二是黃昏星，老四是周清嘯，二人功力相當。以前有座「黃昏星大廈」（看官千萬不要把這座「大廈」想得過於華美，更休想在大廈裏見到美麗的黃昏和閃爍的星星，必須要有心理準備，把「黃昏星

大厦」看成「又黃又黑」的「黃」，把「昏」看成「昏昏沈沈」的「昏」，把「星」看成「金星直冒」的「星」，這樣就雖不中亦不遠矣。」，上述兄弟二人，爲了搶「一號」來「解放黑奴」，已經鬧出不少笑話。而今來到福隆，短短四天三夜，雖說短促，但「名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多少斤兩是知道的了。大家在福隆喫過「神經刀客」黃昏星又名李鐘順（他把他的名字拆成金童川頁，自稱日本名號）和「鐵口無情」周清嘯又名休止符，再名周聰昇兩人所燒的飯了，大家肚裏雪亮。所謂「雪亮」，就是心裏明白，不過大家在那幾天肚子只怕雪亮不起來，乃因生吞黑炭炒飯太多了。大家又見黃先生和周先生的馬來舞，只聽「鬼仔 Band」嘴巴一開，音樂嫵媚而出，「如聽仙樂耳暫明」，掩耳的人也有，瞪眼的人也有，所謂音樂有「線樑三日」之效，我們却有令人「三月不知肉味」之能。只見清嘯穿著十八世紀的老皮鞋，十七世紀的麻袋褲，戴著十六世紀的眼鏡——如果那時候，已有了眼鏡的話——跳著馬來西亞的舞。如果馬來西亞總理來此，一定大跌眼鏡（這同是二十世紀的隱形眼鏡了），因爲他斷斷未想到，馬來西亞的民族舞蹈，竟被周氏如此發揚光大；一舉手，宛若老鼠過橋；一投足，宛如烏龜賽跑。更了不起的是他的搭檔黃昏星，你跳你的，他跳他的，搔首弄姿，西子捧心，千嬌百媚，差一點令人從樓上跳下去，寧願做「美麗的墜樓」，也不忍目睹。

周鐵口的搭檔除了那顆黃昏星外，還有廖雁平，兩人合稱「黑白雙蛇」。「黑白雙蛇」者，源出於高一時，我在班上講述的故事「多情劍客無情劍」的兩名邪派高手，當時周廖二人，對這雙蛇的出招無敵十分嚮往，便自號其名，行俠江湖去也。沒料就在下一場——他們沒來聽的那一場中——黑白雙蛇在故事中已雙雙遭「小李探花」及「少年劍俠阿飛」所殺，周廖二人仍毫不知情，自以爲乃故事主角，

津津樂道。兩人在學校合唱「雙蛇之歌」，「恨你恨你忘不了」，差點沒給教務長追出了校門。這兩個人一個最怕鬼，一個吃飯最怕吵，兩人共同特徵是：睡起覺來，莫說六親不認，就算八親也不認，皇帝老子來了，也不見得他們的鼾聲會下降半調。有次在馬來亞的大聚會上，兩人在車上睡其大覺，任你在車上喊破喉嚨大合唱，他倆也不願虛渡春宵。結果抵達目的地，人人下車並說再見，二人在朦朧當中，不知就裏，也搖手說再見。我們以為他們已心知肚明，他們以為我們乃故弄玄虛，繼續睡其大覺，結果車聲隆隆，人聲漸杳，要不是黃昏星發覺得早，此二人真個與我們起舞弄清影，而且天涯共此時了。

這次到福隆，此二蛇也不例外。聚會第二夜，周公急召子孫開諸侯大會，清嘯第一個響應，雁平遂步其後塵。我們共小怪大怪老怪九人，進其房內，大呼小叫，為時五分鐘，周氏第三百九十二代嫡孫清嘯君仍安枕而眠，也許正夢見老鼠嫁女，何其熱鬧；嘴邊還為鼠兄盛宴而掛上半個微笑，微笑稍掛上半寸垂涎，十分嫵媚。至於雁平，定力略遜於清嘯，忍無可忍，起來看看腕上手錶（看來他在夢中已忘他的手錶在三天前已進了當舖換成了旅行費），設法找罵人藉口，再開窗看看是否天亮，只惜手甫觸欄，人之精神力量已洩，睡神再度十二金牌急喚，只見廖氏手一伸，脚一直，世界語言去也……（註：要知道什麼是世界語言，可向本道溫廖二正副掌門請問）。

廖君除深諳世界語言外，還對本國語文，大有貢獻，尤其對語錄類，更見其功。他有這樣的語錄：「耶穌說：『浪費是罪過。』（耶穌聽了也必瞭查，不知幾時說過，曾刊在那本聖經裏）。廖子曰：『餓者不飽，飽者不餓。窮者不富，富者不窮。睡者不醒，醒者不睡……』」如此至理名言，據說共有三千言，他自己預言三千年後可與老子「道德經」媲美。我真希望那時候的人莫要看得怒火中燒，忍無可

忍，拖他出來鞭屍三百就好。

只是每次廖子說：「愛者不恨，恨者不愛」時，就一定有人搶著反對：「我又愛又恨不可以呀？我不愛不恨不可以呀？我恨四分之二愛四分之三不可以呀？我愛四分之一恨四分之三不可以呀？我愛五分鐘恨五分鐘不可以呀？……」諸君小心，「剛擊道」中的「一陣風」又號為「長氣神君」的來了。此乃股乘風也。這次聚會過後，至少沒有人敢指著他鼻子說話，因為一旦手指伸出，下一個鏡頭便是手套白紗，這位股君，就像大白鯊，會咬人的。而且專吃手指「且無分男女，老少咸宜」。這位股少俠，不單妙語如「豬」，而且最愛麵包，回來時他一面走一面啃，你問他：買了多少錢？他說十二塊。你大吃一驚：一個麵包十二塊？！他說：買了四個呀！你東張西望：另外三個呢？他慢條斯理地答道：早已在吾腹中矣。短短兩三分鐘，四個麵包下肚，還有三大碗白飯做預備軍官，不由你不心寒。諺語有說：男人大吃四方，四方磚都可以吃，莫要說是圓圓的麵包，可是每次上下車我都要清點人數，就是怕有一個被他不小心吞下去了。人說：宰相肚裏可撐船，他的肚可連塞麵包十五個，該說量度也不小了，做不成宰相，至少可以做個街邊看相的。

最報應不爽的是，股少俠在屋頂上過招的一幕，神州社史上真該大大記上一筆。話說溫瑞安、黃昏星、股乘風在屋頂上比武，正夢想自己是高來高去的夜行俠，行俠仗義，劫富濟貧，來去無蹤——砰碰一聲，只見股乘風忽然一矮，只見上身，再見頭顱，呼——撲通一聲，直從屋頂落下水去。我開始還以為是我的小說「鑿痕」出現了，嚇得魂飛魄散，低頭一望，方知一陣風弟，下足太重，踏碎屋瓦，直落下面水塘。只見他在水中載沉載浮，宛若美人魚，於水晶宮中逐浪而嬉——晚餐時方娥真喫得飯中有異

味，似是海鹽之鹹，又似是檸檬之酸，後來根據溫氏海洋研究所報告：那股先生落水處正是別墅之蓄水池。於是該晚所用的水包括燒飯的水，一概是殷氏洗澡水。案查至此，有福爾摩斯頭腦的人自然會猜出異味何來了。此事本一直是最高機密，因為有關於他人的心臟病與胃病。

剛才提到的方娥真，抱歉的是這十一怪人傳裏面，也有嬌弱的她的份。方娥真又名方小娥，又叫方小鴨，又叫方小貓，總之，小動物都有她的份，誰叫她那麼小，笑起來怒放一排兔子牙，眼睛裏充滿頑皮，虧她還敢叫殷乘風做「頑皮豹」，她自己就是活脫脫的「頑皮貓」。聚會中有強迫她寫詩，她就拿著紙拿著筆到處來吵我說「江女才盡」，要「投江自盡」，然後看見殷乘風等寫好了詩之後大讚自己的詩，她忍便無可忍，一把手搶過來，揚言要燒詩。寫出來之後，又高興到半死。又寂寞到半死，而我們却被她嚇到半死。每當風起，最喜歡拍照，走到高高的橋上，黑髮高揚，白衣飛飄，於是要拍照。我聽過白蛇雁平的抱怨：「嘿，我不要再跟娥真一齊拍照了，免得相映之下，自己變了樣……」這就顯然是用了文學上對比加暗示的技巧。但有兩種可能性：一是他與娥真一齊拍照相形之下而失色，另一是他與娥真一齊拍照娥真相形之下失色。但願不是後者，否則娥真的「豆腐十八式」及「棉花拳」與「鴨腳步法」不是好惹的。阿門，阿彌陀佛。阿拉（我忽然發現上面那三位神原來是同姓的，真是無巧不成書，想來必是親兄弟，而所學不同而已）。

還有一位李光敏，我叫她李文霜。我寫她不如由黃昏星寫她，因為黃昏星是她師父，教他武功，結果呢？才教了三天，回來後心口滿是烏黑的拳印，令黃師父擦了三十天跌打酒。聽說她出拳時，尤其有目標可打時，不單連吃奶之力也用了，甚至連吃奶瓶之力也一併用上，一拳打去，只見黃昏星的臉色就

恰如他的姓氏第一字一般，但爲了武功的精神，爲了全世界男人的榮譽，爲了全人類奴隸制度的控訴，爲了全世界動物願意變作植物的傾向，他，我們的黃昏星，憑著二十世紀的駝鳥精神，就一塊木頭般的挨打。李光敏果然公事公辦（反正打了也不必賠錢），不會因爲黃昏星也姓李而有任何相讓。記得在沙灘上，忽如奇來的一聲尖叫，我馬上擺出「戰鬪姿」，以爲何方怪物來襲！只見紅衣一閃，在沙灘上左傾右擺連跑三圈，臉也紅，氣又喘（真抱歉爲了藝術良心，不能寫成「臉不紅，氣不喘」），終於站不穩，差點沒一跤倒下去。我眼見她繞場三周，不禁爲她以身作則，示範給我們知道，何謂地球公轉以及原來地球是圓的道理，告訴了我們，可是爲求不讓牛頓的地心吸引力的失敗而傷心，還是求李文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好好向除了齋什麼都吃的佛仙王美媛學習。

說到王美媛，麻煩可大了，因爲這人小怪不收，大怪不搶，老怪也不過問。她佛號福圓，外號小圓圓，小名小熊，又叫小鬼，再叫王美扁，更叫小傢伙，且叫小卡通……名字太多了，叫也叫不來。有次李文霜扮演我的「鑿痕」裏面的恐怖叫聲，結果什麼人都沒被嚇到，只嚇跑了佛學大師福圓小姐，害得張秀珍大叫：「小珠，回來！」當然「珠」、「豬」同音，我還是願意相信那是「小珠」，而不是孫悟空那位師弟的同類，雖然那也很可愛。小美媛更可愛的地方是在她座談會時偷吃飯的一舉一動，我恨不得把它一一攝入鏡頭之內。我記得以前我家的廚房裏，每到半夜時，就有這種動物出現。每想起她就想起黃昏星先生對王美媛小姐名字的介紹：

「這位王美媛，王嘛，就不是那個大肚黃，美，就是那個不美麗的美，媛嘛……緩緩的『緩』字少一個『糸』字邊，留另一邊，加一個『女』字邊，總之嘛……不是扁的！」

剛才提到一位小姐叫張秀珍。想到她，我就想到一次嚴重的謀殺案件。我和幾個「高手」（如果高手前面再加「吃飯」二字，可能更會妥貼一些）正在A-7的房裏，忽聽張小妹大叫「救命」，語音淒楚，令人不忍卒聞。我以爲有何大事，莫不是強盜入屋，或虎狼入侵，又自恃不計罐頭有五十公斤，縱然強盜虎狼，我也可以去——去講人情。又想到房裏幾位小姐，莫不是乘風、清嘯、雁平、鐘順頂上人頭，向她們家人三番四次保證，才放他們出來的，要是出了事，人命關天，那四位好漢的頂上西瓜豈不是要賣了給人？！於是一鼓作氣，兩鼓嘆氣，三鼓上氣不接下氣的跑到A-8去，大呼「何事」，推門一看，只看李玄霜扮鬼，張秀珍扯直喉嚨，仰天長嘯，壯懷激烈。此情此境，除了回房找棉花塞耳朵睡覺去，夫復何言？

最精彩的還是秀珍的突如其來的大笑。過程是這樣的，假設你說了句笑話，人人都咧嘴笑（當然有人是用鼻子笑的，也有人皮不牽肉不動、眼睛眨一下就當是笑的），只有秀珍不作聲。人人奇怪，不禁俯近探問。只見她微仰首，作沉思狀——阿門，如果你在此時翻個十萬八千里的斛斗雲，還有希望——然後發出一聲九度音波十八度高調的大笑。所謂笑可驅敵，張秀珍可以自豪；所謂笑可以當飯吃，今天我才知道是通的，因為被嚇死的人怎麼能吃飯？我們僅以身侍俛，最大原因是耳膜不止一層。爲何耳膜會不止一層呢？問問我們抽屜裏十八年不用的耳挖自然會知道。

可是有時候問問陳奕琦的頭髮，與黃振涼的腳板底也會知道。奕琦的頭髮，作劉海狀，有些像輩狀雲，左看像小亞細亞的草原，右看像艾略特的荒原，前看像一杯熱燙燙的桂圓，後看像過多時好好吃的湯圓，多姿多采，加上金邊銀眼鏡，居然可以把眼鏡戴得與眼睛融合爲一，比「馭劍之術」更上一層

樓，令人嘆爲觀止。至於振涼的腳板，就差不多像只寫不擦的黑板，所不同的是課堂上的黑板，是黑反白、振涼的腳板是白反黑。若論用途，振涼的腳板更爲出色，甚至可以作蓋章用，當然這要是你不反對的話。牀是不會抗議的，所以在黃振涼白的牀單上，抽象畫風氣很盛，又是一個「文藝復興」的構圖。

十大怪人從黃昏星身上的沙寫到黃振涼的腳板，算是可以蓋棺定論，只欠本怪生平不詳，其志不可考，除了有四隻眼睛，兩隻耳朵，一雙鼻孔，一張嘴可以肯定外，其餘諸如生卒年月日亦不可定。婚姻子女的調查亦告闕如，在此只好敬告讀者，下期再會。

從一首小詩談起

前言

這是一個座談會的部分紀錄稿，有幾點要在此說明的。第一、它是一個座談的會，不是專題演講或論文報告，所以話題比較浮移不定，說話條理稍嫌不够清晰。第二、它是一個即興座談，並不盡能代表各人胸中所學。第三、這是一部分的紀錄稿，因為座談時間長達七個小時左右，許多言詞上的辯駁與連綿笑話都得割捨。

總括的看法，我們很喜歡這種感情融洽的座談，外面是濤聲，是風是雨，室內有我們的暢懷大笑，也有認真的學問探討。夜深了，人困了，左鄰右舍都睡覺了，而這兒手舞足蹈的說話，猶在激昂或溫婉地訴說。從一個寂寂無名的新秀的作品，縱論起整個時代的現代詩潮及發展。在討論的過程中，彼此或有面紅耳赤爭辯不休的時刻，可是都沒有忘記，我們是一家人，而這一家人裡是沒有仇恨可記於心的。

這只是一個座談會的紀錄稿而已，在我們許多大小的聚會裡，類似的座談會還多的是。我負責整理工作，並蒙麗卿的協助。最後請讀者，與會者原諒我能力未逮之處。

時間：民國六十五年十月廿三日晚八時開始至凌晨三時左右。

出席者：溫瑞安、方娥真、黃昏星、周清嘯、廖雁平、殷乘風、許麗卿、何永基、戚正明、洪文慶、郭秋風、陳劍誰。

主席：溫瑞安。

整理：殷乘風、許麗卿。

討論

（開始大家都有些客氣，不爭先發言，於是由溫大哥作個緣起）

溫瑞安：神州第五期裏有一首新秀的作品：孤秋的「蟲屍」，我想問黃昏星——因為他排行老二——這首詩勝在那裡？敗在那裡？它有一個反觀內省的過程，而在最後忽然在一愕之下重認了自己。

你的詩風與孤秋的詩風迥然不同。你的詩常有一種情感的流動，知性成份極其薄弱……以你的觀點，你認為「蟲屍」寫得如何呢？我把它先讀一遍：

蟲屍

孤秋

一隻小蟲

猛撞地跌落在我的手背

我毫不猶豫的一掌

按下

一灘鮮血燃紅整個手掌

我冷笑一聲，將它拋出 老遠

然後若無其事的洗手

在水盆里，我發覺水不是水

一隻血紅的蟲屍向我瞪眼

而洗的是它那殷紅的血

我就那麼一愕

竟喊不出自己是誰

黃昏星：

我個人認為作者的成功在於有效地處理了一個反觀內省的過程。事件的高潮也帶給讀者很大的

震撼。但是以我來處理的話，我會加強它的抒情語言，使這首詩在節奏及發展方面有更特出的

表現。而這或許也是「蟲屍」的缺點。「蟲屍」是小詩，小詩要在短短數行中襯托出一個情境

不容易。若要求發展，抒情成分應加濃。這是針對時下過多純粹敘事的小詩所產生的流弊而

言。中國詩的特色是在抒情，整個抒情傳統的長處都乏人去發掘。我武斷的說，中國現代詩若

儘往敘事詩去走，那根本沒有前途可談。從小詩想到長詩，長詩要控制得好，非常不容易，太

多東西要注意了。但小詩比長詩更難處理得好，因詩短，好壞高下特別顯著，容易有個判斷。

郭秋風：

我同意小詩的創作比較偏向於天才式、敏感的迸發，從小小的一件事而領悟許多道理，而且不

必浪費太多的篇幅。長詩文字較多，易帶入感情，進入狀況。小詩字數少，意念特別珍貴，評

定好壞，小詩不易討好。我反對黃昏星說孤秋這首詩要加重抒情。我認為這首詩其實已浪費太

多語言。它着重的是一刹那的領悟，不必太多字。節奏應明確而快，乾淨俐落。另外詩中人物

「一掌」的時候，却用「按下」二字，不能完全契合那股力道感。即使以「下」字也比「按下」效用略佳。文字運用的不嫻熟，是作者應小心在意的。

般乘風：因郭秋風的話，我想到所謂「濃縮」的問題，我們說現代詩要濃縮，濃縮可以指語言上的精省。因此有人批評余光中的詩，要他把「倘若因為所以」的字眼全部刪掉，以求語言上更大的密度。但是我看到許多節奏上特具風味的詩，幾乎皆免不了上述字眼的存在。古代的詩詞語言沒有上述介係詞，但外在的音樂規格却把每一個字緊緊銜接在一齊，而且朗朗上口。現在白話詩沒有上述音樂安排，於是介係詞在節奏上被運用以發揮它特有的「轉折」作用。甚至爲求音樂效果，犧牲它字面上的意義，這是一項創新，也是追求現代詩音樂性的一個實驗。我並非鼓勵大家大量運用這個方法，而是要求大家正視這項實驗的成績吧了。

另外說到長詩，很多人說爲什麼要看長詩，他們沒有耐心看。好像說溫大哥的「初戀」（發表於前天狼星詩刊第一期），有人就如此說。長詩的優點在於它不斷地作迴旋式的烘托與形塑一個意念或主題，並凸出它的各個層面。因此它要求作者具備更豐富的體驗與認識，也要求作者更大的耐心與更高深的技巧運用。因此不可因爲我們一時之怠惰，而放棄對長詩的欣賞與認識的可能。

再說及「創作」一詞，除了意味作品的語言表現方式需創新之外，同時還要有新穎的角度去觀照一些俗成的事物。換句話說也就是「第三隻眼」。像溫大哥的「山河錄」十首即爲一例。寫「黃河」不是以「地理眼光」或「攝影方法」去寫，作者是從另一個角度去提示「黃河」與我

們的關係或變化。他的史詩「罄竹」寫的是當年楚漢爭霸的史實，可是勿要忽略：他在這段戰爭中加插，甚至始終貫插的「現代」之縮影。必須要打破成見，才有可能進入他長詩的境界中。就算是短詩也是一般，像周老四的兩首詩，發表在「草根」詩刊上的，叫……什麼什麼「公車上」的（周插上：「在公車上」及「颶風過境」，衆哈哈笑，殷乘風搔搔頭，接下去道）那只是「道理詩」而已，不是說失敗，而是不見其新意。寫實是够寫實了，也多少有一些喻世之味道，但浮光掠影的輕觸，就算是諷喻，也不過是輕搔皮毛而已。請老四莫要生氣（顧周而笑，衆笑）。

黃昏星：我想補充乘風的話，我覺得以史實入詩，必須要把握它的「時代意義」。沒有它，史詩再好，也不過是加強的史料而已。

廖雁平：小詩和長詩很難比較，因為一首詩寫到一個完美的階段，再加延長，便沒有意義了。像「孔雀東南飛」敘述一個感人的戀情，無法以小詩表達，這是體裁使然。

孤秋的「蟲屍」的「蟲」字，頗耐尋味，蟲有很多種，有益蟲與害蟲，（衆人大笑）。作者爲什麼一掌把它拍死，是不是意味那是害蟲呢？（衆又笑）。而有些蟲不流血，有些蟲流血，作者可能拍死一隻蚊子，不然那來如此多血「燃紅」手掌呢？（衆笑不可抑）。作者在詩中發覺到爲什麼我要打死一隻蚊子呢？（衆大笑）因此表明人類狠辣的一面。

至於黃昏星所說的「抒情語言」，我不曉得那是什麼，可能是強烈的字眼，如「我愛你」之類。黃昏星談話有弊病：好像很肯定某一方面特別重要的，我不服氣，難道主題不重要嗎？難

道暖……什麼……技巧不重要嗎？當然你沒有這樣的意思啦，我只是加強語氣而已。

殷乘風：值得注意的是，詩中凡涉及人物表情或動作的，都是情感麻木，動作冷酷的字眼。像「冷笑」「毫不猶豫」等。會不會「蟲」就是一種冷酷及麻木的對比象徵，「蟲」之死亡，會不會就是一個人熱情活潑的情感死亡，因為蟲屍的意義——就整首詩來看都是一個誇張的象徵。「蟲」不願以等閒蟲視之，如此去看它，我們才能瞭解因何蟲血能「燃紅」一個人的手掌，因為是火辣辣的情感「死亡」了。作者的一愕，才顯示出蟲屍「瞪眼」的無可奈何與悲悵。

我個人認為目前流行的寫小詩風氣，已造成了一種流弊，因為短詩可以一掛而就，所以其寫作態度則極易流於輕浮輕視。我並非要大家都寫長詩，而是以長詩創作所要求的嚴肅態度喚醒某些「玩票短詩」的作者。我也察覺一個人從事詩創作到某一階段，往往有寫長詩的想望與意圖，所以不必要為「詩長而長詩」。這點與雁平老六並無衝突。我還有另一個擔憂，現下大家都愛讀短詩、寫短詩，反而冷漠或不自覺地排斥長詩創作，甚至可能夭折這一時代該出現的大型長詩創作。首先這時代的需要，其次是目下詩壇具備比古代更充份的條件與自由發展長詩。我着重短詩的發展，但也絕不忽略長詩的潛力及地位——在這個時代。

周清嘯：各位都好，我這個主席不幹了，請溫大哥來主持，我斃死了。黃昏星說小詩難處理，又怎能容易判別好壞呢？一方面說難處理，一方面說要處理得好不容易，豈非自相矛盾。乘風說不要寫道理詩，我同意他的看法。而我寫過很多道理詩，像「在公車上」「颶風過境」，那時我受了時下以社會觀點看文學的影響，忍不住模倣它的方法，結果是變成了沒有自己。寫詩不能沒有

了自己，這是我從實地創作中體味而得的，不管怎樣我從這條死胡同中摸索了出來。對所謂的「社會寫實詩」也有深一層的認識。像我這次福隆所寫的「行水」，就擺脫了這些影響。

假如新秀孤秋知道我們在深夜不眠地討論他的詩，一定高興到半死。我覺得如果要寫好短詩並不那麼簡單，並非僅在詩中營造一點震撼效果即可；譬如我寫一首詩如「每天早上洗臉刷牙，每天晚上洗臉刷牙，而晚上睡覺的與白天的臉孔不同」你說沒有震撼嗎？我說有，這首詩經營的當然不够好，但是如果一首好的短詩是如此這般便行的話，那寫好詩未免太簡單了吧。試看一看杜甫的「八陣圖」短短四行，却讓陳世驥先生足足闡述討論了數萬字，這是什麼緣故？在這方面來說，短詩與長詩是沒什麼兩樣的，不能說那一種比較難或容易處理得好。

許麗卿：我同意郭秋風提及的，「一掌」與「按下」的力道連貫感很不諧調。但我不認為孤秋的「蟲屍」浪費太多文字，我覺得作者可能是有他的用意的。「蟲屍」的語言誇張，是要激起我們的注意，尤其強調作者那冷酷的一面，一隻「蟲屍」的「瞪眼」，提示了作者有所覺悟，我覺得這是道德觀念的反面表現，作者以鮮血呼應其道德觀念的同情。

殷乘風：殺一隻蟲不會激發多大的同情。說不定如雁平所說，是一隻害蟲呢！（哈哈）請注意作者為何誇張那些冷酷的字呢？因此小蟲必然不僅是小蟲這麼簡單。至於「瞪眼」並非是仇恨的動作，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呈現。如果剝奪一隻小蟲的生命而蟲不會仇恨的話，那蟲當然不是與詩中人物對立的，值得注意的是「鮮血」的誇張（剛才與殷乘風搶着發言的戚正明，再次舉起手來。）戚正明：如果讓乘風先講的話，以後的人就講不出來了。我覺得「蟲屍」就像一部電影，前半部是黑白

的，後半部是鮮紅。因此前面應是完全漠然而非衝動的表現。要儘量突現其漠然的程度，「一掌按下」這動作尚嫌不够冷漠。我覺得詩中人物可能突然發現自己的感情好像麻木不仁了，就如乘風所說的。所以那一愕之後的「喊不出自己是誰」便意味深長了。

一首詩只要能表現「真」便算成功。但「真」有層次的分別，同樣寫一種感情，有時一個人寫得比另一個人深，也就是說寫得更「真」更接近感情的核心面。只要能「真」，它自然有其時代性。

陳劍誰：剛剛本來要提一個問題的，可是又忘了。麻煩你把話再講一次。（清驢問：誰？陳劍誰道：

你！清驢指着自已，不大置信的問：我？）

周清驢：嗯！剛才我是說，短詩成功的標準問題，一個意念簡單地表現，有一點震撼或者有點禪味，是否就算成功地寫好了一首短詩？

陳劍誰：好的短詩，當然不單僅那一些而已。我想到李白的「下江陵」，他表現速度的奇妙，實在令人嘆服。而在「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速度感之外，「萬重山」與「啼不住」之間結合成的意味，「輕舟」與「山」的重量對比，都使這首詩富多面性。因此所謂的「震撼」，若不過如此，那不如寫長詩，反而有一種尋尋覓覓感。……

溫瑞安：你的話如果未講完，可以講下去。

陳劍誰：先停一下。（很多人這時舉手要發言）

溫瑞安：洪文慶剛才已舉過了手，他先說。

洪文慶：大家談得很多，有些我不能完全清晰地抓到要點。假如由我來改「蟲屍」，我將這樣改：

一隻小蟲，猛撞跌落在我的手背

我毫不猶豫的一掌 劈下

一灘鮮血 燃紅整個手掌

我冷笑一聲 然後若無其事地洗手

在水盆裡 我發覺水不是水

一隻血紅的蟲屍向我瞪眼

而洗的是它那殷紅的血

我就那麼一愕

竟喊不出誰是自己

前面部分是意念的鋪張過程。我把「拋出老遠」之句去掉，是因為它無法配合「蟲屍」後來在水盆裡瞪眼的句子。我同意殷乘風所說的，「瞪眼」，是一種無可奈何而不心甘的表示。這使我想起了「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的哀感。詩中問句：「誰是自己？」誰才能代表自己的本性？它前面的動作都不是自己。這點如果讓我好好地思考的話，可能有一篇很不錯的評論。

何永基：

我想我是最後一位發言的了，剛才……（方娥真突然驚呼失聲，溫瑞安笑着指出她迄今尚未說話。何永基有點窘，）剛才黃昏星說要加強詩的抒情語言，我覺得必要的話才用，不必要則不用。乘風說及介係詞的運用，有時我也有同感，在詩中加上一些「然而、所以」之類，節奏上

較為順暢。乘風說清嘯那兩首詩沒有啓示作用……（衆笑）（何顯清嘯曰：我講我的看法，你不要怎樣啦，衆聞言又笑不可止）。我認爲他那兩首詩缺乏感情，寫詩應有感情，感情雖以現實的眼光處理，但依舊要存在。希望清嘯不要……還要那個……暖……「焉乘風」不要生氣，（衆笑，殷曰：怎地講錯我的名字了？何馬上改口：周清嘯。衆更笑，靜了一會兒，衆人相對又忍俊不住。）

周清嘯：我必須承認一件事情，「在公車上」及「颶風過境」是失敗的作品。……（溫瑞安插口：其實這一點你已是第三趟承認了，而且非常有氣度甚至拿來作壞的例證。）所以我的詩假如好，大家評我，我當然很高興，假如不好，大家評我，我也高興。當然也會覺得有一點……（許麗卿插口：遺憾？）不是遺憾，是難過。但假如你不講的話，我更不高興了。詩不好，請儘量評，沒有對不起，你想，我們那裡會是這樣的人。

方娥真的「窗」開始是這樣的，世界上的窗，都在夜裡……什麼？（殷：對着燈光發呆。）然後……說什麼？（殷：他們同時有着一個古老的記憶。）然後……哎呀！不和你替我背出來！殷背：

世界上的窗

都在夜裡對着燈光發呆

它們同時有著一個古老的記憶

從很久以前起

所有的行人都是陌生客

寒著臉尋找自己的庇護

當你走過長街

當我走過長街

美麗的簾影背後

是什麼？

這首詩有哲理，但不是道理，哲理與道理不同。窗，燈都擬人化了，而寒著臉走過長街的行人與美麗的簾影背後底疑問，很深入地刻劃人生某些不變的感恩，這些感恩的結晶便成哲理。「文以載道」的「道」顯然並非指「道理」而言。

黃昏星：常常有人誤把「文以載道」解釋為文學服役於道德。其實剛好相反，文學支配作品的道德觀念才對。所以清嘯的看法甚對。

我個人覺得詩壇目下像「蟲屍」之類的詩，作者應該不去寫詩，去寫小說，這類題裁以小說處理更佳。現代詩如果儘是這樣，我覺得沒多大前途。我已說過。詩不應該這樣表現，應有感情的語言，但是還是一個意念要現出來。

溫瑞安：殷乘風先舉手，他先講，但是長話短說，時間有限，可是要把話說完。

殷乘風：黃昏星是說，「蟲屍」這一類詩，語言太主知、客觀。黃昏星不喜歡，而中國詩向來的抒情傳統及語言情態並非這種。

方城真：每次座談會我都是最後一個發言的，我不是故意的，因為我一直在聽你們講話，聽到忘記了自

己。剛才突然間醒悟。嚇了一大跳。

郭秋風的話使我覺得驚喜，郭秋風是新進，看詩這麼仔細。孤秋是新秀，黃昏星在下評時，未免太優越感了。我欣賞殷乘風那種同情式的批評。各人表現不同，孤秋是孤秋，黃昏星是黃昏星，不必強求其作品相同，黃昏星善以抒情入詩，孤秋也可以以小說方式入詩，同樣的道理。我很不欣賞目前社會文學的觀點。就像一首詩：

閨中少婦不知愁

春日凝妝上西樓

忽見陌頭楊柳色

悔教夫婿覓封侯

這種心智剝削那間成長的描述，未必是社會文學論者所喜愛的。但生活有各個層面，人物也自有其單純或不單純的世界，何必強求符就某些意識呢？上述詩的事情雖小，但感受深而動人，它也就成功了。我說得很亂，許多思緒尚未整理。

洪文慶：

我認為一首詩能流傳下來，也不必苛求它的「時代意義」了（這兒所謂的「時代意義」是社會文學論者意指的涵意，與黃昏星所稱者稍有分別），像「高堂明鏡悲白髮，青絲暮成雪」強烈描述人生的短暫的詩句，它的「時代意義」又在什麼地方？只要生活沒變，許多情思必定尚存在，可以共鳴之。太史公把歷史故事寫出來後，然後在後面附上他自己的論見，讀者可能遵循這個觀點得到更多。史詩是可以發展的，譬如以現代人的人道主義觀點評漢武帝的殘暴，其實

漢武帝是個暴君，但他擴大了中國的版圖，因而其愚昧的一面鮮受人垢恥。歷史可悲在用在政治意圖上。這也許是牢騷吧。

我覺得方娥真評得很好，黃昏星評「蟲屍」時的確有優越感，他以自己的創作方法去要求「蟲屍」，那是不可能的。其實詩只要表現成功不管是否採抒情方式，也不打緊。

陳劍誰：

這首「蟲屍」有一種「衆裡尋他千百度」的類似佛家的頓悟，不過我同意黃昏星的看法，若改用小說或散文去處理收穫應該更大。周清嘯那兩首詩如果是發在報紙上的消息比寫詩更成功。

（衆笑）道理詩會給人純粹是學人講道理，枯燥煩悶的感受。而「文以載道」用另一個角度去看，像杜甫的「秋興八首」也可說是「載道」啊。所以我贊成「文以載道」，因為歷盡滄桑及對人生的感悟也是「道」的一種。

許麗卿：

溫大哥打從開始引起話題時，用到一句話：「你在寫詩時，感情經常流動自如」，黃昏星聽到這句話，於是無法客觀地評折，而用他個人的詩風去評「蟲屍」了。黃昏星話中認為有點哲理便對詩的前途有害，而要大家寫抒情詩，那未免太武斷了。大家寫抒情詩搞不好便成無病呻吟了。我們不應該以主觀的觀照限制現代詩的前途。長詩跟小詩的分別在於題裁。「蟲屍」是突然自省的詩，不必一定要長詩。何永基曾提及詩有道理，會讓人感覺厭煩，可是我覺得那要看描寫技巧，成功的作者能把「道理詩」寫得好。殷曾提及孫毓棠的史詩「寶馬」，他說他的用語及戰役的描寫都經過考證研究、小心處理，這首詩照想應是好詩。但他說及另外一些什麼拉雜的東西，又好像否定了「寶馬」的文學價值，那就有衝突了。

殷衆風：

我列舉「寶馬」，目的是指出作者創作時的不苟且，嚴苛要求自己的態度。這也是一個作者藝術良心之最佳表現。但是寫詩並非是做學問，它還需要你對人生之體驗，對當時當代及事件發生的時代透徹的瞭解。表達能力是有了，學養也豐富了。但以什麼方式去表達呢？用什麼角度去觀照這事件呢？「寶馬」的作者是三十年代人物，這一部作品在文學史上應記上它的一筆。但是以現代的觀點去要求他，我們就可發覺它不夠偉大之處了。

娥真姊曾指出黃老二的優越感，我認爲很有眼光，一針見血。但是後來的人不宜再對這點大加鞭撻。第一、一個人是否有優越感並不等於其評語之正確或差誤。第二、黃昏星是第一個發言，如許麗卿所說，的確有受溫大哥說話的影響，但是誰能在茫然無頭緒時說出一些有條理而且「根基」穩厚的話呢？我們現在說話因有話題可循，心情與時間都充足安定，必須要記得這位筆路藍縷的開路者。怎能够在「落井下石」後再「下石」呢！

洪說歷史爲政治意圖所用，是不好的，但當你說用現代眼光「批評」古代歷史的時候，有沒有注意到先「還它一個本來面目」？人是多面性的，要評價不能一句話。

在「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這本書裡就漢武帝的性格看他做爲一個人的成就與失敗，然後論及他事業的影響所及，作者甚至以「天真」來形容漢武帝。像這樣批評，方能使人有全面性的瞭解，就算漢武帝是殘暴的，也得說明他殘暴的由來。所以選歷史的某一片面來用也得小心在意。另外一位作者也是用這種方法去探求李白的詩與人。作者是張鸞，在「道教徒的李白及其痛苦」這本書裡，他仔細尋求李白的「狂」的「放」背面的「痛苦」及「憂傷」。他希望李白

做爲一個人的真相顯現在我們面前。他把李白生命裡情感的昇華寫了出來，單僅這兩部書本身的藝術成就也够瞧的了，更何況他竟然把兩個歷史上的偉人寫活了。現代眼光是需要的，我也說過，但不是「批評」什麼，而是「發掘」什麼，像上述兩位作者所作的一樣。

至於「哲理」與「道理」是不同的，麗卿有時混淆了。哲理附屬於人生之體驗，所以人性不變，它也就不變，至於「道理」，每個時代的「道理」皆不同，只有說合乎衆人的，有條有理的說法，我們就說「有道理」。目下，詩壇有人鼓吹「社會寫實詩」，提倡以「寫實」的筆調處理一切。對中國的命脈影響，是好是壞，見仁見智，但至少黃昏星認爲是不好的。唐文標武斷，他也有權武斷，而他的武斷也是故意的。郭秋風是新秀，她再不懂詩也不會隨便地說寫詩該這麼寫或那麼寫。所以我們應是「不言而喻」，話當然要說，但不是以他爲箭靶。

愛情是一個題裁，短詩及長詩都應該可以處理。我不偏長也不偏短，只是溫大哥的長詩「初戀」與「末戀」還有歷史上有名的「孔雀東南飛」提示我許多概念。

洪文慶說到太史公的評，我認爲那與西洋小說批評觀是獨殊其趣的。史記若以小說視的，西洋小說批評要求的是讓故事本身單獨存在，可是每一篇文章之後，司馬遷都附上他的觀感，而我們都如此認爲，刪掉那些評語，等於切了一個人身上的手脚，是一個無可比擬的損失，所以這種技巧，在中國依舊沒多少人發掘與運用，那是很可惜的事。我現在朗誦溫大哥的「黃河」一詩。

（殷乘風朗誦溫瑞安「黃河」一詩，全場之人爲之動容。沉靜了好一會兒。溫瑞安示意座談

繼續。）

周清嘯：許多人說寫詩要表現人生的哲理。可是你現在到底幾歲？體會什麼人生？你現在二十歲，總有近十歲是在體驗玩泥沙吧！

許麗卿說到「風花雪月」，我覺得我們正是「風花雪月」的年齡，當然可以寫「風花雪月」的東西，「風花雪月」沒有什麼不好？我們看文學作品，當以表現優劣論，非以題裁成敗論。

「無病呻吟」、「風花雪月」、「抒情詩」之間沒有必然關係，除非你表現失敗！

許麗卿：作家寫作時要放蕩，可以朝各個方向去走。我只是反對黃昏星的武斷，擔心如此一來，詩發展下去說不定爲了「抒情」而成了沒有內容的「風花雪月」或「無病呻吟」。我的意思是在這兒。並非指抒情詩不好。

洪文慶說假如「蟲屍」由他改寫，他會怎麼寫，但是我認爲其中有些字句省掉後便造成情境上的破壞。如果照你的邏輯推理法看，蟲屍被拋出老遠後便不能在水盆中出現，那他洗手的也該是水，而非殷紅的血啊？所以你的刪改可能造成嚴重的破壞。

廖雁平：清嘯說我們可以表現「風花雪月」，因爲還沒到一種年齡可以表現人生。針對人生來講，你生活上遇到的小事情，是否也代表着你的人生的體驗？所以也說是表現人生。只不過是一部分，不是全部吧了！如果要等到你對人生體驗透徹才來表現，說不定已可「蓋棺」了。

許麗卿：體驗不够能不能寫哲理詩？若不能，那要到什麼時候才可以寫呢？清嘯說他曾寫了好幾首類似「在公車上」的詩，自覺比「蟲屍」要好得多，那爲什麼不發表呢？（衆笑）詩要互相比較才能

進步。「蟲屍」都發表了，那你的詩也可發表啊。然後我們大家討論，可以有所進益也不一定。哲理並非實體，我們寫每一階段我們的想像、感情、學識的總和，也就是表現人生了，哲理是附帶於經驗的累積的。不必刻意追尋，作者並非為表現哲理而創作的。

周清嘯：我說有許多詩比「蟲屍」好，但是我以自己的要求來看，那還不符合我目前創作水準的要求，所以我不發表。那不是什麼損失，而是自省的決定，至於說作品要發表，那是當然的事，有好作品不發表，那不是我會做的事。

結 論

溫瑞安：談到現在，已經半夜三點多鐘了。剛才隔壁還有人打麻將、玩橋牌，同樣是在福隆，同樣是聚會，但我們現在至少還有精神罵二十八次架，論十二首詩，談他一整晚不睡覺！我們這聚會，食不好，休息不足，但精神却是好的。隔壁在一點半已「世界語言」（睡覺的鼾聲）去了，而我們仍與窗外飛濤激潮之聲共伴天明。天狼星詩社以前那些兄弟若是知道，一定會很高興，因為我們不但討論了他們的詩，還承接了他們已不復存的精神。

「蟲屍」這話題是我引出來的，那時因大家客氣着不說話。我深知黃昏星喜強調感性，於是先引他出來評析。麗卿好銳利的眼光。可是我畢竟引出了他的心聲——但不是圈套，而是讓他說了他所要說的，是對是錯，大家自會討論個分明。現在可不是嗎？剛才很多人評擊黃昏星過於武斷，不能因別人表達方式不同而要別人用自己的表達方式。不過大家也要注意一點，黃昏星

是太武斷了一些，但他是代表他心裏在說話，而在事實上，他替人改詩刪句，後來沒有那麼實行過。他是說他的話，他並沒有要全世界的人都那末做，而且沒有認為他一定是對的。正如周清嘯說我們現在是風花雪月的年齡，我們就風花雪月吧，這也是人生境界之一。他是代表他的文學觀，他從前比誰都寫實，現在忽然悟了——但我們也不一定同意他的，是不？至少我就不完全同意，可是我欣賞他的話不矯情，不扳起臉孔說文學要怎樣怎樣……我再說同黃昏星。後來他是衆矢所的，人人都指斥他，娥真就挺而出來辯護，她指出黃昏星批評的優越感，但是更指出批評他的人的優越感，這就對了。乘風的話，宛若長江大海；清嘯自己罵自己的詩，很有氣度。文慶提供了耳目一新的觀點，劍誰像代表中文系在說話，秋風發言一次，但却是切中要點的一次，雁平怪論連連，却有精見……如果你們企望我來個總結，那就只怕要落空了。以前詩社每次座談都要總結，我覺得總結很有些霸氣，既是總結，別人縱再有話也說不得，咱一個人說，而且不一定全對，那不是太無聊了嗎？你們若真的要我總結，我恐怕要把小威的理論調過來說：這座談會前半部是彩色的，後半部是黑白的……這也許是叫做反樸歸真吧，開始房外都是人聲吵聲，現在只剩下浪濤聲了，天地在外面風湧雲動，我們在房裏從激動到專神——這不是更好的總結嗎？

神州聊齋

上次我被「長江」第一期主編大俠頑皮豹股乘風所迫，不得不寫了一篇「十一怪人傳」交卷。後來承陳憲仁先生看得起，把它轉刊「明道文藝」上。本來呢，我還想寫篇下集，那時候正是詩社第二次金山大聚會，聊以紀念。可惜人人聽我預言要寫下集，臉色陰晴不定，我道是他們知鉅著有續，喜極忘形，他們可真有藝術良心。不幸後來終於有個代表王小媛，「拜託，拜託大哥，你不要再寫了，好不好。再寫我就不敢再在班上上課了。」用語婉切，想當年李鍾順那位姊姊李清照下雨又沒有被蓋時的詞：「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也是這個樣子。想生平行善無數，只怕「十一怪人傳」誤了人家的終身大事，豈不惡哉？！我在傳裏，不過說她吃東西的時候，跟我家廚房三更半夜裏某樣動物很相像罷了，又沒直接說她是孫悟空的那位師弟，看的人想必是主觀經驗，下此判斷，所以不關我事。因此想來，我乃當仁不讓，決定再寫這「神州聊齋」，以這次參加神州詩社第一屆聚會福隆之行的十五人，替他們辯誣，替他們澄清，為他們說話，為他們抗議，使他們沉冤得雪，使他們名揚千古——唉，吾雖老矣，亦足慰平生也。有一天我們萬一有人雙腳一擡，西遊記去也，但能流芳百世，想必有賴於此傳也。自從我在魏朝寫過一部「水經注」共四千卷後，屈指算來，也有十幾百年了。今日為神州福隆聚會

十五怪人寫注疏，實係託天洪福。在「十一怪人傳」中殷乘風僅爲「大怪」，而今已晉昇爲「老怪」之列。這次聚會，他一番長江大河式的理論，從司馬遷的史記談到李白的道教，從歷史反映現代談到由現代眼光觀歷史，從道理詩談到哲理性，洋洋灑灑，滔滔不絕，聽的人一面佩服，一面爲他口中所製造的局部陣雨而不舒服。他幾次出去替大家買東西，淋得一身濕漉漉回來，反而精神愈加旺盛，又來開壇講座，聽的人有許麗卿一位，其他人不詳。不詳的意思是說很難決定有沒有在聽。那時何永基先生正在「橫眉冷對千夫指」，玉體橫陳於床上，鼾聲陣陣，時高時低，貝多芬曾以三短一長兩組音符來作爲生命敲門的聲音，何先生却以五長一短的鼾聲作爲生命鎖門的聲音，也就是說，出氣多入氣少，表面上正聽得正襟危坐，骨子裡是以鼾聲抗議。所以這個聽衆，殊爲難說。另一位阮秀莉正在繫辮子，一下子像回到了民初的時候，她總算是雙眼直瞪殷乘風，直瞪殷少俠的眼鏡——記住，不是眼睛，殷先生的眼睛單眼皮，直徑五分三厘點二八，十八條眼睫毛，上面七根，下面十一根，眼白跟雞蛋白差不多，還有點逗雞眼，總之沒什麼好看的——可是眼鏡就不同了，至少可以作照鏡子用。這是殷氏唯一可被利用之處。所以阮氏雖雙目平視，却不一定能看見殷乘風。所謂「見山是山」是第一個境界，「見山不是山」是第二層次的境界。那時候的殷乘風，可能暫時變成阮秀莉了。所以看來看去，殷乘風的知音也許只有麗卿一個。果不出所料，乘風暢所欲言之後，風斂雲開，試探問道：「我剛才的理論，妳有什麼意見嗎？」許麗卿很真誠地道：「噢，這個，實不相瞞，你開始講話我就想睡覺。」坦白是可愛的，我是說如果你是聲子的話。

當乘風的臉色跟雞蛋白差不了多少的時候，阮秀莉也突破了第二重境界，進入了第三層，「見山仍

是山」，驟然驚見，花容月貌絕滅，殷乘風竟然仍是殷乘風！這道理等於石頭仍是石頭一樣，當時掉頭不看，其時何永基的鼾聲已進入「海神號歷險記」的高潮，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夢中順手一抓，以空手入白刃之技，奪得一張棉被來。秀莉禁不住誘惑，周清嘯那位公公，又十二度金牌急催，只好暫且閉目養神。所謂閉目養神者，神可能養不到，至少可以養到幾隻燒雞。佛洛伊德說過：「夢是願望的達成」，神州福隆之旅，沒好吃沒好睡，吃飯時飯多菜少，你推我讓，除了廖雁平泰山崩於前不動於色，照吃不誤外，其他人笑也笑飽了，想吃時夜已過半。至於睡覺，那更不可能了。記得有次何永基夢中醒來，發現周圍都是文學辯論之聲，這邊談深度，那邊講廣度，有人談密度，有人談軟度，只差沒人談今晚是攝氏華氏幾度。永基醒來，口中喃喃咀咒了幾句，勉強坐起，有點像和尚道士替我們超渡。福隆聚會之饑寒交加，便可想而知。除了夢中可喫燒雞腿之外，還要靠搶棉被枕頭的技術，否則你縱有一簾幽夢，只有窗外陰風與共的滋味，不是瓊瑤可以想像得出來的。

剛才我寫殷乘風的手法，是用「史記」的「互襯法」，不單寫殷乘風，而且還點出了何永基、許麗卿、阮秀莉、廖雁平諸人。單憑上面所列，殷乘風不為老怪之列，實在天理不容，記得有一次他對黃昏星說：「佛洛依德那首『雪夜林畔』真好！」黃昏星說：「不對呀！是佛洛斯特寫的呀！」殷乘風一時失口，老臉掛不下來，只好說：「伊德、斯特，差不了多少，還不是一樣！」黃昏星呱呱呱的叫了起來：「那殷乘風和殷放屁是不是一樣？」殷乘風爲了血淋淋的真理，粉撲撲的臉皮，大刺刺的氣節，只好硬着頭皮（請用洋洋洗髮精——以上廣告標語），沉聲而肯定地道：「一樣。」

這場辯論，輸的只好是黃昏星，而乘風這等人材，不晉入「老怪」之列都幾難矣。本來的幾位「老

怪」，如廖雁平、黃昏星、周清嘯等眼見長江後浪推前浪，不禁人心惶惶。話說黃昏星、周清嘯一接近福隆海邊，水性大作，禁不住撲通撲通的跳下水，在波臣中翻翻滾滾，嬉樂不已。看的人簡直羨煞，暗恨自己不會游泳。只見周清嘯在浪濤中張大了口，黃昏星在波中手足揮舞，一定是游得酣暢無盡了。

——老友記，趁他們不在，悄悄告訴你，黃昏星手足揮舞，因為要沉下去了啊。頭和臉都沉下去了，只見雙手一招一曳的，這種游泳的方式叫做「死鷄撐飯蓋」式，只碍在臉皮所以叫不出聲，其實已想盡辦法，頭部還是浮不上來。另外一位周清嘯不是張大了口嗎？你以為他高興得要唱歌了？非也。他是喝了一肚子海水，想叫救命，又怕丟臉，所以張大了口，這種游泳叫做「沉默是金」式。至於跳水方式，各種各樣都有。像黃昏星一種，飛身躍下，海水剛剛退去，只見沙灘上留下一個如剪影般清晰的人形，叫做「雁落平沙」式。有時候還不止落在沙上，而是落在石上。那時這些深刻的痕跡沒有留在石上，而是留在黃昏星的額頭上。像周清嘯這一種，側躍而下，撲通一聲，只見一雙腳板，膝露於水平線之上，不住搖幌，不是他想用雙腳作剪刀用，而是上半身埋於海底沙中，拔不起來，這叫做「倒插葱式」。還有廖雁平的「狗爬式」，首先匍匐於地，四肢收縮。一旦海潮沖來，四肢伸展，隨波逐流，酣暢神妙。一旦發覺情形不妙，馬上站立，回復人狀，反正離岸不過兩三尺，一站起來，又是頂天立地大丈夫一名，不必冒周、黃二人的奇險。難怪陳素芳寫了一首詩叫「海歸」，原是想命名為「海龜」的，寫的可能就是雁平演出的這一幕。

福隆聚會的第二天，就是十月廿四日，還有三大高手的來臨，除了上述一位阮秀莉外，還有兩人，來幾個小時就離開的。這兩個人，一個是李玄霜，一個是王美媛。啊，這兩位，正是當日「十一怪人

傳」的人物。我們在火車站相候，只見李玄霜自車廂嫋嫋而出，以手絹掩着小半張臉。我心中大奇，想這是火車呀，又不是楓葉荻花秋瑟瑟的潯陽江頭夜送客！李玄霜不抱琵琶却抱手絹，半遮臉而出，這是幹啥？我回首望去，沒人穿青衫，江州司馬是沒有的，待嫁的僵屍倒是有幾個。玄霜在我面前站定，苦口苦臉，我暗道要糟，萬一哭出聲來，我豈不是責無旁貸？幸虧娥真已來，玄霜解下阿拉伯式的臉紗，以一種東方的神秘對娥真說：「娥真姐妳看！」只見她上唇下唇，各有傷痕幾點！記得有一次她邊行邊想，結果撞到電線桿，這次莫不是吃宵夜沒洗臉，老鼠橫行不成？！又或是再一次邊走邊想，撞到她師父黃昏星不成？我沒敢多想下去，也沒來得及多想下去，因為一個行跡可疑的怪客，正繞過火車月臺，靜悄悄的要從我側翼掠過。我定睛一看，只見此人雲髮有些怪怪，我們詩社有一首歌，最後一句是「鳥不做工那有窠」，但頂窠而行的人，今天我居然見到了一個！不行，我馬上戴上眼鏡，再作精細鈎密的審視，發現來者是王美媛師妹。還是眼大嘴小的小阿圓，但頭髮竟有出人意表的超越，於是開始有人來研究小媛的頭髮。黃昏星的研究報告是：「在海灘拾到龜殼套上去的」，周清嘯的報告是「南海漂來的椰殼」般乘風吹為觀止：「中國人偉大的編織手藝」，廖雁平却一口咬定是「天一假髮」。女人是偉大的民族，上帝給她一把頭髮，她可以把它梳成輩狀雲式，高空失事式，馬蜂窩式甚至馬桶式，有時還可以染成金色，塗成紅色，甚至可以伊士曼七彩潤銀幕——只要她高興的話。男孩子就不同了。你看黃昏星從來沒有一柄梳子，能在他身邊活過一個月三十天的。原因無他，梳碰到他的頭髮，簡直是以卵擊石，喀喇喀喇地，梳齒斷裂，而黃昏星頂上幾根鷄毛，站立不倒。又像廖雁平，幾根沖冠怒髮，帽子也蓋不下去，就算想梳也無能為力。難怪他常常夢見自己在梳頭，頭髮還愈梳愈長哩。據說他理髮爲了省錢，

只須一點火酒一支火柴，就這樣，必，啪，必，啪，——蓬。便髮首異離了。聽說我們之中還有人梳頭時，梳出一隻蟑螂來呢。這只算是常事，聽說周清嘯炒菜時，只要梳梳頭就可以不必放鹽呢！

阿圓阿霜來了。雖然一個嘴巴有幾個小洞（可以多吃一點吧），一個頭髮上有幾隻烏鴉（幸虧不是幾頭馬猴）。大家面對大海，小媛總算童真未泯，一見海水就想起省了多年不用的井水，馬上用「螃蟹式」游到海裏去。只有玄霜還迎風肅立，望着大海又想到「家在臺北」那首歌罷。我想既然來福隆，不浸點海水再回臺北未免太暴殄天物了。於是向玄霜挑戰，一齊下水。玄霜者，湖南人也。字光敏。少時學笑不成去學哭，所以站在岸邊哭笑不得。長近六尺，力能被鼎扛。才氣過不了人也過了鬼。而我之挑戰，戰鼓一響，一起步下海去，才知犯了兵家之大忌。此女比我高多，海水才淹到她喉部，我已五官入水。爲了剛擊道的榮譽，只好以視死如歸的精神，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我心中默念「阿氏」三兄弟的名字（阿門、阿拉、阿彌陀佛——詳見「十一怪人傳」），走入海中去。……結果如何？唉，有字無字，皆是我佛。

我在冒險犯難，爲了使別人一身濕的掙扎奮鬥過程中，殷氏、黃氏、周氏仍在研究着「浪費是罪過」這句話是誰說的。黃昏星是政大中文二的高材生。他也是文學權威，他曾經認爲「鼎」字是兩隻手托日字，故應作「鼎」。語驚四座，座上都懾伏於他的理論，後有字典大師廖雁平（此人一生學問都是從查字典得來的，博覽羣經，包括狗經、馬經、觀音經、大伯公經、食經、神經……），決定與他賭兩個菠蘿麵包。黃昏星抓起一本說文解字，大聲唸出引文，別人聽來佩服得五體投地，若不是贏得光明磊落，怎敢如此囂張。不料一段念下來，越念越小聲，終於說：「奇奇，這本字典印錯了……」還有

位新文字學的開山祖師周清嘯，他對文字學也有一套新的看法。就拿「蠹」字來說罷，他認為「蠹」字爲何不作「春」一虫。「蠹」，原因是一條小虫，不能歷兩春，並引「夏虫不足語冰」爲證。所以只能一個春天有兩條虫，因爲虫是很笨的，春天的虫更笨，因爲春天別人要下田耕種，一動鋤頭就鋤死牠們了，所以生在春天的虫特別笨，故作形聲會意字，是爲「蠹」字。他這番滔滔不絕的理論，說得我和陳素芳以及歷四的洪文慶臉無人色。這種文學高深莫測，所以我們根本聽不懂，可是總算也明白了周清嘯爲什麼不敢報名進中文系的原因。

話說他們在大辯「浪費是罪過」第一個說的人是誰。殷乘風認爲是「耶穌」，周清嘯卻認爲耶穌比阿廖更貪吃，所以不會是他說，並拿達芬奇「最後的晚餐」作證明。黃昏星認爲是「孔子說的」，不過這位經學大師的話，最近除了「飛越杜鵑窩」裏的人會相信外，一般來說，很不賣座，尤其那次「鼎」字事件過後。雁平肯定是釋迦牟尼說的，最後我們只好同意，釋迦牟尼他老人家的白話講得相當好，意象用得相當不錯，可以寫詩。雁平最近有修造成佛的傾向。他在福隆朗誦我的詩「袈裟」，未讀自己先笑，坐在那兒什麼都不像，就像個和尚。又在福隆第三天大家在冰菓店聊天，他代表女方家長，爲了要省錢，第一個建議不用花轎而用棺材，把女的送過去的人。我那首「袈裟」便是這樣給他謀殺了。他開始朗誦時還站著，因爲怕冷，所以扯了件大金毛毯披在身上，活生生就像西藏活佛——不，簡直就是喇嘛佬。所謂「喇嘛佬」者，就是替死人奠祭那些人，而且他還發明用電子吉他樂隊來給死人奠祭。我想，如果那死人定力不夠的話，一定會從棺材裏踏出來大跳 Beautiful Sunday 的了。他把我「袈裟」的其中三句：「看一捲浪花蓋來，把我激成了溫柔，看一角飛簷，把我烙成安定，看見清朝的你，你是無限

依戀的前生，他是無限哀矜的前程」。前面的，他都唸對了，可是後面的都唸成「看見清朝的你，還有明朝的他，還有民國的我……」他是「拜得神多遇著鬼」了。而且他對翻譯又很有天份，我上面引到李清照的「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如果你給他翻譯，他一定會翻成。find find, Look Look, Cold, clean clean, Sad Sad, Cry Cry Seven Seven 也是用疊字。至於後面為什麼會翻得文不對題，你去問他，他自有理由回答，不過一定不會說他的字彙不夠就是了。

還有一位小怪，方娥真是麵包大王。記得福隆第二晚，有一個文學考試，人人埋頭苦寫，我提議去吃炒粉，但見人人集中精神，也不敢驚擾，強自振作，捨命陪君子。不料却惹起方小鴨食指大動，拿著雨傘想跑街想吃宵夜——麻煩可大了，她在聚會裏，海邊、沙灘上、屋旁、廁所旁，說在等人出來暗算，用的是她那一記合氣道，可惜有時摔不著人，自己却嚇得個半死。有次她在街上遇到股乘風，背後就吼他一下，沒料到反應是股緩緩轉過頭來，方小娥反而以為認錯人了，嚇得想道歉。郭秋風生日的時候，老二黃昏星曾大發豪情：「好！我為妳拉一胡把！」大家臉色陣青陣白，郭秋風強作鎮定。二胡拉起，廣東話有一句「割雞拜神」，真是風流酷似。阿廖首先忍不住笑，方小鴨已笑得不能自己，幸有阿圓阿威，左右挾持，小娥才不致笑得滑入桌底。王小媛此次來福隆，戴了把李遠髮，方那肯放過，稱之為「哈叭狗」，小媛不甘示弱，反譏之為「獅子頭」，這兩大高手，可謂有其姊必有其妹，「龍生蛇，虎生豹，獼猴生馬騮」了！

這部「神州聊齋」寫到這裡，已寫了七七八八了。好了，讓我看誰是漏網之怪——唔！哈！洪文慶！還有？……戚小明和陳素芳！哦……該沒有了吧，沒有了。咦？！不！還有！還有一位郭秋風！好吧，

我先由她說起。這個郭秋風也是小怪不收，大怪不入的那一類。如果不是對她了解清楚，恐怕第一印象要寫的，便是伸舌頭。股乘風有次和我縱論江湖事，他說他決定要學習單起一隻眼睛看人，或遮著嘴笑，我說哎呀，怎麼你變成西門公子啦。不過說真的，如果股乘風要學，找王美媛、郭秋風都可以學到一些。在座談會時，已過凌晨三時，郭小秋爲來這次聚會，緊張得一個禮拜都沒好好睡過。所以到差不多時候，郭小秋上演了無聲四部曲。一是坐在床上；二是把背倚在牆上；三是牆上又冷又涼，不如貼個枕頭吧；四是挺著身子坐，不如躺在床上吧——據我個人「捱眼睡」的經驗，至此已經進入狀況，心中縱有一千句：不要睡不要睡，你放心，最多只能唸到第七句，已經進入「我醉欲眠君且去」的狀況了。所以快快大事警告，以免一失足成千古恨，再醒來時，大夥兒已在臺北車站了。

至於素芳姑娘，小戚和文慶先生。前者本來廿四日是她姐姐訂婚日，她壓根兒不能來參加聚會，但她不顧一切，說來就來，原本說明廿三晚當天回去的，可是廿三晚上那末美，夜那麼遲，我們的鼾聲又那麼沈重，詩刊又剛剛與高采烈的出版，廿三晚素芳就回不成啦。廿四日想回，玄霜、美媛的回已够令我們惆悵了，她又何忍。於是乾下燒酒，決定不回，那晚風大雨大，人多傘少，路還長遠得很。小秋對她尤其是照顧。中午下海，素芳摔落二次，我也慌了手脚。那時文慶獨穩大局，幫忙攙持，我問素芳如何？她說今天一連喝了一生從未喝過的兩樣東西。我問滋味如何，她笑不言語。又有貓一隻，在福隆獨行，形小體弱，雙眼俱瞎，天見可憐。小戚越看越傷心，不禁要哭。後來大家一同在練武功時，拳風虎虎，斷喝連連。小戚又哭了。雁平剛好站在她身邊，見勢不妙，嚇得臉有土色，快快走回床上，發現我瞪著，忙忙辯道：「唔關我嘅事，唔係我打佢架！」（廣東話。即是「不關我事，不是我打她的

呀！」)

這部「神州聊齋」寫到此為止，高高興興的開頭，結束時却有點神傷。不敢再寫，怕寫了不開心。就算是裡面一頁詩，一篇文章，也都是這福隆聚會的恩愛。就算是一次攙扶、一聲關懷、一句調笑，也是這次聚會的片斷。素芳喝海水，清嘯買燒酒，殷乘風淋雨，洪文慶早晨睡著了。莫不是有淚、有笑的一幕。方娥真點唱，小戚哭，黃昏星笑，郭小秋沙灘起舞，許麗卿吵，莫不是有歌有悲的一景。福隆過去了，我們呢？什麼時候，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天荒地老，永遠守候，再來下一關聊齋呢？

進廟

泰輕燕

爲了瞻望你的威儀
我來了

爲了親歷莊嚴的神聖
我來了

然而青石千丈傾洩

似要道盡千古的幽怨

幻成長廊無盡的響屧

難道我仍不知情？

步入你層層的陰謀

誤闖關關險險的刀鋒

是無奈的牽扯

絆住我回頭的路啊！

另一半的血液鼎沸著

而另一半仍在調氣呢！

我怎能撇開

心頭的哭泣

我只有亦步亦趨

假裝維護著矜持

鞭打純潔的可恥

如螢如蛾

撲向你的懷抱

人們但知你弱小的形象

而我却知如來佛手掌的威力

掙不開的是

自織的網

如蠶愛死在自戀裡

蘆葦

許麗卿

那把飄動的浮絮
渴望的棲留地 在何處
有一根蘆葦，對我泣訴

從前它身旁是黑色的泥
如今它身旁的河也流盡了
流枯的河沒有淚
黑色的泥也不再黑了
我的倚靠失去了
蘆葦，對我泣訴

清溪

葉香

高山流水·知音

一九四

脫下來

你的憂傷

(浣衣少女自水中伸出圓柔如棉的小手)

流走了

你的憂傷

(浣衣少女自水中擰出團團如夢的皂泡)

洗淨了

你的憂傷

(浣衣少女自水中揚出晶瑩的淺笑)

浪子快樂的

大步前走

鞋頭對準老家屋頂上的

天狼星

邊界和以後

賴瑞和

又一次，你來到邊界關口

疲倦和驚怯

衣褲沾滿整夜的煙灰

三百哩一夜趕盡

木然交上護照

多明亮的窗和晨

啊樹木，高速大道

另一個國度

怎麼如此快？

你趕赴某一個人的約會

抑或自己的葬禮

多少次，你越過邊界

進入雷內的電影

樹影搖向車窗

滿身煙味和夢魘

趕完身後北方的那輪月

猶未甦醒的陽光裏

趕這一程

這一程你想睡了

沒有夢沒有黎明

那張床

那些睡眠的早晨在北方

向南，僵屍般赴約

你不是逃避追蹤的革命者

你是永遠沉思一個淒涼結尾的佈局者

星期六夜市

張瑞里

這是異地的一次巧逢的夜市
逛着，你不知

在尋索什麼 除了偶爾的回首

在人叢裏 找索掉行的

領路的人。穿過煙味和粉味

耀明的燈光下的

喧噪和虛榮間底貨品

是怎樣的寥冷和疲倦

你剛自趕程的約會匆匆南下

趕上未落的暮日

趕上華燈上後這滿天星斗的夜市

却趕不上惟一的書檔

你去時已收檔——

此外你不知要尋購其他什麼

只讓足音靜靜拍着

你只是一個偶爾趕上夜市的過客

足音拍着滿懷心事

猶如一個患上夢遊症的幽靈

七六年八月十日·巴生路和平村

風潮

何永基

昨日以前妳以藍色暴天
今日以後妳以盤古爲默

嘩啦啦妳是那千古不絕的龍頭

打著那卓絕的風雲

昨夜我們爭執著那天色

今晨氣象却特別好

屨響

秋聲

鐘樓響着

山林的風響着

月下叮嚀的驢鈴，響着

廟門響着

澗底的水響着

石上啾啾的獨吟，響着

露珠之前，蛙鼓之后

旅人揹負的行囊，登登登

響着

你來

方
遲

不忍在晚潮之前想念

（彷彿是你來）

你是每一片赴約的潮水

迷路在黑暗的沙灘

我將迎向你——

問你閃爍的雙眸

潮來潮去

好一片可疑的愴情。 不忍

在寂寞的窗前守候

你流水的笑

半遮在明滅的微火裡

召喚

我不安的心

（彷彿是你來）

你隨風翻飛的裙裾

宛如深深的夜裡曇花怒放

我將迎向你——

讓輕輕的吻探問

你的胸口，依然是無言底羞紅？



「影」

陳炳元

我是沒有行箱的戲子

擅演的名齣

是「坎坷的一生」

從來未曾粉墨勾臉

臉上的長春簾

乃我的五綵掛鬚

是否我純熟的演技

能拴住你海濶天空的心

你像顛倒迷戀優伶的壓吧

情願相隨

一年四季蹣手蹣腳跟踪着我

倘使我對你不理不睬

也從無怨懟

雖然天生缺陷

不會唱出繚繞的歌

臺步姿勢都學得維妙維肖

當我疲憊不堪上床欲睡

你却像枕下的書本

搶先躲進蚊帳裏

濤怒

陳劍誰

你會迷惑於壯麗的濤怒嗎？

你喜歡它呼嘯而來又頑固
地退下嗎？

你知道他們是胸懷激盪地
結義兄弟嗎？

五百年前是這樣

五百年後亦復如此

在火球停止旋轉時

他們却以雷霆萬鈞之勢

向你亮襲

馳騁著千萬匹的天馬

它們向你沖擊

迴映衰老的蒼松

訴說一個古老的愚蟲故事——

多年以前有三個佩劍頑少

曾嘗試在我們兄弟臉上染著殷紅

殊不知我們輕吐一口白沫

就將他們血肉模糊的送給

可愛的小白鯨

浪濤一波一波襲來

多年前的故事層層重複

紅燭

楚衣辭

一個火光閃動之間

心蕊便生生被燒成了焦心

當他在大廳

娶了那女子爲妻

不知情的點燭人

只是急急把我留在房中

趕著還要出去再喝一杯

我不曾哭泣，却是心焦

焦急在千人萬人中

怎聽不見他的聲音

爲了探訪他的音容

我才將自己當作了賀禮

愛既不能天長地久

我只有選擇轟轟烈烈

以爲是門推生風

小小的燭焰哪忽然很厲害的顫抖

才看清總不許我皺眉的人

今夜一雙劍眉竟嘶殺得虎虎生風

忍不住的淚

便忍不住地與他陰陽對泣。

六五年十一月廿五日

虞姬

楚辭

天已很黑很冷了

爲什麼要忽然懂得

雲好濃好重

你是留一夜瀟湘給我

任俠而不任情的雨

任俠使你無緣

爲什麼千里迢迢

說爲會我

却先贈我一襲的江南柳

古典國度裡的情傷

說天明你將上路

遠景在飛揚的北方

陌上阡草呵依依

你的話還似黃花

飄落鬢髮

過客？是你亦是我

任俠使你寂寞

你總是孤絕

身後只有遼原

頭頂只有蒼天

我多害怕你遠眺的神情

每每叫我想到你死爲你生

而你却只要我爲你一舞

豪情總愛自己寂寞

才知道你的故事沒有我

緣盡是可以原諒的

或許你答應給我

下一世的情緣？

有時一個戀愛等了幾十年

有時一夜愛戀已過了千秋

秋心秋心呵是愁

若是你答應啊

我死時一定也在笑

不是愛看我笑嗎

別忘了再爲我一讀那詩

伴我屍骨未寒

湖

翁懷之

——給海外來臺的浪人

君簡直是天地間的浪客！

我如何從吾風塵僕僕的臉

知曉君曾經足踩哪幾座山嶽

以及航渡哪些江水湖海呢？

君一向背走鄉關井水後

眸中常不禁的漂浮著故居風物

想那次斷絕，君定悲壯立了賭誓

待身後，族人將爭在道里上爲君立碑

我見君從塞外勁裝趕赴中原

莫非中原將要因此有更大盛事？

我抱拳行禮，再配劍行路

執著前走一步便是金黃旭日了

我應走出這半掩的門

帶著小孩到一片有大漠孤煙

有江流有草長蟲飛的地方

大家圍坐，然後來細數我們的詩篇

六五年十一月廿三 完稿於臨街小居

詩經

楚
衣
辭

我們把毛筆揮起無情的風
在別人冷笑的原子筆中
劃成一道破天的長河
我們把肝膽放在相照的人間
讓那些尋尋覓覓在古人衣袖
却不見現代堅持的劍
那些人，來不及一個錯愕
我們突然出版了我們的書
我們突然再版了我們的書
我們突然金碧輝煌
他們珍惜，我們已不見

我們在別人放蕩形骸中相信您

所以相交成盤根的一家人

我們惋惜那退出的碧袖紅裙

因為您寂寞的眼神

我們不聽許多勸告，因為他們喜歡勸告

而我們願意為一座古城而浴血

也許我是柔弱的人

但正如您的盟友白衣

都會在勢必時冰堅如雪

我們等着一大無情的出版

我們永不放棄再版的機會

他們驚訝，我們已笑隱不見

思繁

洪文慶

晚飯，有酒，有人爲致中國而乾
情切，情哀，再爲中國致上記憶

爲什麼選擇海呢？

海線是第一線

是直接的聽見

遠遠近近，眷戀呼喚的切切

便是我選擇最關懷

的真

看你躍身入海，是歸還是餓？

歸？歸大海，今龍王是誰？

餓？餓大海，只緣於情願？

望海千萬不要與嘆

料迎面的憂鬱不會拼命
撞來

從來看海，愛海思戀在沙灘上

畫成長長曲蜿蜒的城

或江南繁繁的水天和綠

或古典的你

今晚風強雨長，我關住了門窗

仍推不了你一卷一卷

投遞而來的 囑我該如何的

叮嚀

六五年十月廿四夜在福隆

山徑對話錄

游
喚

A 首先來自顏色

剛剛是雲片般的藍，水面浮游

再下是紅甄石的血，格線般劃開

偶爾你上，或下，偶爾你與水花齊飛

隔著一灑水珠的散落，小伙子。

努力乍出夏日午后的迷惘。在游泳池

水戲陽光戲你戲色彩，最後，

池畔有水鸞鵝跌坐，水外銀銀

水內純白純白，滙聚所有海綿質的慾望給你

小伙子，這已是長久的話題，

在你已懂得人生與自然以後，

你伸張雙臂，這姿勢只有在夏日

最開放，你伸你張，你急速撲向水面
打綑了天空的倒影，然後，你俯身

向藍，爛爛的一片難以收拾

如你的童年不能記錄。

小伙子，灌入一種比藍更憂鬱的色彩
對你是如此的誘惑

遠遠處，白色喇叭花開向小溪流

水流穿梭過乾河牀

岸上幾隻白頭翁咳嗽點水啼叫

B 第二是水聲減去

然後山聲接著響起，鳳凰葉早已披戴剩餘的輝煌
小徑慢慢顯露，開始遂行一樁時間的謀殺

小伙子，一種顏色死亡的意識突然隨山徑
愈遠愈湧起。你於是完全投降

水聲減去。

僅僅咖啡質的樹幹綑起歷史樣的蒼勁

一棵接一棵排下去。

夏日轉涼時刻接著午后鐘響來臨
岸上的含羞草統統合蓋它的盛裝
清楚的，又是模糊幽微的

一頁二頁二十歲以前的

竟然爽朗得與小徑呼喊一趟樹聲，
演完臉譜再去如髮般的睡眠
啊！小伙子

莫非晚來秋的訊息叩醒你
清泉仍然可從牆衣聲聞到
可是，你數數步伐吧！

小伙子，你開始哼著捶心的歌

口裏熟悉眼裏却模糊了

口裏穩健步伐却輕盈了

逐漸有聲總比無聲好，小伙子

你眼裏猶努力搜尋那張

血冤圖

C 山徑開始對話

我知道你，小伙子，即使二十個夏日

可能焚燙一顆跳動的心。我仍等待

守著時間與空間還能佔有的秘密

你會迷惑嗎？

爲什麼你幾乎牽住牽穩的小手突然鬆弛了

世間的愛情真能與古榕的鬚鬚相比

那麼你說我歷史樣的臉譜誰來刻劃

我自己我自己，是的。小伙子

你用詩記錄你的生命，我卻用陽光表示我

的堅強。我多樣的樹身與長久長久的綠

眼睛恆與月亮比明，架著樹與樹之間的友誼

小伙子，這就是自然的真理

我已躺過幾世紀，安穩地奉獻我自己

這是你第幾次俯臨我的肌膚

小伙子，無須統計之類顯明的標幟

山徑仍然是山徑

幾公噸重的壓抑算得是一種憂傷嗎？

而我真的已趟過好幾世紀

等待這一刻你的降身，與我遊玩一程

頑抗的戲劇，如我探向深山探向荒野向

原始的處女地

我們有可能互相詮釋人與自然界的真理

小伙子，感傷嗎？空嗎？無望嗎？

請你望向我吧。

D 我默默無語還休

讓我來準確記錄你呀。山徑佈下的一場獨幕劇

有梧桐撒出的陰影等斑鳩午憩，

與小花點點的樹網，風的浪遊，

夏日的逃避，

古代紅磚屋褪去的青龍紋，在所有色彩的濃聚中

流下無奈的眼淚，你盯視它

讓我真的來記下這獨幕的喜劇或悲劇

我懷疑我是主角，因為我怎麼充分感覺

所有能見的色彩都挺立，揮手搖臉

列隊向我走來。

山聲如銅鑼的迴响動自一線把高

水聲隱隱可辨

樹身已歡唱得把我擁入純然的自由裏

寫著詩，寫著晚來的香味

法瑯質的青碎，管狀的舒伸

詠著自己的童謠，沒有人熟悉的心曲

與山徑共和齊舞，

雲煙雲煙緩緩升起

白鷺鷥降下

眼界滿足地接納。先是地平線的光亮，其次雲空

其次酒紅其次名屋其次散開的綠

高高壓下，我與山徑悵然合眠。

聲未停。

幕下。

六十五年九月十月初稿於木柵古屋

編者的話

殷乘風

「神州」詩刊從第一期到第五期是一變，第六期忽然又一變，短短半年前後居然兩度變化，可能使讀者覺得驚愕。第五期「神州」因處於詩社的銳變期：一個新生的開始，所以封面設計是一列殺透黑幕重障的旗，並發表了神州詩社宣言，表明原因及事情經過。補充資料請參考「神州紀事」。其實沒有什麼「言」可以「宣」，什麼「言」不可以「宣」的。就整個局勢來看，我們已到了一個絕境，非作改變以求再生的決策不可。正如第五期「神州」編後話所言：我們的宗旨、編輯方針都不改變，當初創刊的初衷將繼續堅持到底。第六期則是前所未有的革新。首先，篇幅增加了二百之譜頁；其二，詩刊居然能以一本書的型態出現讀者面前，至少是一份不小的驚喜吧；其三，在設計與編排上也大為突破，令人耳目一新。從此之後，詩刊將以這種形式每期按一月、四月、七月、十月的時間定時出版，不再輕易脫期。有心的讀者請直洽「故鄉出版社」（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九十六巷十二之二號二樓，電話：七〇七三八九三，七〇五七八八一）。

「神州」第六期，能够有如此輝煌的成績，是因為得到「故鄉出版社」熱血於文化事業的朋友鼎力支持。他們並且提供許多重要的意見，俾我們參考或修正意念。他們的衝勁與毅力，往返不輟，鏗而不

捨的精神，尤其值得欽佩及感動。我們的目標是把詩刊編辦得更好，我們不言謝，因為他們是「神州」的知己。且容我們風起雲動之後，以「高山流水」一酬「知音」。

「神州」詩刊依然歡迎外稿，發表之後，送當期「神州」一本，稿酬之舉，仍無能為力。本期「神州」共有兩大專輯，第一個專輯是「神州六人專輯」，除方娥真、殷乘風詩齡較淺之外，其餘四人皆已創作經年，在馬來西亞更左右了整個詩壇的風潮，影響鉅大。抵臺以後，詩藝更上層樓，只是零星發表在各文學雜誌或詩刊上，讀者很難得窺其創作的大致風貌。這個專輯是他們的詩結集出版的前奏曲，由作者自選作品數首，一齊呈獻。為篇幅所限，只能說是部份代表作而已，但是讀者也足以造成概念了。至於「福隆聚會專輯」，範圍蓋括了神州社的兩次福隆之行，選入座談的紀錄稿，兩篇「詩人傳記」。座談時的爭論激烈，求學懇切，態度執着，代表了神州詩社對文學的真誠與熱情。而溫瑞安安的「十一怪人傳」及「神州聊齋」則以風趣的筆法描繪了詩人生活可愛、活潑、年輕、朝氣的一面，他們的笑鬧、歌唱、遊戲。作者以略為誇張的語氣着墨，令他筆下的人物，啼笑皆非，但是確實寫出各人真性情、不矯揉的作為，給人親切、熟悉而又真實的感覺。「十一怪人傳」蒙「明道文藝」允予轉載，致謝於此。上期「神州」題字，出自書法家陳瑞庚先生的手筆，補記於此，殊感抱歉。

神州紀事

一九七六年

二月九日

上午黃昏星、殷乘風兩人二度造訪「現代婦女」主編丘海嶽不遇。下午周清嘯、廖雁平、殷乘風三人訪王美媛，晚九時始回。陳奕琦到訪，稍坐即歸。深夜黃昏星自印刷廠帶回廿本剛趕印好的第三期天狼星詩刊，長江諸子欣悅無限。社長溫瑞安分別頒贈好書一本給黃昏星與殷乘風，前者不眠不休地編詩刊，非常辛勞，後者數月來表現甚佳。

十日至

十三日

第一屆福隆海濱大聚會的序幕，同往者有：溫瑞安、方娥真、黃昏星、周清嘯、廖雁平、殷乘風、王美媛、李玄霜、張秀珍、陳奕琦、黃振涼共十一人。此次聚會有三大文學座談，從「我對文學的看法」，到「張愛玲短篇小說論」，再到「鄭愁予詩論」，討論氣氛異常熱烈，其間新秀張秀珍的一句話：「請給我一分鐘，一分鐘發言時間」傳誦一時，論爭之緊張與融洽可見一斑。窗外濤聲雨聲，室內小紅燈籠兩盞，有詩劇「袈裟」（溫瑞安詩）演出，同時各人紛紛出而朗誦詩。聚會之三餐，皆自炊自食，房內燐飯，烏煙瘴氣，衆火伏涕淚縱橫，飯菜因而五香俱全。並有詩創作練習，武術訓練。友情溫暖，彼此真

誠，無以描述。詳情見殷乘風主編的長江第一期（手抄本刊物）。

十四日 社長溫瑞安舉辦慶功宴，請大伙吃一頓豐富之晚餐。

十五日 殷乘風訪許長仁不遇。下午陳正芬、王美媛、李光敏到訪編輯部。

十六日 渡也到訪，捐給詩刊臺幣六百元。晚長江六子偕林靄霞訪王美媛，同遊國父紀念館。

十七日 溫、方、黃、廖、殷夜上華岡，同拜渡也，同遊中國文化學院，觀賞臺北燈海。

十八日 溫、方、黃、廖、殷與郭惠智、徐玉珍、張秀珍，到臺大聽樂衡軍老師的現代散文課。是夜，長江六子與王美媛、徐玉珍、李玄霜、張秀珍、郭惠智、林靄霞同上中國文化學院摘星樓，雨細風狂，暢談甚歡。

二十一日 溫、黃、周、殷偕黃振涼訪林靄霞，稍後五人到小食攤上飲酒聚談。

二十二日 長江五子與王美媛遊國父紀念館，夜深而歸。陳奕琦匆匆造訪即返。晚「長江會議」。

二十三日

八時左右彥凌出版社社長來訪。稍後丘海嶽來訪，告知「現代婦女」及「消遣雜誌」停刊事，欠溫的稿酬五千餘元，亦無法取得。此爲溫第一次被炒魷魚，長江六子吃炒粉慶賀。

二十四日

黃昏星、廖雁平連袂前往金山海灘視察。

二十五日

王美媛、黃振涼、徐玉珍（政大），戚正明（東吳企管系）、陳正芬、郭惠智、李光敏（臺大外文系）張秀珍（臺大法律系）與長江四子同上樂衡軍老師的「現代散文」課。過後黃昏星、周清嘯、殷乘風於醉月湖旁亭子召開會議，商籌款之事。當晚，長江會議。

二十七日

黃昏星、殷乘風、王美媛訪樂衡軍老師，邀她爲天狼星詩刊第四期執筆。她堅拒。

二十八日

黃、殷、王三人訪柯慶明老師，邀他執筆，他婉拒。

二十九日

「長江」創刊號（殷乘風執編，手抄本）於下午六時出版，澈夜趕工。六時卅分，長江六子、李文霜、林靄霞、王美媛、戚正明、張秀珍、黃振涼、徐玉珍、劉楚虹於臺大活動中心相聚，後有一出版小慶祝會，各人自置小食物一份，無限歡愉，笑談忘返，同時談及金

山之行事。

民國六十五年度二月份活動至此結束。

三月一日

爲第四期天狼星詩刊，新秀專輯故，黃昏星、殷乘風同往華岡，訪林淇濇及渡也，未遇林。在「渡也窩」交談片刻即離。時爲深夜。

二日

同樣因由，黃昏星、殷乘風、林靄霞、王美媛、劉楚虹造訪齊邦媛教授，始悉齊教授經已赴美多時。

三日

同樣因由，黃昏星、殷乘風、陳正芬、李玄霜上午十時餘拜訪痲弦先生，不遇，再訪中華文藝主編張默先生。同日下午黃、殷、李與周清嘯再訪痲弦先生，事畢離開。晚黃、殷二人兩度造訪陳慧樺先生。

四日

「笛韻」社長吳富榮偕陳賡堯夜訪天狼星編輯部。長江五子（廖雁平上課，除外）備自製禮物一份，往賀社友李玄霜生日，於路旁街燈下小談。

八日 爲詩刊事，黃昏星、殷乘風、周清嘯夜訪張漢良老師。

九日 同樣因由，黃、殷、廖三人夜訪高信疆兄，高因病已睡，折返。

十日 溫、方、黃、殷、林靄霞、王美媛於國父紀念館聚談至深夜。

十一日 樂衡軍老師代轉柯慶明老師捐款臺幣四百元，黃昏星代收。

十二日 王美媛生日，長江六子備垂涎蛋糕一只往賀。會到李玄霜、戚正明及林玲貞。王及家人設宴款待，盡歡而散。

十四日 下午長江會議，商討金山旅行瑣事。

十六日 爲詩刊事，黃昏星、殷乘風夜訪洛夫先生。

十七日 尉天聰先生，受邀至臺大中一班演講，談其「社會文學」觀點。黃昏星、殷乘風奮與之討論。同日黃、殷及方娥真二度訪顏元叔教授不遇。

十八日

黃昏星、殷乘風再訪顏元叔老師。事畢即離。黃單槍匹馬前往金山辦理住屋等事，復上華岡訪洪文慶及林淇濱，夜深而返。

二十一日

黃、周、廖、殷聚商金山之旅事。

二十三日

溫、方、殷、正芬、玄霜、美媛、靄霞、秀珍同往臺大海洋館聽楊牧演講，當晚遇吳啓銘。

二十四日

爲了上週尉天聰先生之演講，樂衡軍老師的「現代散文課」再有一番爭論，溫社長亦挺身而辯。同晚，溫、黃、周三人聽顏元叔老師演講。

二十五日

有人惡言誣指第四期詩刊之「新秀評論專輯」爲捧自家人活動（註：當時黃、殷二人決定選評之人爲溫社長）。溫社長耳聞此訊，與黃、殷二人商議，力拒以他爲選評對象，編者被逼更改人選。

二十六日至
二十九日

黃昏星獲政大文藝研究社之「文藝獎」。金山大聚會宣告序幕。爲時四天三夜，同往者有長江六子、徐玉珍、王美媛、林靄霞、林保淳、洪文慶、黃振涼共十八人。並有三大文學

座談：「我對當代文壇的看法」、「余光中散文論」、「新秀創作檢討」，原擬舉辦的「武俠小說座談會」因時間所限被迫取消。遊樂中仍不忘進行詩及散文創作練習。武術訓練依舊進行，王美媛曾苦捱至天亮。並曾有朗誦大會及詩劇演出（廖雁平的「賭」）。數日相聚，難以分離。尤其林保淳雖行動不良，依然歡笑在一塊，其樂也融融。

二十九日

回程。該晚未能同去者李玄霜、戚正明、張秀珍及其同學來訪，長江六子、王美媛、徐玉珍等一同傾談，韻味無窮。

三十日

心情仍受金山行之影響。

三十一日

溫、黃、殷三人在「我們咖啡屋」決定舉辦野柳之行，以剛擊道名義主辦。為通知林靄霞及劉楚虹，三人在臺大苦候四至五小時。

三月份活動至此告一段落。

四月二日

為野柳之行事，溫、黃、周、殷四人約玄霜、美媛至國父紀念館面談。於九時許趕回編輯部會戚正明。

三日 方娥真、黃昏星、周清嘯、殷乘風四人訪戚正明家，與戚父母交談。晚溫、方、黃、殷到各書局搜購王文興小說。

四日 黃昏星、王美媛參加政大朗誦隊，爲紀念總統 蔣公逝世週年，在國父紀念館朗誦。下午戚正明亦來訪，同在「七重天」練武。

五日 野柳之旅。長江六子偕王美媛、戚正明、李玄霜一行九人前往。參觀過中外聞名的怪石後，開始登山。山腰有亭可以望海，大伙便在該亭寫稿，美媛則交山水畫數幀（素描）。隨後衆人忍饑繼續登上山之頂峯，三面環海，雨絲迷茫，衣衫皆濕。午餐後轉往金山，在金山林園中習武，王、戚、李認真學習，拳腳氣勢激盪。晚餐後踏上歸程。

六日 黃昏星獲政大全校寫作比賽現代詩獎。

七日 中午在政大餐廳召開會議。募捐在社裏添購武俠小說基金通告。社長捐「神雕俠侶」全書。

九日

殷乘風的父母觀光來臺。周、殷二人，數趟奔跑查探援機時間。旅行團分兩部份來臺，溫、方、周、黃、美媛、玉珍、正明八人下午撲空一趟，晚上方接得。徐玉珍於「黃河小軒」渡宿。

十日

黃昏星、周清嘯、王美媛、徐玉珍於政大聚議。晚殷的父母，到訪編輯部，贈武俠小說卅餘本，並其他禮物等約值馬幣百餘元（按：殷的父母曾資助「將軍令」馬幣近千元，並將賣書所得悉撥經濟陷於窘境的社方支用）。

十一日

殷陪同父母遊覽。黃、周、戚、李到美媛家協助趕編長江第二期。

十二日

周清嘯物色新房子以作爲編輯部新址，黃昏星、殷乘風、徐玉珍、王美媛則於政大聚商溫社長及方娥貞訂婚三週年慶祝事。

十四日

黃、周、殷、王、戚、李、徐等七人在東吳餐廳協編長江第二期。後至新居排演節目。

十五日

午夜十二時，黃、周、廖、殷預備小茶點到振眉閣恭賀溫、方二人。上午及下午，黃、殷二人陪同溫、方看電影與請吃午餐。晚七時前往新居，黃振涼、周清嘯、廖雁平、王美媛

、戚正明、李玄霜、徐玉珍等佈置給予他倆驚喜莫名。慶祝節目有歌唱、南胡演奏、誦詩（周清嘯詩）祝賀，贈畫（王美媛繪），溫馨非凡。長江第二期亦以即將完成的面目呈現他倆面前。同時，長江組組長黃昏星、頒發好書三本予表現優良的組員王美媛、戚正明、李玄霜。

十七日 殷的父母離臺，溫、方、周、王、戚、李同往送機。

十八日 周清嘯另找到一層樓更適合爲編輯部，長江六子前往參觀，決定租下。

二十二日 李、王二人白天到訪。晚，黃、周、殷三人突發奇想，到國父紀念館露天過夜，與蚊蟲苦戰通宵，而且風冷齒顫，箇中滋味，心照不宣。

二十五日 長江會議，在臺大活動中心前的草坪召開。

二十六日 黃昏星、周清嘯、廖雁平、殷乘風爲長江第二期未竟事，前往王美媛家，協助整理金山行之實況紀錄。

二十八日 殷乘風替方娥真辦妥休學手續。黃昏星與殷選稿（第四期詩刊的詩稿）。

三十日 周、殷二人辦妥租樓合約（羅斯福路五段九十七巷九之三號四樓）。

四月份活動至此告一段落。

五月一日 黃、周、殷、廖四人約談林靄霞。

三日 長江組發出大量公函，通知各有關報刊、雜誌社、及友人詩社遷移新址事。

八日 剛擊道金山遊，溫、黃、周、殷前往金山，於金山溜冰場練武，旁觀者衆，暢快淋漓。後又循當日聚會之遊蹤踏訪，無限記憶，心情波動，久久未能自己。四人復往海灘追潮，褲腳盡濕，潮來往不歇。晚更於四角亭傾談至天亮，寂寞的溫馨，孤獨的呵暖，亭外寒涼，那一些人何在呵？

九日 廖雁平偕娥真來到金山，六人再往金山各處遊賞。後往野柳，看海，登山，觀奇石，遊興益增。下午回程，晚分批將部份物件運往新居。

十日

方娥真誕辰，殷乘風發起，在新居辦生日茶會。出席者：有溫社長偕方娥真、黃、周、李、王、廖、張秀珍、戚正明，聽音樂，說笑談天，唱歌，歡樂無窮。

新居由社長命名爲「試劍山莊」，黃昏星、周清嘯、廖雁平三人合住的房子名爲「黃河小軒」，殷的房子爲「長江劍室」，溫、方之房子爲「振眉閣」，還有一間「路遠客棧」，是爲廁所。氣派俱不凡。

十一日

天狼星編輯部大搬家，正式遷入維斯福路五段的「試劍山莊」，整日大掃除及整理物件。

十三日

溫、黃、殷展開武術實習。

十四日

長江六子定下維護「試劍山莊」之規律。

十六日

長江組慶祝喬遷之喜，由黃大廚師、周名廚師，廖號廚師，方女廚師四人主事。溫、殷二人「打雜」，弄出天狼星詩社名菜多道，味香俱全，雞腿燒肉，令人目不暇給，饑不擇食。所邀之人，除美媛外，俱未見來，令我等尤其喜悅難禁，得以大快朵頤。

十七日

長江組長、總務、總幹事、財政四人通過議案，決定參加臺大文代會舉辦的「現代詩歌實驗發表會」，並通過社長同意。

十八日 殷前去臺大中一班上演講司馬中原小說集。同日長江六子偕美媛、正明在天臺習武。

十九日 溫、方、周、殷、陳正芬上「現代散文」課聽司馬中原演講。結識許瓊瑩。李文霜生病，殷往探問。

二十二日 黃、周、殷、戚、李商討詩劇推行各事宜。因組員缺乏衝勁與熱誠，令身處期考中的周清嘯，奔波詩刊事情的黃昏星，面臨大專聯考的殷乘風傷勞交加。溫社長更因某些社員之偏見勃然大怒，向大家訓話一頓。指出部份社員對詩社的誤解及譴責是如何地偏激。張秀珍稍後到訪，殷於樓下接待，淺商了一會詩劇事。

二十三日 李文霜爲班刊事到訪，請百忙中的黃昏星助她弄妥部份工作。下午美媛來到，長江六子助她再次整理金山行實況紀錄。稍後長江會議，共商詩劇演出事項。深夜長江六子猶在思量如何解決詩劇「將軍令」的演出服裝、道具、燈光等問題。凌晨二時方散會。

二十六日 溫社長在臺大中文一班，演講王文興小說（在他之前是王文興親來演講）。廖、方、黃、殷、王、許瓊瑩旁聽。

二十七日 溫、方、黃、廖、殷同往拜候王美媛的父母，遇李玄霜與戚正明。王的父母慈靄可親，平易近人。

二十八日 方娥真接受大華晚報記者訪問，其詩榮獲六十五年度青年優秀詩人獎。

二十九日 長江五子（雁平上班除外）偕美媛、玄霜、瓊瑩排演「將軍令」，並習武。

三十日 再度排演「將軍令」。

三十一日 最後一趟排演「將軍令」。

五月份活動至此告一段落。

六月一日 臺大代聯會舉辦現代詩歌試驗發表會，天狼星詩社受邀參加，演出詩劇「將軍令」（溫瑞安詩）。參加演出者：李玄霜、殷乘風、廖雁平、許瓊瑩、黃昏星、周清嘯、王美媛。以有限的人力、財力演出。該晚，有二節目十分特出，贏得極多掌聲，一是「將軍令」，另一是由郭秋雄、羅嘉黎以舞蹈配合朗誦演出溫社長的長詩「長安」。演出後有觀眾紛紛

道喜，以及予以好評。長江諸子興奮至極，於臺大活動中心後，大家靜聆社長傳達觀衆的反應。該晚衆人於飲食店小憩時，有一觀衆尋訪而來，相談甚歡。

六月二日起至六月十六日 紀錄文件散失不全，無法整理，或於日後補記，請見諒。

十七日 清晨溫社長偕空、海軍決議：不惜一切犧牲返馬看個究竟。晚海、空軍籌劃工作大會議。

註：返回馬計劃籌辦期間，一概改換行政人員之稱號，因此着回歸實屬冒險，榮辱未知。但人總是有些時候明知其不可而爲之的。依工作性質分類，黃昏星負責「海軍」，殷負責「空軍」，周負責「陸軍」，下文不再註明。至於其軍號乃戲稱，並以圖振奮工作之積極決心。

我們辦一件事的時候，一定全力以赴，以不成功則成仁的心情，且難易雖，任何阻撓也不能使我們改變初衷。故我們不輕易決定一事，一旦決定，必勢無反顧。我們辦回馬省親的計劃也是一樣。看來屬於私人的事，但實影響至鉅，大至兩個國家裏一個文化組織的蛻變，小至百餘社員的前程。所以把回馬籌劃經過，簡錄於此。

十八日 黃昏星向友人借得臺幣三千元，加上剩餘部份費用，勉強支付第四期詩刊部份費用。空軍殷乘風以一個早上時間抄完「晨夕」小說稿，造訪堯弦先生，支任平兄之散文稿費，並借長江第一期。海軍黃昏星已把此訊通知王、黃、翁四人。陸軍周清嘯詢及機票所需錢額，並手續代辦處。是夜三軍裁定回馬應對之策。

十九日

天狼星詩刊第四期宣告出版，篇幅增加一倍之多。內有方娥真詩作評論專輯。社長評語爲詩社有史以來最好的一本書（指在社裏編出的所有書中）。當晚頒發好書一本以爲獎勵。同日把詩刊發出至各書攤銷售。溫一連發出十二封有關回馬計劃的信。陸軍赴臺大、師大詳詢歸馬手續及班機日期。

二十一日

臺大期末考結束，溫社長趕武俠小說以籌回馬經費。

二十二日

爲求手續快速完成，不惜一切，陸軍決定自行辦理。籌款計劃受挫，午夜舉行會議苦思決策。三軍各提供意見。是夜，衆赴政大，言笑甚歡。

二十三日

天狼星詩刊第五期，交由殷乘風、廖雁平主編。凌晨二時許，社長略論四期詩刊成敗二處。黃昏星辦事迅速，兼任海軍陸戰隊職務。

二十四日

林淇濇來信表露他對第四期的看法，爲第一位讀者來書，長江六子傳閱，甚感安慰。空軍再訪廬弦先生支部份稿費。

二十五日

爲生計起見，各人分頭找到工作。海軍、空軍聯手上陽明山訪渡也、林淇濇。並尋洪文慶不獲。下山後再尋杜其榮老師不遇。海軍夜訪問教官。

二十六日 長江會議，出席者溫、方、黃、周、殷、王美媛、李玄霜。座談會整理工作負責人李玄霜，長江第二期主編王美媛各要求延長時限完成任務。

二十七日 「明道文藝」允諾先支付「晨夕」稿費伍千餘元。迄今回馬款項已有六千八百餘元。空軍半日內抄完小說「處境」。晚高燕琦來訪。

二十八日 空軍殷乘風辦事迅急，於七月三日起再兼任傘兵隊職務。偕海軍陸戰隊協助陸軍。

二十九日 海軍陸戰隊赴臺大問手續事，因收到家裏長信干擾，無所獲。

三十日 陸軍赴臺大辦理手續事，亦無所獲。張瑞星自馬來信。家長申請書已寄出。黃昏星辦理申請手續，終於成功，出入境證預料在九月七日至十日到手，海軍陸戰隊任務完成。海軍連日訪問教官捐款事，皆不遇。方的家裏寄來馬幣三百元支援娥貞回馬，第二步支援陸續寄到。是日起空軍殷乘風應付大專聯考，工作暫停兩日，溫、方以外社員回馬計劃加緊進行。

六月份活動至此告一段落。

神州詩刊 第1號

定價55元

高山流水 • 知音

(原天狼星詩刊第6期)

編輯者 神州詩社

中華民國65年12月1日印刷

中華民國66年1月1日發行

經營者 故鄉出版社

發行人 張朝欽

發行所 故鄉文化出版事業經紀公司

臺北市和平東路2段96巷12~2號2樓

電話 7073893 7057881

印刷 三源圖書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桂林路4巷11弄10號

電話 3611320

裝幀 台鵬製本所

臺北市環河南街二段206巷26弄

電話 3318681

